

張禾卅編

增訂
版
蔣百里抗戰論集

上輯

張禾卅

于

光

蔣百里先生的論文原稿
(張禾帥藏)

邵乃

論英國外交——

和不忘戰

青島

三言草書
張禾帥

對於英國外交不敢判斷不敢批評昨有積

嘆之虛心的則效而已

南方的北真

如謂不能如此者改我德公使歸國感之廉二也

的自克竟英國然後如何：大佳若曰我不知也

事或某人宜之乃大宜以此真然知英國大也通

的估大便不能知中外自學亦多知也，夫以英人的身

以德人之名氣動其意智以水知而至於此不可不知

法極其好也自來腦筋動其手半此矣乎誠也

什

一第也

世之文乃

世之文乃

何言不絕世情 如果而三偏及段勵此文亭中

張仲先(竟曲)曲也 如半則也 三偏初漸不齊偏即容

初之巧 雖也 世世行其方便也 然心以矣之偏法之強

世之巧 雖也 世世行其方便也 然心以矣之偏法之強

世之巧 雖也 世世行其方便也 然心以矣之偏法之強

世之巧 雖也 世世行其方便也 然心以矣之偏法之強

世之巧 雖也 世世行其方便也 然心以矣之偏法之強

世之巧 雖也 世世行其方便也 然心以矣之偏法之強

世之巧 雖也 世世行其方便也 然心以矣之偏法之強

世之巧 雖也 世世行其方便也 然心以矣之偏法之強

世之巧 雖也 世世行其方便也 然心以矣之偏法之強

佳

則其回也。不我而後，何所勝？是也。故其作備

上制子。一石或取，象為其回。之品之上，象無不疑也。

其也。然其以石錢為勝，則及矣。其必以錢為勝

而山中消息，原意也。其有作也。其以美入大，亦

其也。其作也。其勝也。其執勝，孰孰也。亦可以教

其也。其計其也。其法也。其字也。其能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狂言王

結位用其民者印、以歸受、再三嘉告

乃主以孫印換、以威印極色印非

所謂、怒印不印怒者印、為印改印者

者、暖味印轉度、後人而喜、其十、以力如

是為印、其度鮮明、後人必不敢劫、其列

印、其日免、而後人竟、其為印、其度

為後、其德人自入中、其多、其印解

其刑、其日、其印、其度、其印、其非、其印

印、其方、其日、其印、其法、其印、其於、其印

其為、其印、其度、其印、其味、其印、其印、其印、其印

十月可
 多世步也故
 溪山秀水皆
 有老度

一野心也 不久亦有 抱愧讓先之聲

不久而又有任信受 調停 最後乃有善法 師在 強

迫境况 前地之聲 及張伯倫而度 行舞而

修造 靈乃正臥 而希脫 旋 要 亦 在 原 始 人 侵

矣 眾 乃 博 擊 如 州 為 年 矣 矣 矣

孰有 敢 疑 著 人 之 故 去 挑 戰 者 乎 吾 人 果 百 廿 分

承 認 英 之 願 志 和 子 也 惟 誠 心 也 度 而 另 欲 也 也 也

不 深 知 內 幕 乃 更 疑 世 作 偽 此 也 非 我 銀 律 用 內 之

也 也 試 舉 旋 友 子 仲 為 止 三 月 來 之 以 過 一 之 之

亦 服 其 善 也 成 乃 啓 利 用 成 者 之 夫 才 也 何 多 非 乎

勸

以惟竹符入也必以符始徒向台信與國以後亦符直

按心之符捷免者所揚並一蘇台並上旅政符之文與

此按之內部曰此母國既重以有臨初一睡然從國討前

國際而音可不及其依符正備初由不知皮而住按之為於

而有力教之也望後再行按而按相中傳昨日一向長以取後

直以乘之符始然中允亦莫之符法也政和平之保口登

學國之人自其利子以或以無或能一不至於一且獨

即政法益以然也希自初心

乃其成守右執符受也莫一舉初符受文符法以信

其子甘符之元者信不新少初也然必方以從進果

明
昭
大
方
是

口
口
口

德
是
文
可
以
後
有
若
何
傷
受
也
旋
一
次
即
後
數

方
由
軍
部
長
詢
究
後
因
一
年
而
已
其
高
價
石
又

物
之
中
有
其
一
也
中
海
系
商
之
石
指
矣
李
本
祥
亦

旋
之
而
後
旋
等
於
數
九
八
一
壹
馬
口
所
況
也

一
萬
元
五
十
元
手
所
得
共
十
元
二
十
元
旋
之
而

知
以
計
明
也
亦
其
法
向
不
疑
者
一
以
第
年
電
竟

似
在
我
信
之
不
知
何
如
一
軍
部
內
也
即

中
軍
協
定
印
發
氏
印
通
印
凡
此
皆
何
何
何
何

一
者
抑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一
而
也

糖克此物而儲如張伯倫所謂遠方不

能何之示國然則哈倫一港者即千御甚事

歐洲的這中最多矣有五種利害地若如距內地

向遠者則以此而尼至境內已埋伏了置數千人

車數百輛將友數人一止即發動即可至衝為欲

通道而只飲高年之舊強民地果如是也則英德

宜我耳與之法也其片俄亦以馬牛其次片英者亦

切實倫者亦西俄平使井商等亦似地中海之巨

而片與大利相通則英國通運各處之交通也

不若也。○不可以信口言。○ 異乃西明身向臨而

定。○ 強則正式。○ 如花若法。○ 對結。○ 我。○ 假。○ 無。○ 我。○ 務

孫琦

吾口月魯其美。○ 不。○ 也。○ 進。○ 竟。○ 此。○ 皆

者。○ 必。○ 在。○ 字。○ 於。○ 素。○ 也。○ 此。○ 皆。○ 遠。○ 于。○ 不。○ 知

修。○ 何。○ 一。○ 國。○ 一。○ 提。○ 是。○ 一。○ 向。○ 臨。○ 此。○ 向。○ 臨。○ 乃。○ 得

其。○ 全。○ 何。○ 也。○ 俄。○ 國。○ 對。○ 抗。○ 有。○ 條。○ 任。○ 我。○ 務。○ 也。○ 以。○ 協。○ 商

則。○ 村。○ 提。○ 者。○ 者。○ 得。○ 我。○ 務。○ 也。○ 俄。○ 國。○ 對。○ 抗。○ 有。○ 條。○ 任。○ 我

務。○ 也。○ 俄。○ 國。○ 對。○ 抗。○ 有。○ 條。○ 任。○ 我。○ 務。○ 也。○ 俄。○ 國。○ 對。○ 抗。○ 有。○ 條。○ 任。○ 我

之。○ 南。○ 斯。○ 夫。○ 地。○ 霸。○ 且。○ 居。○ 無。○ 功。○ 之。○ 宜。○ 此。○ 者。○ 案

和



的時務也如之 張伯倫所謂「自由之國民不生活

在某國武力之控制下全世所

定竹男 子皆者故女以從神侯歸既英貴

女

核言傲免遊人抗之復外之效死！嗚呼

哉 張伯倫乃能殺我以心全身於天下之

法也

嗚呼我國民所以是國之百年

自 然之北交家而和而

新！英本中 師中者張禮事

此身故為難事

我敢再存稽方以除俗偏故曰七烈子但

山門之如何做法第一甜●是名子美

國新因為懂了某文故定為... 此某回

吳人言知口意第二還原張在信

右者注者亦有取法同

述

國兼神子精水因為懂了神子懂了三

明明欲言情信張何倫 嗚呼安

待骨節 變也 否為我、學友也!

營管攻之百由兵夫一百四十人

張本物並錄

去年青天亦海，總動員之...

從軍自備，則海之的，必有以能...

自的，就是從，從從軍，從軍...

係從兵法，則合居，從合居，...

原起，可果於海，之何而，...

及從軍之需要，而於此，七也...

得者，起來，亦也，新兵，初...

則亦於出，而且，批了，下...

後軍，亦亦，外，國，若他，的...

蔣百里自傳遺稿

蔣百里口述
張禾帥筆錄

甲午年，我十三歲，從海鹽到硤石別墅齋念書。我的堂兄，即肖初的父親；八月裏要去下鄉試，怕這第三場策論裏有關係時局的文章，所以我喊我替他用細字來抄夾帶，因為這個理由，去問街上的錢莊裏邊借了一張申報來，因為有些消息可參看，同時又可抄點論說，預備對策的論文。我記得中間還有一篇大罵李鴻章的文章。「新智識論」就在那個時候開始的，這就是甲午戰爭，從此刺激了我的新智識，我學會了看報。

也在那時，所以平壤，牙山，大東溝，九連城，威海衛，劉公島，這種地理上的名字，很熟的掛在嘴邊。那個時候找不到一本地圖，無意中不知在那一家看見一張地圖，因為邊界上塗顏色的關係，就使我注意到海參崴同琿春的清隻角上。

我還記得那年秋天在海寧天寧寺裏來了兩個陌生買字的人，先是一個朝鮮人，後來一個彷彿有點安徽人的樣子，住了二三個月就走的，現在想來無疑的是日本偵探。因為這兩個人寫的字都是十七貼，如果那時有人拿正楷來考他們一下，一定會露馬脚。彷彿那時中日方面也有警戒的樣子，所以來了一位城營。他姓下叫寶駿，年紀很輕，說的一口安徽話，我們一點不懂，大家說他灣舌頭，也常常在教場裏下操。那年秋天，我的先生回家去了，所以我常到教場裏去看。這件事情頂好玩的，看他們一對一對的舞刀，還看他們射箭。箭靶子是三個紅星，射中了有人打鼓的。卞先生面前擺了一隻板桌子，雙折的皮凳子，一本名冊，一支硃筆。聽見鏗聲一響，在那名冊底下圈個圈子，兩個人揀擡槍，我倒還看見識操步槍的。我們頂喜歡看的是操騰牌，最好笑的，那個時候考的武童生，考「馬箭」，那個童生，穿綉紅綠色的衣服，而且臉

上多少抹一點紅胭脂的樣子，騎在馬上，右手拿韁繩，左手拿一支弓，用手指夾在一支箭放在肩上，這位武教師就同這位童生挽了韁繩拉了馬，慢慢兒兜圈子，旁邊差不多有兩百米長的一條馬路，這位教師帶了他的馬，在馬路的一端兜一個圈子，那匹馬如飛向路裏跑去。馬路旁邊有三個箭垛，平均分配在路的中間，但離曹不過二三尺遠，馬一跑開，就看見馬上的先生身子仆在馬背上，這隻弓彷彿向橫射去的樣子，那一支射了要想第二支拔出來射的樣子，我們在後方注意中不中，不過聽人家說，這種馬箭全在乎手腳快，中不中倒不在乎的。在這城守營衙門裏邊傳說了一件事，說不知那裏一位協台，上司叫他打靶，三槍不中就革了官。

那一年的冬天，我父親故世，也就是我開始受社會振盪的第一課。我的伯伯本來是三年前壬辰（四十六年前）科的進士，但是沒有殿試就回來了，所以乙未年要去補朝考，他寫信回來就說有「公車上書」那麼一會事。他做了一篇文章，議的是賈山「至言」，但是沒有被他們所採用。過了一個多月（大概五六月裏天氣熱了），「公車上書記」的文章，還有「普天忠憤錄」的一書放在我們先生的桌上。但是我們沒有看，祇等先生出去的時候或先生睡午覺的時候拿來略略一翻，那時候，除出背四書五經之外，桌子上只有「小題鑣鶴」，「詩韻」。我的先生特別爲我托人買一部「江漢炳靈集」之外，却沒有別的東西了。所以「公車上書記」同「普天忠憤錄」二書看起來同小說那樣的有趣，也有同小說那樣的容易懂。

述蔣君百里

張宗祥

百里祖生沐先生光照，尊文獻，富收藏，刻有別下齋叢書。生子女二十餘，第五子最所鐘愛，幼穉，哭之慟，以殊書佛語左臂，祝再來爲記。沈山一僧，老矣，與生沐先生爲方外交，時相過從。生沐先生念及殤子，必問僧能如顧氏非熊往事否？僧曰：來則必來，緣實已盡。及百里之父澤久先生生，墮地無左臂，生沐先生見必嗔怒，稍長，卽命居馬橋散寺中。澤久先生幼慧，潛心內典之外，兼習岐黃，將冠，以醫濟人，重返儒服。時生沐先生謝世久，洪楊之後，家亦中落，諸昆季析產自立，拮据之餘，澤久先生亦不願重違父志，再返本宗，轉徙平湖海鹽之間，以醫自給，間或至硤，一省兄妹。後娶海鹽楊太夫人，生百里。百里八歲，澤久先生病歿，母子孑然無所依，始返硤。素冠儉服，身長方過几，遍謁族人，謀所以生活者。澤久先生同母兄澤山先生爲之創，族人附義，各有所助，得田三十餘畝，得小屋兩楹，母子相依其中。蔣與張本世姻，時予方游蔣氏族中，親見百里喪服泣拜，趨與握手，涕亦隨下，此予二人相識之始。嗚呼，孰知五十年後，又見百里諸孤女之哭其父，一如百里當年之哭其父耶！

百里母楊太夫人，日處斗室中，課百里唐詩論孟，米鹽飲食之外，編細竹爲衫，以佐生計。太夫人心目中惟此孤子，百里心目中惟此寡母，一衣數補綴，三月不食肉，意泊如也。初習制藝，亦太夫人親授。太夫人病，百里到左臂煎湯以進，裏創不慎，日腐爛，忍痛爲母謀湯藥，人小不及釐，則以杖墊脚。汲水量米，無他人可使，創口益劇，母前不敢露聲色。太夫人病略已，聞穢氣，使之前，把臂舊絮臙腫殆滿，解裏膿血斑爛，抱百里失聲相向哭，急爲療治始愈。此百里十二歲也。百里族弟，延倪勳叔先生教讀，倪先生愛百里慧，又念貧甚，使百里從讀塾中，不受束修之敬。百里乃得長日讀書矣。倪先生工小楷，摹畫

飛經絕宥。百里師倪先生，故百里小楷特婉秀，晚年寫碑師梁任公先生，然一不經意，起草作小字，依然倪先生衣鉢也。予當時先父傳外祖沈公韻樓筆法，命習顏平原，相見論字，刺刺各爭其是，及今思之，何嘗有一語道着耶。

在甲午之前，百里與予習八比試帖外，喜觀歷史及小說，每有所見，若哥倫布發現新陸，互相告語，百里勸予閱野叟曝言，且翊翊以文素臣自居，余方誦正氣歌，視文山先生若神明，閱之覺文素臣貪多務得，予所難能。然百里此後政治哲學外交美術，靡不研討，不徒以兵學擅長，則少年時已基之矣。甲午後，憤清政不綱，汲汲然日思致用之學，苦書不可得。戊戌變法，硃有雙山書院者，向以制藝課生童，奉令購書，若資治通鑑，白芙堂叢書，格致書院課本，日本國志，普天忠憤錄，經世文編之類，百里與予，約數學即會於書院，閱諸書。白芙堂叢書不能了解，其餘皆欣然成誦。日在天黑不辨方，各回家，院中無第三人。是年予未應試，百里入泮宮。明年，各以家寒應聘爲塾師，百里赴伊橋，予處鎮上何氏塾中。百里每赴伊橋必經何氏，或留宿，或縱談浹日，值他縣書院課士，兩人各爭寄成篇，或合作得膏火之資則均分之。旋興學校，予入開智任教員，百里入杭州求是書院讀書，歸語余，有邵君聞泰者，聰慧勤學，且記憶過人，讀書必不忘，予恨道遠未能見，而百里又介予與單君不一爲友。不一治宋學，言必拱手，行必矩步，予苦之，不願接見，強之至再，卒成好友。

林先生迪臣守杭州，林先生伯穎知海甯，愛百里及余，命留學日本，先父不許。予留而百里東渡，入成城，畢業士官，試第一，時與蔣君尊簋，並重於世。百里習步兵，百器習騎兵，中國士官生見重於日人，自第三期始，則二蔣開之。浙江方練新軍，邀百里回浙；百里不允，百器回任第二標標統，辦弁日學校於海潮寺。百里雖不來浙，其所擊畫，皆出百里手。在東時，方先生兩亭者，時宰桐鄉，知其寒，亦時分

俸助之；而百里更以餘力爲文章，投之浙江潮譯書彙篇等處，博稱譽寄母，供救水。予時任教秀水學校，回鄉謁太夫人，太夫人留話敘家常，娓娓如幼時。其後至太夫人下世，此情無異，蓋以予雖長百里七月，實同歲，又總角相周旋，故視之若親子弟也。

百里既不回浙，遂決赴德留學，任第七軍團見習連長，與登堡爲之帥。歸國後，掌清室軍政者曰鐵良，頗籠絡漢人才，顧猜忌不肯重任，以禁衛軍管帶強百里。庚戌，予任職大理院，百里自南苑來，聯床寓中，語終夜不休，既恨政治蕪穢，又悼學難致用，相與歎息。趙爾巽任東督，奏調任奉天，任總參議。辛亥革命，百里入督署，方與幕中諸浙人談，宜獨立以應時機，而張作霖等四統領，已率兵在外，聲言百里之來，挾異謀，圖叛清，必欲得之正法典，勢洶洶，躡趙請命。百里之來，未見趙氏，趙氏實不知其來，則謠言無有。而幕中早得信，各友醫所挾資資百里，命急自旁門行，乃得脫。其實百里果與藍天蔚氏定約，謀獨立也。

民國元年，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日夜謀所以改革擴充，一切已有成議，上之陸軍部，軍學司司長魏宗瀚者，持異議，格不行，百里不得伸，憤甚，集全校生禮堂中，慷慨述事狀畢，出手槍急自擊，謝學校。有從者名如翊，遽前奪其腕，槍口偏左，不向心。然子已穿胸，衝左肺第二葉，經過前後兩筋骨間，不斷骨。一堂師生慘且憤，而百里遂以病去職。楊太夫人聞電北上，視百里已居醫院中，予時在杭，急電詢狀，太夫人覆電曰：生命無害，恐難復原。越半年，竟得無恙，惟傷處忌冷，常以帛束胸。百里傷後，不復思任事，政府處以一間職。墊居故都。予於三年春亦至故都，相見如隔世。明年，不广任北大教授，三人者復聚於一地。蓋離羣索居，已十餘年矣。如此者六七年，百里研討美術哲理諸學，嘗語予曰：欲著一書，上半部論中國書學在世界美術上之位置，蓋同爲積點積線所成，而美與拙相差逕庭，此中國所獨有，必

思有以發揮之，下半部論中國書法源流，則以屬予，予遂成書法源流論一書，百里之書迄未成，其實皆囿居多暇，籍以消遣之舉也。

民國十一年，浙民舉百里任浙議會議員，予適亦回浙任教廳，乃有浙江大學一案提出，修訂章制，爲蔣君夢齡之力，而議由創自百里，暇則至寓中；索家鄉蔬膳，同飲湖上。其時楊太夫人因在故鄉構平屋數間，早歸里。十二年，新居初成，遽因病棄養，百里方在浙，親視含殮，痛不欲生。湖南門主知師貧，驟遭大故，集現銀數千金，親自負擔，歷數千里來聘。喪葬後，曾佐吳佩孚將軍軍事，再預孫傳芳將軍軍事，然皆未盡用其所長，無所成。

百里門生遍國中，裁成者至夥，而尤契唐君生智。唐君與中央政見不合，卒至用武。百里方居滬，予再三勸之行，百里不忍，心坦然以爲終能見諒，後被拘於杭，再遷南京，予至京視之，方坐斗室中作書，內典法帖，羅列幾架，以所書金剛經全卷贈予，易其號曰澹寧。嗚呼，百里殆已知人生惟澹泊方能寧靜矣。居無何，仍退居滬上。天下乃知中央之愛惜人才也。

蘆溝橋變起後，予方任事平漢，一日百里忽來漢，坐寓中，待予散值回，急相語曰：我即自此赴德，胡君適之將繼我自此赴美，明日能早來旅舍中，當再得一面。明日天未明，予驅車至旅舍，百里方部署行李，囑其謹慎珍重，愴然揮手別。迨百里返國，徐州已不守，又晤於漢上，醉後寫詩，中有墓前青草史來芬句，由今思之，豈竟成讖語耶？予先百里離漢赴桂林，予姪浩從百里，爲之握筆記言行者月餘，時時來書，道百里近況。不數月，百里亦來桂，見予即曰子有熟友精醫者否？我胸間微不適，欲一診治，是否心臟有疾。予即請張君學誠診之，心臟無病，神經略有感觸，不足輕重。越日，又赴桂林省立醫院診視，兼測血壓，亦無異狀。百里知予欲入川，苦無車，邀同行，予因事不能成行，十月二十六日，百里遂離桂赴

柳州。隔日相約，予在北門城隅送之，不知道實相左，百里車出南門，始悟，語送者曰，誤聞聲矣，不能見彼矣！送者於百里死後，告予此語。且述百里語此時，意極慘淡。百里既行三日，來電告予曰，因病留宜療養。予意或長途勞頓，不久當痊。十一月五日，又有電來，謂已歿矣。知自病起診視者爲浙江大學校醫，急書達祝文白鄧宗海二生，詢病狀，報書曰：四日病已全，縱談健甚，定五日行，方將待曉送之，不知夜中遽變如此。四日夜進麵一碗餘，九時即就寢，十時病作，醫生云心臟麻痺。二書被病狀胥同，嗚呼，予真不能再見百里矣！悔未能從之同行，尙可多作數日絃首也。百里此行，任陸軍大學校長，昔日改革保定軍官學校之素志，庶幾得償；不意未及到校，遽然長逝，豈獨陸大前途之失而已哉，中國所失，實更多矣！從其行者；趙君墨農，百里病，留宜山，趙先偕二女赴貴陽。五日，急電之還宜，九日，趙君走桂林告予，與祝鄭二生書，大致相同，惟續語予，喪事畢，當葬之鶴嶺。鶴嶺者，趙清獻公放鶴處也。予不知百里墓上，將來亦塑病獅否？至蔓草離離，則當與史來芬之墓無異矣。

百里幼聘袁花查氏，及百里留學日本。一日，予謁楊太夫人，太夫人曰，查氏女年長矣，百里未能即歸國，恐難久待，我已使人致意查氏，不必守舊約，而查小姐力持從一之議，不願毀約，事將如何。予曰，既查小姐有此志，惟望太夫人能成之。歸國，始成婚。久無子女，太夫人望孫切，又爲百里納一妾王氏，亦無所出。百里之受傷臥病醫院也，有左梅者，力任看護，所以駸貼慰藉之者，至周且誠，百里感之，與訂嫁娶盟，亦不深拒。百里病愈，左梅歸國，百里之慕切，一日，以一書附刀寄之，書曰，我命爾活之，今不能踐宿諾，請持此刀來，仍畢我命。左梅得此書，大感動，卽至北平歸於百里，迄今二十餘年，凡隨百里奔走者，皆左梅也。百里拘南京，左梅攜數女，賃屋附近，日入百里室中，躬親洒掃之役，供衣供膳，悉身任之。生五女：曰昭曰雍曰英曰華曰和。昭生於北京，將葬亦肺病死，未死時，思北京切，百里

蔣百里抗戰論集

六

夫婦携病女至北京，病卒不瘳。雍貌肖楊太夫人，百里使德時，昭已歿，故立遺囑使承產。英僭至德，百里歸國，仍留學德國。

二十八年二月於行都

序

去歲十月，蔣百先生以疾歿於嶺表，噩耗傳來，海內驚悼。先生爲當代一流軍事專家，曾首創保定陸大，爲第一任校長，一時將才，多出門下，以是軍學泰斗，中外推重。生性磊落，有布衣東野之風，而行文尤多奇氣。抗戰以來，輒好發揮政見，閱論卓識，士以先讀爲快。蓋先生所長，固不僅軍事，其於國際政治外交經濟文哲諸科，尤無不精湛研究，造詣極深，則又海內人才所矚見焉。余與先生，誼兼師友，夙忝相知，而世難倉皇，奉教遂淺，獨知先生憂傷國事，議論日精，迄今撫讀遺作，蓋未嘗不追憶酒酣耳熱，抵掌雄譚時也。當艱鉅之日，興殄瘁之悲，舊雨追懷，風高宛在，序先生作，而益不勝遺大投艱之思，知與先生夙好者，其亦同抱此感也夫。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黃紹竑謹識

序

人悲百里先生之不遇於時，余獨敬其淡泊明志；人欽百里先生之博學多才，余憐羨其德行高遠；先生幼時，衣數補綴，三月不食肉，意泊如也，先生暮年，精佛學，書金剛經以自娛，易其號曰澹寧，其視富貴如浮雲，數十年如一日，故不遇於時者，非不能也，是不爲也，假使先生學一般逐臣瓊之奔走，焉不遇哉？先生割臂湯川療親，孝也；舉槍自殺以踐言，信也；盡瘁國事，「除死方休」，忠也；勤於負責，以身殉學，勇也；誨人不倦，仁也；著述等身，智也；曾在陸大講參謀官之品格問題，歷舉姜尚父張留侯諸葛武侯作榜樣，先生殆其流亞歟，豈徒以博學多才鳴於時耶！余與先生，誼屬師友，撫讀遺文，暗室明燈，蓋基於淡泊明志德行高遠之性靈，存於中，形於外，其發爲文章也，氣奇而理壯，意真而義純，讀斯文者，蓋注意於言外之意，文外之行，則斯集之作，不僅立言已也，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劉建緒敬識。

蔣百里先生之哀榮

蔣委員長祭文

杖杜懷賢	鼓鼙思將	中道折衝	安危孰仗
先生於學	獨運心匠	大川孤航	空絕倚傍
兵甲羅胸	岡測涯量	千載孫吳	顏行儻抗
巨霆震聾	厲砭時尙	讜言起廢	儒夫克壯
惠其緒餘	猶爲世饒	國有先生	實伊天貺
世運方棘	橫流待障	念我良執	交期直諒
曩共艱危	在險彌亮	茲參帷幄	訐謨曉暢
萃萃羣英	陶鈞是量	如何征路	遽嬰癘瘴
軍國拳拳	逮於屬續	嗚呼哀哉	雲山悽愴
江流淒淒	追念平生	云胡可忘	金鐵有摧
名德豈喪	化身千億	尙克予相	申詞薦悲
臨風快悵	嗚呼哀哉	尙鑒	

天生兵學家，亦是天生文學家，嗟君歷盡塵海風波，其才略至戰時始顯。

一個中國人，來寫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後結晶文字，有光芒使敵胆爲寒。

黃炎培敬輓

合萬語爲一言，信中國必有辦法。

打敗仗也還可，對日本切勿言和。

註：百里先生治學之勤，謀國之忠，在足資

於式。謹就遺著國防論，日本入兩書新

精警之句，制爲此聯，願我同胞益堅最

後勝利之信念，以慰先生之英靈於萬一

邵力子敬輓

『白頭離亂聚南荒，三日分襟各慨慷；磨蠲半生

悲往命，黃花晚節盼奇香。宵深病急難求藥，地

僻醫遲未處方；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悽絕鶴山

傍』。

張宗祥敬輓

大眼，文章尤似蔣之奇。九關虎豹方雄長，萬壑
鯢鯢失導師，我小六韜承舊學，心喪遙爲寫新悲

呂超敬輓

藉甚才名卅載，本從儒服易戎衣；功無赫赫緣天
厄，言總炎炎爲世師。絳帳馬融風庶近，白頭李
廣數何奇？湘垣談讌成長訣，風雨宜山入夢思。

梁寒操敬輓

忽報人天成永訣，星槎瀛海賦歸初。千秋精詣孫
吳輩，一代宗功郭李譽。名世奇韜在戰史，老成
謀國有遺書。平生風誼兼師友，腹痛回車涕淚餘

蕭一山敬輓

編者案：去歲十二月廿八日，行都開會追悼
先生，我最高領袖親臨主祭，典禮隆重，備
極哀榮。

(一) 蔣百里先生之遺像



浩姪
漢上紀念

廿七
九元
方震

(二) 像遺之生先里百蔣





蔣百里先生與丁布夫先生合影

蔣百里先生與隨員張禾艸合影



蔣百里先生遺墨

(張禾帥藏)

無端急景凋年夜到歲低迴過去人瓶裏赤心甘必大
墓前青岫史來芬雄獅傷後威猶在白馬蹄未盡
入神如此人才如此事回天一夢到新正

周孫要我写字即錄了丑除夕在巴黎柏林向所感裝些外國古董給他看 方震

「甘必大之心現在瓶中供養」。「史來芬墓無人掃除，亂草縱橫，墓鑄一獅，受傷慘臥」。「白馬句係指法國一名畫畫拿翁捷後歸來故事」。此詩百里自歐洲歸國至漢時，在漢寓所寫。予因款字有誤，付禾草姪收藏，今禾姪至桂林而百里已作古人，此紙仍在禾姪行篋中，夜雨挑燈，出以相示，不勝愴然！不知百里墓上宿草離離，何人爲之掃除也？西望鶴山，棲魂何處？一歎！海寧張宗祥記。

蔣百里先生遺墨

(張禾紳藏)

猶有書生氣空拳張國威高歌天未白長嘯
日應迴舊學深滄海新潮動怒雷老未逢
我子心願未應灰

浩姪紀念

蔣方震

蔣百里先生原稿真蹟

(張禾艸藏)

心後果

真命天子出來了！這不是張少若博學的篝火

孤鳴，這不是立相成架不的蛇神牛鬼。這是

社會變遷的必然性，這是生存競爭的機

制。本來這相本吳呢？（口口） 這就長聽了

林：所謂四夫（方一） 不始夫有即去之即卷個的

水橫——是「得民」（是） 是「得民」

家的心 家的心 家的心 家的心 家的心 家的心

（張禾艸藏）

蔣百里抗戰論集上輯目錄

圖版

蔣百里先生遺稿真跡十一幅

蔣百里口傳遺稿

述蔣君百里

序

蔣百里先生之哀榮

蔣百里先生之遺像(一)戎裝

蔣百里先生之遺像(二)中裝

蔣百里先生與丁布夫先生合影

蔣百里先生與隨員張禾艸合影

蔣百里先生之遺墨(一)

蔣百里先生之遺墨(二)

蔣百里先生之原稿真跡

論文

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

抗戰的基本觀念……

蔣百里抗戰論集 上輯目錄

蔣委員長

黃炎培

邵力子

張宗祥

呂超

黃紹竑

梁寒操

蕭一山

張禾草筆錄

張宗祥

劉建緒

蔣百里抗戰論集 上輯目錄

二

速決與持久.....	七
營官二百兩長夫一百八十八.....	一〇
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	一四
外交煙幕與宣傳者自己中毒.....	三〇
從國際上觀察各國外交之風格.....	三三
爲國聯開會敬告英倫人士.....	三七
歐局與英國外交——和不忘戰——三百年來有孤立之外交——無孤立之作戰.....	四一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四五

講談

從保衛武漢談到世界軍情.....	六八
參謀官之品格問題.....	七二
「知」與「能」.....	七七
半年計劃與十年計劃.....	八二
外交，軍事，經濟.....	八六
與德國亨斯少校研究新式游擊戰術.....	八九
蔣氏對國事最後的供獻.....	九七

記錄

寫在隨員日記之前.....	一〇二
蔣百里隨員日記.....	一〇〇

論 文

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

(英雄跳，我們笑)

或許是生物學上一定的原則吧？急了就跳，——有如中國古諺所謂「人急跳梁」，最近歐洲大路上的一位英雄，從柏林旅行回來，一跳就跳到東京，再跳又到了長春。你們不要怪他跳，要知道他是發急。

一個小學生，滿以為老師皮夾裏有許多寶貝，可是偷到手時，打開一看却是空的，急不急呢？一會兒又趁着老師打盹的功夫，出去玩耍，但回來時，老師已醒，戒尺在手，急不急呢？最近又來一個英德接近，法德調和的運動，一個等邊三角形中插入一枝金針，急不急呢？急了就跳。

我們讀歐洲史，終替大陸上的英雄抱不平，尤其是陸軍軍人，彷彿是命運的計定，無論他在大陸上發揮怎樣的威力，結果終為海上的魔王所打倒。

最奇怪的，譬如一個陷人坑，第一位英雄走上那條路，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聰明，繞來繞去，但仍走上了那條路，一樣陷了進去。最奇怪的，他實際上竟是亦步亦趨，循着前人足跡，絲毫不爽的走入那個陷阱中間。這真是命定的嗎？

欲攻海國，先從大陸國入手。拿破崙的根本敵人是英國，但他奈何英國不得，便拿俄國出氣，結果一代英名斷送在莫斯科。法國人完了，德國人起來，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明明白白是對英國的，但作戰也

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

須先從俄國入手，他把俄國打敗了，但沾上了傳染病，自己也倒了。

英國這個海上土，是不是歷史上註定爲永久不可抗的麼？荷蘭西班牙都曾做過一次海上王，所以一定說海上王的寶座，爲萬世不易，我們不信。但很奇怪，大陸英雄終照舊日方式，送掉自己性命。這方式就是欲攻英，先擊俄。他們自知打俄是假，打英是真，但偏要大吹擂的反共。

從阿比西尼亞包抄埃及，自比拿破崙遠征埃及來得高明。從大西洋上迂迴進攻西班牙，自比德人來橫渡北海，發動潛艇政策較爲得計，但西班牙的重心在地中海方面，而不在大西洋方面，這一條路線，對於法國也是一個致命傷，因此一下尋到了兩個敵人。

我們從前不懂蘇聯有多大本領，有許多飛機能不斷運到西班牙去，現在才知道俄國軍火都從達達尼爾海峽經過英國手裏放出來的。俄國也明白知道，所以戰鬥員只有八千，宣傳員却有二萬四千。

聲東擊西的戰略，在往昔半開化時代很可以得到成功，但交通便利，知識進步到了現在的世界，欲以宣傳政策騙人，這只是自己表現其愚蠢罷了。

北方的大熊，在他廣大的巢穴裏從容地剝食他的莫實，打着一種會心的微笑，自己說：『現代世界那有真正的反共結合？』

假如大陸英雄不顧自欺自騙，真心對付英國，還得學學俾斯麥。我倒要做個建議，堂堂正正請他們取消那種假的反共招牌，歸宗到一個俄德意迭克推多的同盟，或許還夠得上說對英。至於國內迭克推多也未成立的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談反共攻英，恐怕還夠不上掉在陷阱的中央，只能掉在陷阱的角落裏去。

因此我奉告國內同胞，他們急，我們不急，英雄跳，我們笑！

我們從容地含笑前進，最後勝利已經逼近！

廿七、一、十一。

抗戰的基本觀念

歐洲人以商業起家，他們的心理上有一個基本點，一是現錢主義，一是計算主義。因為現錢主義，所以將來如何危險，他總是說：『到那時候再說』。這決不是苟安心理，但今日今時如何最爲有利，却是他全副精神之所在。因為計算習慣，所以兩種數字的比較，可作一切計劃的根本。他們偏重物質元素，至於不可以數字計算的精神元素，總退居於背景裏。

我們來到歐洲，隨時給歐洲人說明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他們表面上雖然承認，心理上總帶着懷疑。因此我就以中國人並軍事學問上的立場，在德法兩國軍事雜誌上發表了一點學問方面的見解，想把他們的根本觀念廓清一下，現在把這篇漢文稿子寄到國內藉供國人的參考。

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有兩個基本點爲西洋人所不易瞭解。

第一點，是我們的樂觀態度，這樂觀並非眼前一時的享樂，而是悠長的永久的希望。我們對於歷史，終於五千年一回溯，三千年一綜括。在歐洲人看來，三五千年的老古董，學問上研究固屬有益，與實際的人生則不相干，在新教育家看來，這徒然造成了時代的落伍。但中國人却從這種歷史教育中間養成了一種特性，在今日就發生了影響。中國人是：因為時代經過既久，社會變遷自多，所以他的歷史觀念是強者未必永久強，弱者未必永久弱，漢、唐、宋、明，曾經幾度的敗亡，但未來復興的一個模糊的希望始終湧現於國民潛意識裏。王夫之顧亭林在宗族失敗以後，仍是拚命著書，這種例子只有最近一位德國海塞爾博士，在德國戰敗後從新把本國歷史敘述一遍，提倡一種樂觀精神，我覺得他的功效，比了費希特的講演還重要些，但較之願王，猶不能望其項背。

這種悠久的樂觀態度，非今日物質文明眼前享樂的人們所能明白。也許有人說現代的文化與從前不同，然而真正拿歷史的眼光來看，文化之所以為文化，就在其傳染性，發酵性。假如不一化，就不得謂之文。所以文化這回事第一是教我同化。蒙古人滿洲人會騎馬，西洋人日本人會用機器，但他騎馬我也能騎，他用機器我也可以用。假如說，我們機器武力不如人，所以決不能取勝，那麼歷史上復國英雄，與革命志士起事的時候，弱國對抗強權的時候，武力與機器總是不如人，但終久獲得最後勝利，這是什麼原因？福煦將軍指揮了一千萬人以上的武力，擁有全世界的補充，他却說一句話：『只有自認打了敗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敗仗。』我們知道福煦將軍先有了這個根本信仰，然後英法美的武力才交給他。換句話說，因為法國人精神的堅決，所以物質能從貧乏裏一天天充沛起來，武力能從弱小裏一天天強大起來。

我們今天退出上海，但我們自信是勝利的，我們今天退出南京，我們也自認是勝利的。這種說法並不抽象，也不空洞，我有正式的科學根據。須知我們是農業國家，並非工業國家，後者全部國力集中幾點，一個紐約可抵半個美國，一個大坂，可抵半個日本。中國因為是農業國家，國力中心，不在都會。敵人封鎖了內地隔絕的上海，只是一個死港，點綴着幾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幾所房子而已。他們與中國的抵抗力量，完全沒有影響。你們把南京比紐約、倫敦、巴黎、柏林，這就錯了。史丹法尼他倒懂此心理，他說現在中國人人心頭有一個南京，日本空軍炸毀了幾所新式建築，並不算一會事。

第二點，便是我們的決心，是直覺的，不是計算的。毛奇將軍有一句名言：『先要算，後要斷。』現在的歐洲軍官一天到晚只是算，平生難逢一次斷。但戰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平時的計算無論如何精密，到了戰時仍不可靠。毛奇將軍這句話的價值，就是把『算』和『斷』分為兩件事。斷的時候，就不能算。假如算定穩打勝仗，然後打仗，這種軍官就不成其為軍官。

從世界的眼光看來，敵人的飛機有多少，武器有多少，我們只有多少，我們當然不能和日本打仗。但我們的國民，我們的領袖已經在計算中經過了六年，現在不能計算，只能斷。我們現在的抗戰，便是我們的直覺，但這直覺已經過了一番計算的洗鍊。你們現在再用純粹計算的眼光來看我們這次抗戰，就是輕視我們斷然決然的意志。戰略家異口同聲說，戰爭目的在於屈服敵人的意志，屈服一個將軍的意志，使他放棄抵抗，這是可能的。屈服一個政府的意志，使他改變政策，這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就中日戰爭來說，抗戰乃我們民族決心的表現。蔣介石將軍的意志，便是我們民族意志的象徵。若論日本能屈服中國民族的意志，這是沒有歷史的常識，若謂日本能屈服蔣介石將軍的意志。這是沒有人格的認識。

日本的愚蠢可笑，可見於防止赤化的這種宣傳上面。大家知道共產是一個思想問題，不是威力問題，若謂威力可以壓制思想，世界上就絕對不會有革命問題發生，也無從有新興的國家了。假如歐洲人害怕中國會變共產黨，不客氣的說，憑着日本二百萬軍隊來防止中國赤化，等於尼古拉二世用禁衛軍壓迫革命黨一樣，而且，誰能夠保證日本這二百萬軍隊中沒有很多的反戰派和共產黨？

中國人決心不走共產的路，不是任何威力防止的緣故，而是由於中國人自己的觀念，自己的家庭組織與愛國精神。假如抹殺了中國的愛國精神，破壞了中國的家庭組織，這時欲防止赤化，就是上百倍日本現在的兵力也是不夠的。日本現在這樣蹂躪中國，目的處心積慮要把中國分裂破壞，要把中國趕上共產的路，但實際上反而刺激了中國的愛國精神，反而促成了中國的全民團結，加速了中國一切組織的改進。中國民族存在一天，這種精神與組織也存在一天。所以日本欲屈服中國，和把中國趕上赤化的路，二者是同樣的絕不可能。中國人既不會屈服，也不會赤化，我不敢自誇，我舉外國人一句話，英國泰晤士報說：「中

蔣百里抗戰論集

『國民族主義終必勝利』。

(In the Longrun Chinese Nationalism will be victorious)

廿七、一、十九。

速決與持久

法國戰術家認爲攻擊有兩個基礎條件，一爲運動，一爲射擊（火力。）

飛機出現以後，技術上的進步一日千里，如今空軍已單獨成爲一個作戰單位，同時向來最缺乏運動性的遲緩的砲兵，經過摩托化並有坦克戰車的發明以後，牠的速度也超過了從前幾十倍。空軍中的重轟炸機，將來速度可與驅冰機相等，而驅逐機的速度則因人身生理的限制，不能更有多大的進步，所以歐戰後的軍事發展，專在運動性方面，而火力又是跟隨運動性的增加而增加。

單從戰鬥的工具來說，各國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工夫，因此現代戰術戰略的趨勢，也自然向速決方面走去。但從整個國家的立場說來，即從所謂『全民戰爭』的範圍說來，到各國，尤其是持久戰失敗的德國，就注重在『持久』兩字，風行一世的自給主義便是持久戰的根本政策。不過，文章是要從反面看的，我們不能據此認爲各國如今以守勢爲國策。須知他們一方面高談持久，然而各種戰鬥方式，莫不趨向速決的方面，而持久却是達到速決的一個門徑。

全民戰爭的痛苦是太深了，負擔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對於民衆的要求雖爲持久，軍事家對國家的義務則取速決。不用說空軍戰鬥是速決，海軍戰爭亦然如此，一番會戰每可決定全局的勝敗，戰鬥中最有朝強性的就只有陸戰。然而現在陸戰的工具一天快速一天，陸戰裝備的重心，完全集中在所謂快速師團。牠的戰術，亦即牠的特性，就在出奇制勝。再看現在各國的動員律也是朝着速決的方向走。德法兩國國境建築的要塞，目的在掩護動員，決不想在那裏死守。當年凡爾敦要塞的北方區，正留有一個攻勢地帶。如今德國積極修築高速度行車的國道，也正在守勢中間寄託着一種攻勢。

我們可以說速決主義乃現在實際軍人所追求的目標，這是從這種戰略上的速決中間，發現了軍制亦即國力上的持久問題。須知空海兩軍都是以技術的優越而決定戰鬥的勝利。一國的經濟力量，能否與技術上的發明亦步亦趨，乃軍備上一個根本問題。譬如阿比西尼亞戰爭時期的義大利飛機，現在已成爲明日黃花，不能與英國競爭，若將這些飛機一律取消，換上一種現在最理想的構造，經濟上不勝負担；若用局部改良的輪替法，又怕敵方改良得快，將一輩子趕不上人家。所以現在軍備改良有一個主義，名爲「發明惟恐落後，製造惟恐爭先。」就因國力跟不上技術，換一種砲，動輒幾千門，換一種飛機，動輒幾百架，真所謂擲黃金於虛化，誰都受不了。

掌理國政的人假如輕輕失去了軍事優勢的時機，更要重新恢復優勢，至少要待五年或十年以上。照我個人研究，歷史上陸軍的強大，不能保持二十年，空軍強大，不能保持五年，比較上優勢最易持久的還是海軍。這因爲主力艦的建造再費時間，而且海上武力又是反映着一國的經濟力量與民族傳統，並非五年十年的近功。

總之，現在歐洲軍事的方向固然趨於速決，而政治的痛苦與經濟的困難則在於不能持久。他們苦心孤詣的經營，便在尋求速決與持久的平衡，要從此中發現一條新路。

他們要求速決，所以不能講持久；速決是目的，持久是手段。

現在拿歐洲這一種實況來研究中國應循的途徑，我們知道歐洲人從速決主義下發現持久的困難與必要性，至於我們中國目前既須作持久戰，我們就應該在持久這個決心下，來研究速決的「速」之條件。歐戰法國凡爾敦所以能長久固守的原因，並非由於死守，而在於法國人能利用運動戰的原則，將守線隨時移動。死守一個陣線，無論設備如何鞏固，在今日火力下仍可將整個戰線頃刻毀滅。去年比爾波德線的防禦，

建築的時間費去九十小時，而摧毀的時間，只經九小時。

當年法德火力同等，而法國守勢戰尙非扼據一線的死守，何況火力平常不佔優勢的我國。所以在一個持久戰區之內，反是用了運動戰可以達到持久的目的。簡言之，這便是所謂「以攻爲守」。假如拘之於形式上持久的一綫死守，是必然不能達到持久之目的，現在德國有步步爲營的退却法，就是寓死守於運動之中。

一個部隊的火力要與運動力同等，沒有運動力的火力，可名爲「死火力」，所以要達到持久固守之目的，應以增加運動性爲唯一條件。前方作戰的部隊至少要能夠自己指揮後方的給養。我們裝備完全的步兵團差不多與德國步兵團相像。但德國步兵團後方直屬的車輛，就有一百三十輛之多，假如每團加上防禦戰車，更須增加七十餘輛汽車，才可使一團的火力得到適當的發展與運用。至於一師作戰單位的大輜重與砲兵輜重都沒有算在其中。

遠適異國不知戰鬥的實際情形，所以一切不敢妄揣，不過我以為我們固然要求持久戰，但其先決條件，便是要使軍備增加運動性，因爲我們要以持久爲目的，須以速決爲手段。

歐洲的問題是不久則不速，我們的問題是不速則不久。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於柏林

營官二百兩長夫一百八十人

去年春天我講總動員，總動員要從前方做到後方，不可以從後方做到前方。就是說，要先從軍隊輜重整頓起，然後從兵站到倉庫，從倉庫到後方資源地。如果從後方做到前方，一定會趕不及現在之需要。那時候，「七七」的事變還沒有起來，我在「新兵制與新兵法」一書中到處提出，而且擬了一個實行的方案。後來我到外國，看他們的新式的軍事制度，曾發表過「持久與速決」的一篇文章，說：我們步兵團的火力裝備同德國相等，而德國後方一團行李的車輛就有二百幾十輛之多，而且證明：要持久，必須想法使軍隊的運動性增加。

長期抵抗，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這一年間，已收了相當的成果，不過從現在保守武漢起，後方的戰略裝備，絕對要跟着戰略的方針走，此後，我們絕對不能再取守勢，我們絕對要收復失地的攻勢，（我不說現在立刻就轉攻勢，我意戰略的裝備應向攻勢方面準備）從前沒有運動性的軍隊組織，取守勢尚且不夠，如果再不改變，如何能夠取攻勢？

取攻勢的辦法是怎樣呢？就是我本文的題目「營官二百兩長夫一百八十人」，這是當年曾國藩創練湘軍在長沙衡陽中間，苦心孤詣定出來的兵制，而同現在世界的軍制學說，自然的相吻合。這是科學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定律，中國如此，外國也如此，從前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如果違反這個定律，就是違反了自然，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如今把他解釋一下：營官就是現在的營長。帶的兵大約不過五百個人。（此係湘軍的營制）輜重，軍裝行糧，長夫運之，率百人而三十六夫，營夫無過百八十亦無得關不足，行而樂夫，軍有司誅之。在當

時的生活程度，「二百兩」，是一個多大的薪水。曾軍裏面的幕僚高才，一年之間送到三百兩已經是最優待的。而一個小小的營官，在那一個生活程度便宜的時代數字上與現在的營長相比，還多了許多，這裏邊還有甚深的意義：

第一，從戰術方面說：因為戰史上的教訓：凡攻勢時機，大多數是在最前線發現的，根據了這種發現，後方的總司令才能取適當的處置。如果攻擊運動從後方計劃，很容易失去時機，而攻擊成功唯一的條件，所謂「出其不意」這個原則很難做到，但是這個營官前方要看到敵人的情況，後方要瞭解總司令的意圖。在這兩者中間決定他的「攻」或「守」的辦法，他的責任太重大了。責任重大，所以要選拔人才，所以要發揮他自己的責任心，所以要加高他的薪水和待遇。

第二，從軍制上來說，凡羣衆團結必定要有個核心，在外國的這個核心，就是「團」。所以「團」的兵卒補充有他一定的區域，一團裏面都是同鄉子弟，而且並有他不可磨滅長久的歷史（可是，可以放心，不會成割據的軍閥，因各團的區域與人數是很少的，不會造反）。而湘軍當時這個「營」，即含有團的作用，就是團結核心的作用，所以每一個「營」給他一個呼號。如同「霆字營」，營上面加這個霆的名字，就是表示他歷史的精神。行軍與戰鬥的時候，都是習慣的團結在一起。現在「禁營」，「營房」，「營制」，都是還遺留在固有的兵語中間。我在北洋軍隊改成師旅制度之後，還看見營房的模樣，一營一營的自成的團體，要將這五百個人，組成一個肉彈，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體，他的責任太重了，責任重大，所以要選拔人才，所以要發揮自己的責任心，所以要加高他的薪水和待遇。

爲什麼道理，曾軍當時以營爲單位而不以團爲單位呢？我可以說因人的關係，因地的關係。外國團長之所以能夠抓住一團爲單位，因爲他有一個將校團，而這個將校團的下級官長都是從正式學校畢業。在那

時曾軍的人才不夠，更無法找那麼許多的下級官長，所以祇能以營爲單位，一個高級將領，如果能夠找到十個乃至三十個好朋友，就可以担任一方面的戰鬥任務，而這個高級長官，他全副精力注重在這十個乃至三十個人的身上。營以下的事體，長官不必多費心思，而同時這位長官自己也帶上一營做了模範。他部下的營長，對於長官無法朦蔽他，這種適宜現實狀態的組織法，可以說是曾公的天才，也是我們現在所應當效法的模範，至於地的關係，因爲當時湘鄂作戰區域地形複雜，人數多了，營長就無法指揮。在當時，是半火器時代，尚且如此，何況現在？在這種複雜地形中間，有一個五百人的單位，堅固的佔領一個山頭，恐怕比一團人形成的一條陣線還堅固得多。所以我們現在不要說下級軍官不夠，曾公當時練兵，可以說一個軍官都沒有。但是得到要就會打勝仗，營官二百兩的解釋就是這樣的。

二百兩已經使我驚奇了，長夫一百八十人，更使我駭了一跳，三個兵帶了一個當差，這個兵實在是太舒服了。況且當時還是白兵戰，刀矛是用不着預備，幾桿小槍，幾桿彈槍，而且前膛槍的子彈火藥，需要到底有限，如果照那時的武器與後方人員的比例來說，那麼現在快槍快砲機關槍的後方人員最少還應當增加三倍。

我發見了曾公的總動員方法，他說：「行軍以不擾民爲本」，這個從消極的辦法而完成他積極作用的總動員法，用意何等深遠。所以說，營夫不准過一百八十人，也不得關不足，「行而索夫，軍有司誅之」，（就是說開拔的時候拉夫，那軍法處就要嚴辦）所以這一百八十人的伏子，不僅完成了他軍事上攻擊的任務，同時還保護着國家總動員的基礎。現在大家知道後方流汗工作之緊要，就應該領會不擾民的意義。

看現在實際的形勢，要照現在的兵數比例來增加三分之一的後方輜重隊，經濟上當然是做不到，但是在現在戰區地形前方的正面與兵數，天然的有相當的限制，在後方不直接參加戰鬥的部隊，我想應當把各

單位自身的組織，從新整理一下，國家可以多化一些少數的金錢而加強了幾倍的戰鬥力。

軍制上，現在我們要迎頭趕上，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推動力還不夠，所以兜圈子，開一邁倒車試試。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

(一) 前因

一個民族遭了打擊，能反躬自省，舉出自己的弱點，本是極好的事。但二三十年來士大夫階級的種種悲觀論調却另有兩種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轎——把人家罵得一錢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諉過——什麼事作不動都是人家不好，從罵老百姓起，一直罵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將這一種悲觀論集合起來，那是華族早就十足的具備了亡國資格，而現在鐵的事實現在眼前，這「抗戰一年」，竟可說是歷史上的奇蹟與突變。

反之，樂觀論者也不可以將這抗戰一年的事實看得太輕鬆，前方的血，後方的汗，一點一滴的流出來，這不是單靠着幾場演說，幾本小冊子，幾張圖畫所能做得到的。他必定更有一個更大的原動，有了這個原動，才能前仆後繼的死而無悔，早作夜忘的勞而不怨。

我如今把這奇蹟的原動舉出來，以增強我國民的自信心，而且至少使現在的教育家與教授們對於中國歷史有一個研究的指針，使國民對於自己個個有一個自信。

這次抗戰是三千年以前下的種子，經過了種種的培養，到現在才正當的發了芽，開了花。而將來還要結着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

我要把中國歷史分成三個大時期，每一個時期有一個特別的注意點——就是文化發達的特別主流。——此後歷史教材應當向這主流方向研究出來才有用。照這個主流來看，這三大時期有繼續不斷的燦爛的光

榮，而且這個光榮以前並未毀滅，將來更會發展。決不像悲觀論者那樣「腐敗化」「老衰化」，如今且說個大概。

第一期從周族開闢中原，到秦漢的統一中國。這時代是華族完成自己文化時期，這個時期已經下了兩顆種子；一是同化力，一是抵抗力。他的工具是當時發明的井田封建。封建就是殖民，墾路蓋樓，以啓山林，是取攻勢的；井田就是荒墾，九家相保，出入扶持，是取守勢的。這兩個力，——同化抵抗，攻勢與守勢——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互相的補助着他的自身的發展，演繹出來，長城是象徵着守勢，象徵着抵抗；運河是象徵着攻勢（交通爲攻勢要具），象徵着同化。

這個大文化完成中間，還有一件世界沒有發見的妙處就是同化的攻勢（就是同化），武力的守勢（就是抵抗）。我們取攻勢，用不着殺人；我們取守勢却能拚命。因爲我們是大平原的文化，當地廣人稀，我們儘有讓他種人發達的雅量，不像歐洲希臘那樣的一塊小土地，非你死我活拚命不可。文化攻勢的意義並他發展的形容詞，古書裏還可以尋出幾句來，如同「舞於戚而有苗末格」，「用夏變夷」等等，至於尚書裏「黎明於變時雍」，「禮失而求諸野」，中庸裏「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等，形容得那麼偉大於武力的守勢，那老實不客氣的拚命。孔子說的「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說的「繫斯池焉，築斯城焉，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爲也」（效死而民不去是做得到的）。

一個文化完成之後，如其不加鍛鍊，還是要沉淪，要衰老，要滅亡。天幸的鍛鍊的機曾來了，於是轉入歷史的第二期。

第二期從漢末張壽開西域起，到宋末文信國成仁爲止——這是養成我們同化力的時機。

許多歷史家把五胡亂華純粹看作華族被異種人壓伏之始，這是大錯特錯的。我要問：爲什麼五胡搗亂

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

開始第一個人物他偏要姓劉？人家自發的正正堂堂入了我們的國籍，我們爲什麼要認他是外國人？老實說罷，我們早就胡化了，拉的是胡琴，坐的是胡床，吃的是胡桃西瓜，豈只胡化，還要印度化哩。頭上飛機在那裏轉，不識字的農村老太太還念一句「阿彌陀佛」！

這個時期，又表明了一件世界沒有而華族特有的妙處，就是我們自己有文化，而同時能誠意的接受外來文化。現代的歐洲人本來自己沒有文化，所以第一期的希伯來化，第二期的希臘化，能順利的進行，如今兩希還鬧不清楚，中國不然，所以到唐代形成了一個無比的偉大國家，無上的進步文化，如今還遺留下有唐律與唐詩。

因爲同化力的意義，一方在發展自己的固有，一方又要能接受外來的新事物。我們看六朝到唐的中葉，一羣發瘋似的留學生，冒着生命的危險，向印度出發，表現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攻擊精神，他們只希求內心之滿足，並無絲毫升官發財的念頭，而社會上也被這勇敢高潔的人格所感動，作我們隣居的理論整個的在中國植下根基，到今天我們西邊的老親戚（蒙藏）還可以有一脈相連的關係，不至於反目！

在這個同化力養成的時候，抵抗力並不因此而喪失。這就是民族南遷逐步的開發了長江南部，漸漸的遇見了世界交通的海。如今廣東福建的語言還保存着古代的音節，這就是證據。不過在這一段鍛鍊中間發見了一個原則，抵抗力不可誤用。就是說抵抗力用在文化方面是無用的。韓歐的文章，儘管可以爲古文的模範，但是「原道」也罷，「本論」也罷，打消不了民間的一句「佛」。而這時代不像歐洲人那樣沒出息，鬧成三十年的宗教戰爭，這就是華族特有的長點。

同化力養成了，不過抵抗力沒有鍛鍊，這也不夠成爲大器，上帝嘉惠我們，來幾個硬釘子碰碰，這就是：

歷史的第三期。從文信國成仁到中山先生在南京就大總統爲止，就是說從蒙古侵略中原到革命成功爲止，是爲鍛鍊我們抵抗力的時期。

蒙古人征服了北半球的大陸，第一個把他趕走的還是我們華族。滿州是東胡族，具有相當的同化力，同是華族本來容易接近，所以勉強能維持二百多年，並且隨嫁時帶來了一筆很大的財產。但是華族的抵抗力始終潛在的滋長着，所以一致革命聲入心通的全中國響應了。如今五十歲以上的老黨員，可以自省一下，當初「革命」二字，怎樣的從耳朵裏聽進去，怎樣的轉到心窩裏，怎樣的發動了行爲。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大英雄的本領就在得到羣衆心之所同然。

兩次趕走異種人的歷史，說來未免太長，不是本文所能及。但我要舉兩個人的兩段精警的話來警醒大家。

第一，是明太祖的遺詔。他用武力來趕走蒙古人，當時的士氣，必定極旺盛，看不起外國人。但是這位英雄從種種的經驗上尋着了我們民族發展的要點，所以遺詔上說：「非夷狄來侵，不得用兵。」這就是說，不要看我們趕走蒙古人太容易，就發生了侵略的野心，武力是應當取守勢的。現在喜歡看遠勢的英國人，對我們羣衆抗戰有成續，就不免有點擔心。國聯席上敵人怎樣借着排貨的理由，煽動英美人對於中國之忌刻，以表示他上海出兵的正當。這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

第二，是顧亭林所說：「有亡國，有亡天下，國家之事，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也耳。」這句話照現代解釋，他之所謂天下，即是民族的國家，他之所謂國，即是朝代或政府，所以說——皇帝不好換朝代，官吏不好換政府——這不算一回事。至於國家的興亡，這個責任是在匹夫，是在一個一個的老百姓，是在整個的民族。我們試想想，前方流血後方流汗的是誰？……當年革命本來是匹夫之責，

後者却混進了許多吃肉的，所以革命成功後，還要吃十幾年的苦。

兩個要點說明後，我還要把上文鍛鍊兩字來說明一下：

上文說過，同化力與抵抗力有互相補助之能，如其單獨運用，不是歸化，便是入山。天幸我們有地理上的優越性，歷史上壓迫我們的異族都是從北方來，而懷抱強烈抵抗心的民族英雄一步一步的南移，至於大海。如今新文明都是從海上倒貨進來，自然的使我們活用了同化力，以助長我們的抵抗力，所以革命事業，單單起於廣東，這是地理歷史上的大因緣，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這一次後方流汗的工作效率，算來却推僑胞爲第一，一個苦力，一個車夫，個個能將他們每天所得的工資，提出百分之幾來，積成一個按月常捐，寄回祖國，一年來沒有間斷。這真是長期抗戰的好模範。

反之，近百年來，在北方的政府方面却把抵抗力誤用了。不用說拒絕通商，反對傳教，到後來竟演成庚子排外的失敗，使後來的小站軍人根本喪失了戰志，所以到民國成立了十幾年，不僅軍事的制度沒有確立，而且使國民對外觀念常在動搖不確實狀態之下，一會兒看得敵人一錢不值，一會兒看得敵人如天神一般。而過渡時代竟有以國家性命關頭之外交國防的大政策作政爭之工具者，則兩都淪陷，東南塗炭，正可謂自種其因，自食其果，要不是顧亭林先生三百年前指明了「肉食者」與「匹夫」的分別，連我個人也幾乎要喪失了自信心。天幸的在這整個民族震撼動搖之間出了一位領袖，他能握着華族文化的中心，就是同化力與抵抗力的相互作用。

德國顧問走了，有的着急着問我軍事上會不會發生影響，有的輕鬆的說顧問本來沒有大用處，走了也罷。我對此事發生無限的感慨。

原來聘德國顧問的一件事，是十三年前蔣先生初到南京的時候，就打定了主意的。他不以革命軍成功

自滿，更要爲中國在國際地位中，立一真正的現代的軍事基礎。我當時就感覺着這種精神的偉大，而可惜還有人不能體會。我說第一不用着急，軍事家不是單是德國專有，英美俄法俯拾即是，到是領袖的這個虛心，是千載難求。我們應當體會着，寶貴着。第二，更不可看得輕鬆。本來顧問是外國人，有沒有用處看我們自己的能耐如何。自己有能耐，顧問就有用處；沒有能耐就沒有用。我們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勢的迎頭趕上，萬不可自作聰明裝老腔，說什麼中外形勢不同，而將軍事制度上的根本建設停滯下去。舉顧問這個例不過表示領袖虛心的一端，這已經把握着華族發展真本領的一面，從這個「虛懷若谷」裏，將來還要開出一種世界未有的奇花！

至於另一方面的抵抗力，則領袖戰志之堅決，一年來羣衆應當明白。不過可憐呵，人家倒明白確信，我們自己倒還有懷疑的糊塗蛋。今年春天，東京的雜誌裏已經將五年前廬山的秘密講演公開的譯着，登着，證明了蔣先生決不會同日本人妥協。而反倒中國方面，今天意大利作調人，明天德國人提條件，沒頭腦地替敵人做廣播。幸虧戰鬥的事實擺在眼前，而日本人的外交方式倒替我們領袖的戰志做了保證人。（我可以同摩西一樣的向着忠君愛國的日本人豫言着蔣是不會倒的！倒是今天防共明天排英的更且同華族結下了民族的深仇的軍人，却把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的意義，至少去了半截。）

世界上夠得上當領袖的沒有一個不是意志堅強，革命正統下鍛鍊出來的。蔣先生，直接繼承着三千年來祖宗遺傳下的抵抗力，緊握着四萬萬的聲入心通不同言筌的羣衆意識，本是無可疑義的。不過五六年來還有一種沉痛的回憶，使我們對於領袖戰志之堅決更加一層尊敬。試想自九一八以來迄於七七，中間政府受過多少攻擊，鬧過多少亂子。所以戰志雖定而貽誤了不少的戰備，不過從決心上看來，現在的成績還是當年一百個「忍」字來的。一種人，他自己的意志不堅定，而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的來揣摩風氣；一種人，

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

他自己雖堅定，而主觀太深，不能設身處地考察實際的方法與時機。這兩種人都是君子之過，倒還可想，而在這中間，竟有趁火打劫的政客也在那裏高談和戰，所以我當時說——主帥應具有決心之自由，和戰非我輩所當討論，我們的任務，只在預備着工具而已。

蔣先生在四年前說：「我有最後的決心」。三年前的冬天就有人問到底幾時是最後。彷彿在催促着似的。去年七七以後，蔣先生又說，我們會得到最後的勝利。近來，我彷彿聽見又有人要問到底幾時是最後。我老實說，最後就是明天，不過你這短命鬼今天要死，我可沒有辦法。

如上說來，我們可以得到幾個訓條，幾個確信：

- 一、我們應當歡喜，（不前不後）生在這個空前偉大的時代下做中華民國的國民。
- 二、我們應當自覺，我華族的抵抗力有三千年的培養，五百年的鍛鍊，根基深厚，無論世界上那一族也比不過。
- 三、我們應當確信，我們領袖有堅決的戰志，有不自滿的虛心，繼承着華族正統的兩種力——攻擊的同化力，守勢的抵抗力。
- 四、我們上有領袖下有羣衆，用不着我們談主張，我們應當盡全力去覓得工具。

（二）後果

真命天子出來了——這不是深山大澤的篝火孤鳴，這不是豆棚瓜架下的蛇神牛鬼；這是社會演進的必然性，這是生存競爭的鐵則。究竟這個真命天子是誰呢？我說就是顧亭林之所謂「匹夫」，分言之即一個一個的老百姓，合言之即整個的民族——夫是之謂民，夫是之謂主。

悲觀論者的心理中——侵略家的妄想中，往往有兩種陰影擾亂着：一是蒙古南下，二是滿清入關。姑不用說敵人的能力，國際的環境，怎麼那樣，單就主觀方面看來，他們忘記了一件大事——就是最近的兩度革命——宋末革了命嗎？明末革了命嗎？

有一句唐詩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草色遙看近却無」。你們如果到鄉間只見農民的愚蠢與破產的悲慘，你們如果到工廠裏或立在碼頭上只見見勞力者的不秩序與不潔淨，這所謂「近却無」；但是如果你飛在五千尺的高空鳥瞰，你如果立在崑崙山頂東望，包你有一幅錦繡山河活活的現在面前。觀察一個多數的大集團的發展，最緊要的就是要把近視眼鏡除去。老實說罷，大羣演變的趨勢，沒有先見的慧眼是看不出來的。

再打個比方：辛亥年就是除夕，民國元年就是元旦。這年頭，天氣壞，一場一場的冰雹雨雪打下來，現在到了正月二十七了（民國二十七年），老頭子悶得慌，偶然的策杖郊外，在殘雪的中間看見一片似黃非黃似青非青的草色，就不免春意盎然解放了前幾天的憂鬱，但是這個嫩芽將來究竟怎樣呢？

諸葛亮出師表「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衰頹也」。這句話誰不會說？但是他的文章却好，實實在在的指出，誰是小人，誰是賢人，小人太多了，只好籠統的指個大概，拿桓靈做代表。賢人，他却要一個一個的保薦，而且更求着「事無大小，悉以諮之」，這不是空論，而是實際。不過將親賢遠佞的一件興亡大事，就是靠着皇帝個人來判別，是極危險的。諸葛亮死了，誰能把賢人小人一個一個的指出來？吃過痛苦的歐陽公在朋黨論裏，也只能舉幾個原則，不能應用。歷代的治少亂多，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宋明末代總是國家的外環境要求着優勝劣敗，而國家內環境却是劣勝優敗，所以應付不上，至於敗亡。

現在可以明白了，抗戰一年的第一效果，就是替我們造成了一個有目共賞公平無私的分別賢奸的天平架。

諸位前敵將軍聽着！敵人是最低公平不過的，在那裏考試我們：我們有辦法，肯拚命，能夠意志堅強，心氣和平，敵人就會用他們自己的血把我們做的文章紅圈子密密的圈起來，同時還有外國新聞記者一字一句的不惜電報高價向世界報告着，同時還有本國的老百姓手舞足蹈的向他兒孫演講着。誰還敢忌刻你們，造他們的謠言？所以平時或許有出力不討好的事，戰時却是出力必討好，不出力必不討好。一個歪曲的社會，到了抗戰時代，天然的會正直起來。

從前許多清客們罵老粗昇官的方法，一曰吹，二曰拍。其實這兩種還含有積極性的；如果方向好，吹向敵人去，拍向民間去，到不失古代武士的特色，頂不好的——而且是大多數的——借着服從命令的招牌而不負責任的消極的「等」。「等」就是平時大多數昇官的祕訣，就是戰時打敗仗唯一的禍根。這不但是中國，外國軍隊也是這樣，震飛將軍在開戰一個月內，將高級軍官換了三分之一以上，現在公認這是他的最大成績，馬崙大戰的致勝總原因。由這個「等」字演繹成功，所謂「保守實力派」這是社會停滯時必有敗象。可是在抗戰時代，最倒霉的，就是這一羣「等」客。你想「等」字底下除「死」以外還有別的字嗎？同時肯犧牲的倒大多數保全，想保全的結果必至全部犧牲。因為平戰兩時社會性，有一部份是完全相反的；平時最便宜的辦法，就是戰時頂吃虧的辦法。時勢造了英雄，環境等着豪傑。毛奇將軍敘述戰爭之有益於國民道德，而和平可以使國民墮落，是根據這事實來的。

可是這次抗戰中間，除了考試作用以外，還有一種特別的排洩的妙用。

大家知道人類有一種病，名曰「癩」，這不是外來的一種微菌，而是自己變壞的細胞，這種細胞如果

停頓在身體裏面，必定成一種不治之症。一個民族同一個人一樣，有了壞細胞沒法排洩，是最危險不過的。如今天幸的敵人却送我們一種妙藥，替我們分別賢奸，將那種毒細胞儘量吸收去，使我們民族的血液加一層的乾淨健康。這箇妙藥，就是南京北平的漢奸團體。我們試一回想，如果沒有這抗戰，那多麼危險？有的曾經受過社會歡迎，是「好人政府」的要脚，有的竟做到現代政府的高級官吏。就是諸葛公在今日，也未必能事前指出，如果七荆公或竟將倚以了事。如今清濁分明，再不容鬼混了。這種現狀，一方面可以使中國社會從此可以明白，怎樣是漢奸型的人才？應當如何加以衛生的警戒？一方敵人却將那種壞種子吸收進去，自己破壞，自己傳染，以爲自身將來破滅之準備。（如今咬楊枝（牙籤）的窮武士袋裏也有了花旗銀行的存款摺子。）

但是，造一種勇怯的考試制度，賢奸的分析作用，不過是現代的小異。事——更有大於此者。

我先要提一個問題，爲什麼漢朝要豔稱文景？爲什麼唐朝要豔稱貞觀？不僅漢唐，易姓革命後的第一代，總是比任何時代好些。

欲解此問題，則仍當歸之於理想家（知識階級）與實際家（主權階級）之調和。聖君實際家也，賢相知識階級也；土豪實際家也，劣紳知識階級也，兩者合作則事成，兩者分離則事敗。大亂之後，則兩者合作機會甚多，並且更進一步相互的融化，知識階級肯負責任，如曾文正之挺經第一章，胡文忠之包攬把持，此理想家之能趨於實際者也。漢文帝能與賈生作長談，唐太宗能臨摹王右軍的書法，此實際家之能趨於理想者也。反之，崇禎問臣下以剿匪之法，則叩首曰：「願陛下先正其心，先誠其意。」三問，三叩首。逼得這皇帝沒法，信用周延儒這一種小醜。不僅是政治方面，就是學術方面，顧王的考據樸學，顏李的實際哲學，都是在這時代養成的。

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

其實，執此以例，近代喪亡，百不爽一。

這一次抗戰的最大結果：爲社會，是替理想與實際造了一條溝渠：爲個人，是在純樸的心靈與敏活的官能間造了一條橋樑。（前者見之於「東」，「北」學生之北南移，後者見之於「西」，「南」民衆之接受新事物。）轟雷掣電的給予了將來負大任的人們一個動心，忍性的大鍛鍊。

五十年前罵八股先生的無用，就是因爲他的線裝書裏雖滿裝着一修齊治平，但是他只須經過書房——考棚——衙門這三個關門，就可以負責担任國家的事。三十年來線裝書換了蝴蝶裝（裏面也有主義，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經過寄宿舍，輪船，火車，官殿式的洋房這三個關門。他們沒有吃過雜糧，沒有住過豬圈；總之，他們沒有與民衆共同生活過，這種缺點，一百回的講演是改不過來的。因爲講演也不過靠着書本做宣傳。五四運動以後已經有「到民間去」的一個口號，但是實際上能有幾個？這不是說青年沒志氣，事實上環境不許可，我認識的朋友中有幾位多是靠了一種特別機緣，才到民間，而這種機緣萬萬不能普遍。

可是抗戰以來，沿海各學堂的教授學生，事實上不能不向內地走。（我有一位世妹，今年二十一歲，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從江西逃出來的路。）戰地緊張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難。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讀書不可能了，於是給青年的知識階級一種實際經驗，而這一種經驗又在一種悲憤與奮狀態之下體驗着，不是春季的遊山旅學生，是客觀的社會測驗，這正是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不僅是教授不行，就是難民難童離了他故鄉接受着新事物，把家庭鄉土的觀念逐步的擴充着，這一種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鍛鍊，正是真命天子的唯一造就法。

青年！你們多麼幸運。所以我個人決心把我的大女孩好好的住在香港念書，特別叫她丟了書本到內地

來過些逃難的生活。我還覺得這個無上大學的講習班，比香港的皇后大學高上幾百倍。

與此相平行的，就是腹地大民衆，可以說，世界上最落後的民衆，如今都受了最新式文明的洗禮。我們到外國考察，費了很多的金錢，討了很大的情面，才得到一回飛機操練同防空演習。如今幾千萬民衆，都自身冒了生命的危險，經驗着，學習着。單就這一點看，如今「土貨」就比「洋貨」價格高些。因為「洋貨」無論怎樣的用功，都是擬想的；而「土貨」却是實實在在的經驗的。我想此後的國民市民不能隨便讓人家造琉璃瓦的洋房做目標罷！重工業的老闆們，再不敢貪小便宜，將他的工廠競爭得擁在一起罷！我敢斷定，我要要求，我要明定法律，我們的非戰鬥員平民老幼，血肉淋漓，肢殘骨散的慘痛，決不是白白葬送就算完了。我們要每一個受過空襲的都市造一個紀念墳，以代替當年「航空救國」的廣告。那麼不是吹牛，十年二十年後，英美的都市建設家，航空專門家，必定要到中國來留學，來就教。這不過就空襲一端而言，其實這幾千年在樸素的生活下留存的元氣，率然的受了最新文明的刺激，心靈與官能間必有一種大變化。而這種變化將來發達到如何地位，憑我現在的智識還不能判斷。不過，照已往的歷史來看，總是急激的向着光明方面走，是無可疑的。

諸葛亮已經用不着苦心孤詣，阿斗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阿斗了，所以我們要確信：

(一) 社會上已經有了公平的判斷，只叫我們自己努力，沒有不成功的。「忠而見疑，信而被謗」的冤枉事，將來會一件一件減少，以至於無。就是漢好的兒孫，也要向成仁諸公的忠魂碑叩頭。

(二) 我們民族主人翁的資格，條件已經具備好了。現在正在籌備大典，不久就可以正式即位，大赦天下。

中華民國萬歲！

二十七年九月一日於漢口

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

(三) 餘意

談過去，可以誇諸事實；事實爲人人所共見，故使人了解易。談將來，只能求諸想像力，想像力爲一人所獨創，故與人共證難；況且能了解過去，不過是一種說明，一種學問，不能激動成爲行爲，而有避於實際者少，所謂「歷史之所教訓於人者，卽人類不受歷史之教訓」是也。

能印證未來，則可以使現在的行爲得一種標準，而爲將來之成功更得一層保障。故實際上印證未來之要，甚於過去，但是「一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又是社會最容易犯的錯誤。

我於民國十一年就下一敵情總判斷，（是裁兵計劃書）「德國此次戰敗之原因，自兵略言，卽是目的不明瞭，理由不簡單；自宣戰的理由言之，是攻俄。自軍事之動作言，則攻法，自最後之目的言，則對英，失敗之大原因卽完全因爲侵略主戰。野心家視此土既肥，彼島更美，南進北進，名曰雙管齊下，實是宗旨游移，而其可憐之人民只有一命，則結果必至於革命而後已。」

日本的軍事後輩們！你們一輩子研究軍事學問，鍛鍊軍事精神，連「宗旨游移」四個字的大毛病還不能了解，靠一點不完全的從歐洲偷來的小技術，混充東方主人翁？回回頭罷！我是千萬分的好意呵！至於述中國國防之方針：

「我國家根本之組織不根據於貴族帝王，而根據於人民，我國民軍事之天才，不發展於侵略精佔，而發展於自衛，故吾今者爲不得已乃創左之宣言。

我國民當以全體互助之精神，保衛我祖宗遺傳下之疆土，是土也，我衣於此，我食於是。我居於是，我祖宗之坟墓在焉，妻子之田園在焉。苟欲奪此土者，則是奪我生也，則犧牲其生命與之宣戰。」

「是義也，根據歷史，根據世界潮流。」

國民聽之！嗚呼，互助！互助！莫或改之，若或改之，所當懲前，所當懲後。

但是我不是仙人，破課未必課課皆整，用十幾年前的老話，來證明我現在懸測之不謬，恐怕尚不足以起大家之信心，我只好用現實，再用一年來親身所經之事實證明之。就是說，許多人帶了近視眼鏡，我不能把他眼鏡去掉，帶他到野外，他還是看不見草色，只好拉幾根黃芽送到他面前去。

自我去國中問才一年，而青年進步之可驚，乃出意外，約而言之，乃有三點：

第一、觀察深刻了。西安事變前十日我才從歐洲回來，到香港到上海就有許多記者來，問長問短，我是好說話的，但是他們筆記下來的東西，我明天報上看見，總覺有許多不透澈。可是今年，不然了：他們聽我的話，同時又注意我的態度，搖蒲扇立起來講演，也記載下了，說話停頓一下，眼光注視一下，他們也注意到了。最奇怪我在南洋，遇見一位武漢大學住過一年的學生，他的筆記上說：「遇見這個青年的老頭子，陪他游公園，同他談話結果：總覺得『中國是有辦法的。』我問他看見『國防論』沒有？他說沒有，我更覺驚奇。總之這一種由局部而注意到全體，由表面而感覺到內心，照平常，總不能那麼快，那麼自然。」

第二、是感情深厚了。這於最近文學作品中到處可以看見，如「戰地與秋收」裏向着稻田說：「……快快成熟起來吧！讓一粒一粒穀子填實我們前方戰士的肚皮，增強他們殺敵的精力！……禁不住幻想把兩臂張成天羅地網一樣，護衛起今年這些綠油油的新稻，不再叫那些野獸掠劫去！……」要不是真有深厚的情緒，決寫不出那種文字來。而最近有人從上海來，談及敵人南京獸行，多數人聞之髮指，我獨說：「敵人軍紀如此腐敗，吾輩當自信戰勝之確實有把握。而述者太息之，『此厭戰思想之反映也』」。

嗚呼，怒者勇也；喜者知也；哀者仁也。彼「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我」「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你看一件事，可以由怒而喜，由喜而哀，這一場談話中，感情之從淺而深，從薄到厚的程度如何？

第三、態度嚴肅了。我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座談席上，最先是一位青年女同志她直接痛快的問：「武漢保得住麼？萬一武漢失了又怎麼樣？」最後又有一位青年女同志問「中國經濟力到底如何支持，前方發給兵的五元一元的法幣，兵士們沒法兌零，鄉下人一担東西決不能值一張法幣，所以沒法找，因此軍民生出大大的磨擦」。他們這種率直的態度，都確是令人感動，因為他們現在是實際生活，不是旁觀的批評家了。

綜上三點，可見理想與實際，一步接觸，就能發生異彩。不過我還有兩點要求着將來的中國主人翁：第一是應當向偉大的方向走去，我覺得在一年來的新文學中，最出色的是空軍文學。當然從前在亭子間裏，現在在天空中，居移氣養移體，吐屬自是不同，而空軍的環境可以說事事都是新奇，都是可以驚異的，所以激盪出來的文字比人家不一樣。不過在我的直覺上似乎靈敏方面多，空闊的方面少，我還希望將八千尺高空上的靈性再用加速度的發展。韋爾斯的「世界國」是發生在天空裏的。法國一位空軍將官告訴我：「空軍官長的胸襟是闊大的，不是偏狹的：所以最適於國際用。我希望空軍的勇士們，多給予我們國民以偉大包容的氣象，把我們固有的界限，磨擦等習氣掃除了。林白先生到了歐洲，就哈哈大笑的說：「你們歐洲人那裏配打仗，不是三分鐘就完了麼」？你看他多麼氣概！上帝安排得頂巧妙，越是偏狹的國家主戰派——即法西斯納粹們——他的武力却是立足在富有世界性的空軍上！這個安排將來又會開一朵奇花。我們應當注意。

第二是應當向實際方面再進一步。眼光精密是接近實際的第一步，就是觀察到了。感情深厚，態度嚴

肅，是接近實際的第二步，就是體驗着了。

青年們，譬如講戀愛罷，先是一瞥欣賞她的美，再是交際着理解她的性情，現在必定要到第三步纔能圓滿，就是改變兩人現在的環境，改變兩人獨居的環境，而結婚，而同居，現在理想與事實已經接近到第二步驟，現在是理想與事實，商正式的結婚了，就是由觀察體驗而至於改造環境，才稱大功告成。再譬如，說了半年的動員民衆，到底這一大羣民衆如何將他動起來？靠文字，靠說話是不行的，如今簡捷明瞭的來一個戶口檢查，壯丁多少，老幼多少，婦孺多少，有一個決定的數目了。那麼，多少人做甲事，多少人做乙事，誰該來做事，誰該上前線，誰該後退，至少可以有個估計，才可以說得上一點動員計劃。

特別的，武漢的青年們，我同諸位暫時告別。我可從遠處望你們發芽！你們現在站在中國的中心；受着最緊要最嚴格最公平的試驗，考題是「保衛大武漢」。我祝你們大成功，做中國全部的模範。

二十七年九月十四蔣方震於漢口

外交煙幕與宣傳者自己中毒

歐戰時英國人發明了一件武器，名曰「宣傳」。協約國打勝仗，至少三分之一是靠了宣傳。但歐戰以後，通訊技術較前進展數倍，無線電廣播之於宣傳，又如虎添翼，但中間含了一種危險，即運用武器超過了牠的限度，結果竟可變成自己中毒。同時我們處於這種國際環境內，稍不注意，眼光爲外交煙幕所蔽，心理爲宣傳毒氣所迷，則於國家於人生，皆有很大的損失。所以我們要剖視現在國家外交的煙幕與矛盾，須把宣傳中毒的性質研究一番。

大概說來，宣傳中毒的原則有三：（一）由於主義本身的矛盾，（二）由於當局運用之不適當與不忠實，（三）由於私人或黨派爲了本身一部分的利益來蒙蔽全體的視聽。

關於第一種，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和平主義——現在各國當局朝野身經歐戰之痛苦，因此力主和平。誰敢破壞和平，便是罪大惡極。主張和平當然反對侵略。但若有一國正式用武力侵略他國，而其餘愛好和平的國民，欲以和平手腕來制止侵略，試問有何用處？我們可以說，像他們這樣主張和平，等於鼓勵侵略。有了口頭爲善的僞君子，就有勇於作惡的眞小人，而這僞君子既要竊取全世界的美名，就不能不受一種刑罰，即在和平的盛氣之中，一國自己要充實國防也感到極大困難。美國舉德門在擴軍議案中沒有別的可說，只是用商人口吻來說：「費他數萬萬金元造大海軍，還是美國最合算的事」。由此可見美國愛和平宣傳的自己中毒之深，以致國防也鼓吹不起來。（二）國家主義——國家最高主義的起源，實發生於被侵略的國家。歐洲最懂得愛國的首推法國人。這是英法百年戰事下的種子，後來繼續在外患裏培養起來的。其次可推德國，這是拿破崙侵略的結果，經過一度歐戰，從新發芽。所以國家主義在被侵略國是一

貼對症的藥。但今日法西斯與納粹用了國家最高主義來實行他們野心無際的帝國主義，將來必受報應。須知他們既以國家最高自視，就無權否認他國的國家最高主義。在今日文化程度下，決不能使英俄捷法等國人民賣國，只許義大利德意志人人愛國。拿破崙初期的成功，英人世界帝國的創造，皆在自由（政治的與經濟的）美名之下。英人若實行了統制政策，帝國早已瓦解了，故用國家主義的手段，來達到帝國主義的目標，終必自斃。

關於第二種情形，須知宣傳要使人相信，必須名實相副，否則無論如何巧妙，依然以假作真。但自己沒有誠意，致為他人看穿，則不僅宣傳一敗塗地，更且失了信用威嚴。英國近數年來在國際聯盟的一再失敗，即是最顯明的事實。譬如英國對阿比西尼亞，我們乾脆可以批評他為不適當與不忠實。英國既無作戰之意志，當時就不該那樣虛張聲勢，當年各小國信以為真，竭力贊成經濟制裁。但今日牠們就痛恨經濟制裁這個名詞，因為牠們從事實的教訓，知道制裁徒使小國損失，而大國仍然輾轉大做其生意。英國在張伯倫內閣之下轉變方向，我們從英國國家地位着想，對於張伯倫誠表同情，但英國是個世界帝國，與其他以本國為單位的國家不同。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可以出爾反爾，但英國這種態度的反覆，對於牠世界帝國的信用與威嚴的損失，是不可勝計的。國聯這個工具，因此正式的壽終。

至於第三種，爲了少數人與黨派的利益，來欺蒙本國與危害世界的，眼前就有最明顯的例子，即日本陸軍。若欲求國民經濟問題的解決，日本就該向海洋上發展，但日本陸軍人數遠過海軍，青年將校人數多而位置少，沒有出路，就提倡所謂大陸政策，而外交煙幕更有所謂「防共」。我們可說世界上最大的欺騙，莫如今日所謂「防共協定」。日本前外相廣田原爲親俄派，而世界上首先承認蘇俄的恰是墨索里尼。最近又傳出俄國將派大使到柏林的消息，以實際利害而言，德國必有一日須與俄國親善。最近德國于威廉一

世逝世一週年的紀念文章中，皆將威廉一世臨終遺教，重敘一番，即囑其後嗣與俄國友好。原來俾斯麥的聯俄遺教，久已深入德人腦際，現在法西斯與納粹的高呼反共，實是欺哄資本主義的，非對俄國有何深仇。所以俄國大使在羅馬總是笑嘻嘻的當他的外交官。

此篇所舉不過幾件明顯的事實，讀者舉一反三，認清當前煙幕，看穿各國宣傳，則大之可爲國家，小之可爲人生，尋取一條正確不惑的途徑。

二十七年七月三日

從國際上觀察各國外交之風格

就廣義之國際言，則軍事爲其核心，其前哨線則外交也，其根據地則經濟也。即有此經濟組織，而後有此國防設備，有此國防設備，而後有此外交政策。三者如影之隨形，如水之就範。無論如何強國，三者一度脫節，即遭大禍。無論如何弱國，三者聯繫若佳，即能保持其光榮。故歐洲各國之外交，即依國防性質之不同，雖同是一弱肉強食，鬥心鈞角，而其風格則各有不同，今請分析言之。

(一)英 張伯倫雖號爲實際家，其實實際應付非英之所長也。英國之所長，在其遠略。舉例：如甲午之役，即定聯日制俄之策，一九〇四年即定包圍德國之策；歐戰一終，即警戒日本。即今日泰晤士報對中國抗戰好感的批評，蓋亦準備於數年以前，讀者亦曾憶及倫敦中國古代藝術展覽會一事乎？使一般人對中國發生興趣，而藝術欣賞讚美之詞，蓋已爲今日一般好感之結果矣。惟其舉一事，定一策，決於十年五年前也，故一到臨時，即能水到渠成，而他國莫之與抗也。

但長於遠略者，即短於實際應付，蓋自非先知，孰能舉未來之變而一一預定之？故每下一策，必留一餘地以應變，而形成一不澈底之局面。對義政策之招攻擊與譏笑，即其徵也。顧英人寧忍此辱也，何也？國防故也，只有前哨爲本隊犧牲，不能爲前哨而犧牲本隊。外交多少是面子問題，國防却是生命問題。爲面子而犧牲生命，英人不爲也。

英之國防要點何在耶？曰：英人不畏海戰，善於空戰，而獨畏陸戰。今若舉歐洲大陸國防線之長度比例，以例大英帝國，則舉三島之全人口以服兵役，猶苦不足，故由德日等國之陸軍參謀官眼光視之，不獨非洲大牙相錯之殖民地（注意），即新加坡，印度，澳洲，加拿大，真取之如捨芥耳。英人亦自知之，

故集中精力於戰略要點，而放棄其餘，而外交方策，亦本此戰略，而形成一特別風格，即所謂「吃小虧大便宜」，而處處退讓，正是其誓死力爭之表現也。世人以英之退讓，謂爲武力不足，此誤也；英人亦自言之，此僞也。英法合作，全世界之武力不足經其一蹴也。願一蹴以後而如何？諸君誌之，今日文化社會之世界，一國家可以因爲打勝仗而亡國，打了勝仗即可興國，此時代落伍之言也。吾人今試設想，縱使英法能聯俄挾美予德意以一擊，後則如何？英不能再強也，而俄美之勢必日大，則真正到帝國霸權之危機時代矣。英人肯自動促進此危機之早至耶？故「和平」兩字，德義爲口頭禪，在英人則生命問題也。由此可知張伯倫之政策，實爲英人多數之所贊成。故張伯倫演說曰：「英有三種時機，不惜一戰」；又曰：「惟其強也，所以求和」。而艾登之反對演說，則曰：「除非瘋人，願意在歐洲掀起戰爭！」蓋一則謂外交讓步，非畏難苟安；一則謂外交強硬，亦不致引起戰爭也。

(二) 德 善於海空戰而困於陸戰之英國外交風格即如此，與此針鋒相對者，則有以陸軍稱著之德國，則長於實際應付，而短於遠略是也。不論歐戰以前，威廉二世東占便宜，西得勢力，結果從兩面受敵，鬧成四方楚歌。革命之後希特勒亦是從德意志民族性格中發現出他的天才與缺點。

由萊茵進兵到合併奧國，外交上鬥爭了兩件大事，而不費一個大，事實的占了大便宜。雖是反對派也五體投地的恭維希特勒(一)準備之周到，(二)認識時機之正當，(三)運用工具之靈活，真正可謂實際應付之模範。而此(一)(二)(三)的三個條件，則正是軍人得勝之最大條件。有人說德國的外交含有軍事性，此軍事性非老粗橫衝直撞之謂，是沉着機動之謂。蓋今日世界之軍人，尤其是德國已經不是老粗，而是老細矣。機械之精密，計算之正確，處處是細針密縷，而不是一味蠻幹也。

但是長於實際應付者，同時即短於遠略。只貪目下便宜，不顧將來危險。最初高揚反共大旗，明明是

對俄不滿，所以對法再三聲言：「不侵犯西境」，「不想收回亞爾薩斯洛林」，並且爲之解釋曰：「犧牲百萬壯丁向法國取得一塊地，穀不上養活一百萬人口等等」，以安法國之心。但是結果爲當前利慾所誘惑，幫助義大利參加西班牙內戰，覬覦非洲殖民地（恐怕將來要從此出亂子），將歷年之親英政策取消，門得西方的英法坐立不安，而俄人反在旁觀微笑。現在捷克問題已經碰了釘子，義大利又與英國開始妥協，英王訪法之熱鬧，令人回想當年愛德華七世包圍政策之成功，則德人已走在小便宜大吃虧之外交路上，是明證也。如果方針不變，一定又鬧成歐戰前局面。但是我們却不能不原諒，因爲他的外交，是根據他們國防形勢而成的。如果威廉一世之遺言真是作了他的新方針，則歐洲形勢難說又要發生新變化。（英義協約簽字後，適逢威廉一世逝世紀念日，各報一律登載威廉臨終遺言，即「不可與俄國失和」；揣其意，殆一種威嚇英國之暗示。但爲時不久，蘇俄大使即堂皇而至柏林。）

（三）義 義之國防，海不能望英，陸不能敵法，故墨索里尼執政，首先注意空軍。彼能於舉世高唱和平之日，砭砭焉爲人所不爲，故能於短時間嶄然露頭角，此即「乘隙」戰術與「威嚇」作用之應用也。故其外交態度，以「善變」爲其特徵。爲阜姆問題攻擊兩斯拉夫如土狗，又今尊兩斯拉夫如上賓，一時三十萬大軍壓與境，以威嚇希特勒，一轉移間，自身即親赴柏林，而高唱所謂柏林羅馬陣線，歐洲第一個承認蘇俄，而一時又大叫反共，時與英國幾成不世之仇，而一月即成英義協定，所以如果將義之外交經過劃一路綫，正如一隊轟炸機，欲達一目標，他不敢一直線前進，而用曲折前進，或使敵人誤其防禦方向，而已得其從容到達。此種乘隙戰術，有時可以得奇效，然苦於不能持久。就此點言，則義之國防與外交，亦正與英相針對。蓋就武力言，海軍最有持久性，英國自戰勝西班牙以來，海軍之優越性，維持可以至百年二百年之久，然其成立也獨遲，一戰鬥艦之建造，費時三年，故臨時現湊，事實上爲不可能。至於德法

之陸軍，則五十年一度互爲雄長。至於空軍，則以技術進步之速，與材料消耗之鉅，故保持五年間之優勢國力，且爲不可能，今日之強，卽他年之弱，故外交態度亦不能不隨國防力之實況以爲軟硬之標準。義之善變，其殆以此乎？

(四)法 近五十年來，法於外交不若從前之煊赫，時時以隨從軟弱外交聞。嗟夫，此不煊赫之外交，真可謂賢明謹慎而適於國情者矣。蓋法人本性輕噪而好名譽，自拿破崙第三爲對內欲得民心之故，輕舉對普，而釀成一八七〇年之大辱，法人痛定思痛，於是有名記者深思戰敗之源在於外交，乃倡一私立政治學校，遂爲世界有名之外交學校。常凡爾賽和約簽字之日，各國外交家集中於此，而此學校之門徒實居多數，今艾登亦此校出身也。彼欲造一羣人民之頭腦，使拿破崙時代好大喜功之國民習慣，一變而爲沉着忍耐，此五十年之苦功，蓋真能舉自身之弱點而補救之（非若英德利用己長而擴充之），其爲事之難可知也。當笛木賽親英政策實行之日，舉埃及蘇彝士運河之權，拱手而讓諸英國，一部人攻之甚烈，藉非人民有頭腦者，則事敗矣。迄戰爭爆發，乃能得英助，以致大捷。事後觀之，似事屬當然，而不知當時實行負責者之苦心可念也。

蓋德國軍人之橫衝直撞，而至於細針密織，沉機觀變，此軍人教育之進步也。而法國軍人之進步，乃能由機動活潑而進步至於沉着應付，應退卽退却，不必顧慮羣衆之責難也。是失敗卽自認失敗，不必輿論以自衛也。此皆經五十年之嘔心瀝血之苦功而始能者也。

於是而不能不注意者，蓋法國人此種賢明之外交，沉着之軍事，實基於戰志堅決，民信確立之故，張伯倫謂「惟其強也，所以要和平」，此義蓋得之於法國也。

二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於漢口

爲國聯開會敬告英倫人士

國聯又開會耶？是儀式耶？是必要耶？

希特勒說：「國聯是一根稻草，中國人却想抓住這根稻草渡河」。〔見希氏演講〕法國記者說：「日內瓦碧綠的樹林裏面露出半截白石的宮殿，遠遠望去，辨不明白到底是和平之宮，抑和平之墓？但是一走近，才恍然大悟：這是一個華奢的病院。一進門，只聽見沉痛的叫喊，尤其是受了空襲的殘骸叫喊得格外慘痛（指中國與西班牙）。內中幾位醫生也曾撫摸一下，以示慰藉；但如果叫得厲害，就給他一針嗎啡針，不準他擾亂人家辦公。如果是連叫喊的資格也沒有的（指阿比西尼亞），就用科學的實驗方法，證明他已經死了。儀式的送去火葬，送葬人中間，只有一位哈理法克斯先生一隻眼睛裏掉了一點眼淚，而張伯倫先生却着急的說道：『本來好好的可以大家商量，如今一個一個的跑走了，這傢伙弄得半身不遂，叫我有何辦法！』」

惡意的詈罵也能，冷酷的諷刺也能，質直的責備也能，如今世界上打仗尚且要結團體，不敢單獨從事，何況要求和平，何況要世界和平？二十世紀的國家，不能不有團體生活，這是國聯的意義，所以不管各國代表在日內瓦幹些什麼？我們却十分對國聯的真意表示敬意與誠心。

我這敢鄭重聲明：這種誠心與敬意，不是在「一九一八」開始，而是在二十年前國聯倡始成立以來，繼續不斷的忠實表現過。因為我們對於世界和平雖則當時還不能明晰的拿出方法來，但是傳統的有一種世界大同的忠恕。「一九一八」以後，過度的信任國聯，就是因爲民衆有這一種朦朧的大同思想的緣故。在我心目中，覺得英倫人士之對於國聯，有一種特別的熱心與希望，其態度却與我們的傳統思想相似。

爲國聯開會敬告英倫人士

。尤使我動心的，這種態度都是純潔的，高尚的，沒有一時利用的野心，也沒有片商利害的計算，所以我對於這一回國聯開會，不向別人說廢話，而對於英倫人士要下一個忠告。

如其從單純的國家立場上說，則我們要用十二萬分的誠意感謝英國。國與國的友誼進步到現在如此地位，現在無可再增加了。在五年來經濟建設的基礎，七七緊張時代以及此後外交上的忠告與指導，尤其使我感動七七以來泰晤士報的報道與態度，代表英倫有力的多數人士一絲不變的予中國抗戰以最大的精神援助和鼓勵，我們不敢視顏再專求英國幫忙。因為如果再有過分的要求，不是國民的志行薄弱，即是民族的貪得無饜。在這種心理下，就算借得到錢，就算打了勝仗，於我國民民族精神是有損無益的，所以我們領袖總是主張經濟上的自力更生，軍事上的獨立抗戰。

不過現在我要提出兩點請英倫人士注意：

第一、是英國的特殊地位。英國不是歐洲一個單純國家，而是現在二十世紀的一個唯一的世界帝國，所以我以為英倫人士，應顧慮到自己兩種任務；第一是國家的義務，第二是世界帝國的義務。現在世界上無論在某一小地方出一件事故，沒有不與英國有關係的。別國可以把世界忘記，英國不能把世界一時一刻離開。換言之，世界的事情，就是英國的事情。我不說英倫應當拋了國家來管世界；但我以為英倫對於世界問題，不能將傳統的單純的國家觀念應用。

第二、是日本的特殊情形，雖則大陸主義現在在日本瘋狂跳梁着，但是南進政策在日本有腦力的人還以為合理。國際間真的戰鬥，不是武力，而是經濟，窮乏的日本不尋經濟出路，是沒有辦法的。這種事實，在研究遠東最深刻的英倫人士，當然知道，不用細說。我只舉出一點，就是現任外交大臣的宇垣將軍，雖則倫敦報上說他同荒木從來沒有做過反英運動，但要知道華府倫敦會議之後，日本傾全國國力來擴充海軍

，他却在陸軍部能呼應着裁減陸軍，他的特色就是在陸軍軍人的地位而支持着南進政策。爲此之故，連總理大臣都犧牲了。德國里賓特羅甫說：「日本不可再弱」。而德國現時的東方外交，海軍部首腦主張最多，這是彰明較著的事實。

如果英倫人士顧慮到這兩點，那麼，中國現在的抗戰也有兩種意義：一種是單純的國家的意義。（民族爭自由獨立的意義。在這種地位，我們只能希望來幾位詩人，如同拜倫一樣的，就心滿意足，縱使沒有拜倫，我們對於英倫還十二萬分感謝。）可是從世界帝國的環境上看，即是從世界的意義上看，我要請英倫人士替我們判斷一下。

莫說張鼓峯事件蘇聯幫了我們忙，我們不敢望蘇聯幫忙；因爲我們自己先要問，我們到底能幫人家多少忙，我才敢望人家一樣的幫我。現代世界不能互助，專是希望人家是不可能，是不應當。我們自己很慚愧。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我們在吉林，黑龍江，沒有盡力的抵抗。如果在那時，我們或許可以向蘇聯說：東三省北部的抵抗是替海參崴西伯利亞做個哨戰；可是，現在是在揚子江線上拚命，縱使打勝仗也掩護不了朝鮮海峽對於海參崴，黑河、滿洲里及西伯利亞之威脅，所以我們不敢希望蘇聯幫多大的忙。

反之，在世界帝國的立場看，那麼在黃河以北是哨兵戰，在揚子江沿線是正式的衝鋒戰。我們不敢自誇，說目下的抗戰是替英國掩護着香港，新嘉坡，印度，不過在小學校的地理教科書上，如果畫一條日本防共政策的動態綫，而這條綫的方向針，都沒有向北指着，而一步步的向西南方下來。這究竟表示着何種意義？富有常識的紳士先生們，我大膽的說：我們這一次抗戰認爲是在替英國世界帝國擋着最前線，同時是在替國聯的和平政策守着最後的堡壘。

至少限度，我以軍人資格斷定地理上的形勢，迫着我們，替蘇聯盡力的機會少，替大英世界帝國盡力

的機會多。

張伯倫先生說：「英國有三種場合，不惜一戰：——第一、如果有人侵犯英國的領土及殖民地。第二、爲履行對於同盟國條約起見。第三、二者以外，如果「英國認爲」必須一戰才能解決，那也義不容辭。實際家的張先生，當然不是說空話，憑理想，「或許」等名詞用不着，我不知道現在遠東戰事，「英國認爲」如何？

艾登先生說：「除非瘋子會主戰」。我也不是瘋子，不過要問，這一回的集體安全——到底怎樣保證？

二十七年九月五日於漢口

歐局與英國外交——和不忘戰——二百年來有 孤立之外交——無孤立的作戰

我對於英國外交。不敢判斷，不願批評，我唯有誠意的贊嘆與虛心的則效而已。

何謂不敢判斷？昔歐戰開始前，德國駐英大使歸國，威廉二世詢之曰：「萬一歐戰發生，究竟英國態度如何？」大使答曰：「我不知道」。事後英人某閣員聞之，乃太息曰：「此真能知英國者也。匪獨德大使不能知，即我自身亦不知也！」夫以英閣員之自身，以德大使之名流，竭忠盡智以求知而至於不可知，則吾儕即沉思熟考，尙且自費腦筋，何況輕率譏黃，豈非開口就誤？故曰不敢判斷。

何謂不願批評？如果一篇鼓勵的文章，而張伯倫能寓目而爲之一笑也。如果一篇刺激文章，而英倫政客能廣播而爲之一怒也。則批評始有價值，然而以美之富，法之強，俄之巧，義之滑，德之蠻，衆說紛紜，曾不能動其政策之分毫，乃泰然獨行其所是；而我們以自己的主觀利害來攻擊他批評他——世界帝國的根本政策，不獨隔靴搔癢，而且自傷雅道，反到喪失了我們自尊的地位，故曰不願批評。

所以我對於英國外交，只有贊嘆，只有則效，何以故，曰英之外交，乃和不忘戰故，是孫子所謂「以全爭於天下者也」。豈獨外交，抑亦兵略之最精者已。

外交政策雖不可知，然有一事焉，爲世界所共知者，則英國唯不戰而後能勝是也。故張伯倫之和平——不戰政策爲英國之最上政策，無可疑者。然英既以不戰爲勝，則反英者，必以「戰」爲勝，此中消息盈

虛，勢力之孰強孰弱，有非可以數字計算者，此所以英法和平之志雖堅，而歐局終至於危險也，然英之外交乃更對此而有所備！

吾今試作一假想，歐戰而起也，民主國家而果佔勝利也，後之論史者，對於張伯倫兩度之肉袒牽羊，此非所謂「其君（相）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者耶？捷克再三讓步，猶以為未足，乃至於英法不與聞捷事以威脅捷克政府，此非所謂「怒我而意寇」者耶？當年歐戰發動，八月三十日英外相葛雷態度曖昧，後人責之，以為如果葛雷之態度鮮明，德人必不敢動，是則歐戰可免；而德人竟視葛雷之態度為誘引德人自投羅網。然則今日張伯倫之態度，何耶？非何耶？羅網耶？非羅網耶？

方英之公言助法也，鑒於當年葛雷之態度曖昧，以為惟此可以阻止德之野心也。且以此聳動美國，而羅斯福亦不惜遙為聲援，此誠所謂深密握固，無懈或擊者矣，然不久而有勳捷讓步之舉，不久而又任錫曼之調停，最後乃有英法聯合強迫捷克割地之舉。及張伯倫兩度紆尊，而路透電乃正式謂「希脫勒第二次談話之要求與第一次不同，故張氏慮第三次之十月一日更有進步也，要求以書面答覆。」以路透訪員對於外國元首，下懷疑人格之批評，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於是德人侵略之罪，無鑿之求，乃鐵案如山，萬牛莫挽矣。

孰有敢疑英人之故意挑戰者乎？吾人果有一百二十分承認英之誠意和平也，惟誠意過度，則旁觀者不知內幕，乃更疑其作偽，然吾敢斷言英人決不作偽，惟聽英人之言而誤會之，則足下自己上自己的當，非英人之有意騙人也。今試舉捷克事件，最近三月來之經過一言之：

希脫勒有視察局勢利用機會之天才，然機會非可以隨時得之也，必以「待」。故德自合併奧國以後，未敢直接公言對捷克有所措置，蘇台黨與捷克政府之交關，此捷之內部事也，國社黨雖有煽動之嫌，然德

國對於國際間實可不負責任。彼正以少數民族問題揮動匈牙利波蘭，使捷克處以四面楚歌之地。然後再待機而發，其在五六月之間，希氏取緩進政策，而英王訪法，英美商約且成，而和平陣線光芒一時萬丈，吾人雖未敢必其完全成功，然戰禍之不至於一觸即發，蓋昭昭然也。

乃未幾，而有希氏特派魏特曼赴英之舉（自投羅網）。魏特曼究對張伯倫表示何種意見，吾儕不得而知之，然必有以促進英德之交可知也。嗣後而有任錫曼赴捷之舉，嗣後又有法空軍部長訪問德國之舉，而墨索里尼又揚言地中海某島之不撤兵。以吾輩眼觀之，歐洲人商量捷克問題，殆等於蒙古人之賣馬，口所說者，百五十元，手所約者，十元二十元。捷克問題，口所唱也，而其間不發表之謎究何在？我儕竟不得而知之，空軍協定耶？殖民問題耶？乃至於四國會談東方和平耶？凡此皆非吾輩所能知，而世有耳共聞者，則捷克問題耳。

捷克者，何物耶？誠如張伯倫所謂「遠方不知誰何之小一國耳」。然則吹皺一池春水，干卿甚事？歐洲諸問題中最與英有直接利害關係者莫如殖民地問題，吾聞阿比西尼亞境內已埋伏SS黨數千人，汽車數百輛，將官數人，一旦發動，即可直衝英領通過之而佔領當年之舊殖民地，果如是也，則英德宣戰耳，與法無與，與俄亦風馬牛。其次與英有密切關係者莫如西班牙，使弗朗哥佔領地中海之一邊，而與義大利相通，則英國地中海上通道處處受威脅，而法尤不可以終日安，果為西班牙問題宣戰，則正式的是英法對德義，蘇聯無義務，而日可脅英，美不過遙望，此皆不能以全爭於天下者也。嗚呼！這遠方不知誰何之一小國——捷克——問題，惟此問題，乃得其全，何也？俄國對捷有條約義務也；小協商國對捷有條約義務也；法國對捷有條約義務也。故因捷克問題，而牽動歐戰，俄助之，法助之，南斯拉夫助之，羅馬尼亞助之，豈惟有條約義務者助之，張伯倫所謂「自由之國民，不能生活在某一國武力統制之下」，則舉全世界

之血性男女，皆當執戈以從義俠勇敢的人類爭光榮之盎格魯撒克遜人種之後，而爲之效死！嗚呼偉哉！張伯倫乃教我以「以全爭於天下」之祕訣也！嗚呼！我國民誌之，英國三百年有孤立外交，而從未聞有孤立的作戰！

我要再拜稽首張伯倫投門生帖子，但此門生如何做法？第一，就是不學英文話，因爲懂了英文，就容易忘記英國人言外之意，容易誤會，容易自投羅網。第二，還要熟讀左傳，國策，孫子，韓非，因爲懂了孫子，懂了左邱明就會懂張伯倫！嗚呼！安得曾（紀澤）郭（嵩燾）復生，而爲我之學友也！

（二十年九月三十日）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緒言——一、幾個自然條件——二、幾段歷史事跡——三、明治大帝——四、歐戰——五、固有的裂痕——六、軍人思想的變遷——七、政治——八、財政經濟——九、外交——一〇、精神上的弱點——一、黃金時代過去——一二、結論，物與人——這本書的故事。

緒言

世界上沒有像我那樣同情於日本人的！

一羣偉大的戲角，正在那裏表演一場比Hamlet更悲的悲劇；在旁觀者那得不替這悲劇的主人翁，下一點同情之淚呢。

古代的悲劇，是不可知的命運所註定的；現代的悲劇，是主人公性格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這個大悲劇，却是兩者兼而有之。

日本陸軍的強，是世界少有的，海軍的強，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兩個強，加在一起，却等於弱；這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說是性格的反映。

孔子作易終於「未濟」，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種中國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稱東方主人翁？

如今我像哥德批評Hamlet一般，來考察目前這個悲劇的來原。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一 幾個自然條件

1. 情熟的人種 從日本人的習慣，諸如洗澡，衣服，飲食，居住來着。日本人種無疑地是從南方移去的。其間當然也有一部份從北方——中國山東與高麗的移民，但這並不是主流。所以北方的風俗，在日本是看不見的。事實上，北方苦寒的生活，非日本人所能接受。北海道爲日本國國土，經過五十年的開拓。中國的東三省——滿洲二十年前，日本就想移民，五年來他可以自由移民。但統計數字的雄辯，確實告訴我們，日本這種移民企圖已經怎樣的失敗。日本人怎樣的不願到北方去！

2. 地理上的影響 這種南方情熟的人種，又受了地理上的影響。日本的氣候風景 真可以自豪爲世界樂土。但牠缺少了國民教育上的兩種材料。日本自以爲是東方的英國，但牠缺少了倫敦的霧。（註一）日本人要實行他的大陸政策，但他缺少了中國的黃河長江。（註二）明媚的風景——外界環境輪廓的明淨美麗，刺激了這個情熟人種的眼光，時時向外界注意。缺少了內省的能力，同時因爲時要注意，却從繁雜的環境中找不到一個重點。短急清淺的水流，又誘導他成了性急的，矯激的，容易入於悲觀的性格。地震，火山噴火，這些不可知的自然變動，也給予日本人一種陰影。

3. 魚：許多日本宣傳家的統計，常常侈言他人口如何激增，國土如何渺小。據說近衛見了霍斯上校後，霍斯就做了重行分配殖民地的文章。但他們的說明書上，却隱藏了一件本國唯一的寶貝，——即無限止的海上生活資源——魚。（他們內爲國民生存上必要而發展出來的無限制的漁艇制海權

。真可以代表現代的侵略政策，我們倒可以承認他正當的權利。）但是這個魚，又給日本民族性格上一種影響。日本古代拿鯉魚來比武士。因為只有鯉魚受了刀傷乃至臨死也不會動。恐怕切腹這個風俗，與吃魚有關係吧。因為魚非新鮮不可口，日本人吃魚便要將魚活活的宰死了吃，纔有風味。日本人不曉得中國孟子所說『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與『君子遠庖廚』的意義。所以他們的殘忍性，還保有島人吃人肉的遺傳。

4. 酒：世界各國的酒都是越陳越好，白蘭地一百年，紹興酒五十年，但日本的酒却是要新鮮，越新越好。而大量飲酒在日本人却認為豪傑的象徵。尤其陸海軍將領，對於酒，都是經過長期奮鬥而升級。所謂『死且不懼，酒矣足辭』。

5. 音樂：假如你在月明之夜聽日本人的笛——尺八。假如你在黃昏時分，聽日本農夫的民謠。假如你在燈紅酒綠中聽他們的三味線。你總能得到高亢激烈，與長聲哀怨的音色。外國人要學他，一定呼吸會轉不過來。在中國琴絃，因為過高而斷，是個不祥之兆。假如拿中國的琴來和日本的——三味線琴絃一定會斷。

6. 花：「花是櫻花，人是武士」！多麼美呵！但他的意義却是印度悲觀主義的『無常』。因為櫻花當牠最美的時候，正是立刻就要凋謝的象徵。好像武士當牠最榮譽的時候，就是他效命疆場的一剎那間。（勇敢是可讚美的，但太悲觀了啊）。

所以日本人在製造文字時代，節取中國文字，來做他的字母，就有了一首詩。
開首是『色香俱散』，結束是『人事無常』。
直譯的意義是：

「色與香都是要散的呵」！……「我們的人生誰能維持永久呢」？

註（一）霧鍛鍊了英人體格之強健與眼光之正確。

註（二）黃河長江養成中國人特有的氣度。

一一 幾段歷史事蹟

1. 文字的創造 當中國固有文化正發達的時代——像秦漢時代——就有許多傳說；可徵爲與日本有交通。但當時日本尙不能接受文化，直到孔子降生一千年以後，隋唐時代即印度文化東輸，佛教在中國正是極盛的時代；才有大多數的日本人留學中國，所以印度文化與中國哲學混合輸入日本。創造日本文字的，是一個有名的和尚，在中國受了精深的佛典教育。那時候如同水入空谷一般。幾個佛教大師，把他們的理論，風靡了全國。上逮皇室，下迄國民。

2. 武士道與大和魂 中國哲學到德川統一之後才被提倡而盛行。那時日本人所自豪的武士階級，已入於停頓時期。所以要知道武士道的源起，不能不對於佛教思想的輸入加以特別注意。假如從表面上看，武士道與歐洲中古時代的騎士，無大區別。他的美德，是忠實勇敢，同情，樸儉，守禮節，——只有一件即對於女性觀念與騎士不同，不是尊重，而是蹂躪。——但是日本人以爲除此以外他另有歐洲人所沒有的「內在的精神」所謂「大和魂」這個東西。

這個大和魂，不僅外國人不能捉摸，就是日本人也不能說明。據我看來，Litz論美學會說到忘我的境界，這種容易導入於忘我境界的性格，恐怕就是大和魂的真諦。而這一刹那間的異常境遇，是從佛教禪宗所謂「悟」所謂「空」而來的，但其中有厭世悲觀的色彩。

3. 武士的不道 武士的長處，就是所謂「道」。但他的背面有一個陰影。按日本面積很小，在武士時代又分做幾百個小國。彼此毗連鄰近。牠的首領隨時有被襲擊的可能。他對四面八方不能不十二分警戒。所以偵探術就特別的巧妙。幾百年來養成了一種間諜的天才。日本的高級社會，常常不自覺的喜用詐術，就是那時候養成的。其中兩個最有名的英雄。一是豐臣秀吉，一是德川家康，日本國民給他們的綽號，前者叫做「沐猴而冠」。後者叫做「老狐狸」。日本人最喜歡讀這個時代的演義。在我看來，那些正是別有風味的偵探小說。

4. 西鄉隆盛 真正夠得上做日本精神美德的代表者有一個人。就是西鄉隆盛。但他模範地做了悲劇主角，因為他不失敗於他所反對的敵人，却失敗於他所愛護的學生。日本有許多愛國者，究竟是否國家的幸福，不能不請命運之神來判斷了。

5. 兩個真正的日本指導者 真正從日本民族的發展看來，有兩個指導者，是值得尊敬的。一是從前的聖德太子。他奠定了日本的第一期文化，接受了佛教與中國哲學。一是現代的明治大帝，他創了日本的第二期文化，接受了歐洲的科學文明。

三 明治大帝

1. 本章的意義 明治大帝是值得另立一章的，因為這個巨大的強國，乃是她一個人苦心的成就。我特別要提出「苦心」兩個字，因為一只船航行海上，最重要的是把舵者。有時要向左，有時要向右，一不小心，就會出亂子；未來等於一層濃霧，國家所走的路，又沒有詳細的海圖可循。其間既要天才，又要經驗，最重要的更是強固的意志力，和謙抑的考慮。當明治大帝逝世的第一日，倫

敦泰晤士報（世界民族中懂得日本的首推英國）有一篇哀悼的文章，說日本國運自從這位大帝的經營以後，恐怕已經到了富士山頂。我們以後希望不向下坡走！

2. 初期的苦痛——不對外即起內亂 性急的日本人，當他取消封建，統一行政，不到五年的光陰，就要向外發展；所謂征韓。主張這個政策的人，是唯一的軍人領袖，唯一的勤王元勳——西鄉隆盛。政府議決了征韓，但是中途變卦。結果發生內亂，這在日本人或許認為很不幸的，但大帝決心，寧忍內亂的痛苦，不願早開邊釁。

3. 民權與憲法 明治初年的政權爲南方長薩，土肥所獨占，長州薩摩爲主，土佐，肥前副之西南革命——西鄉隆盛所領導——失敗以後，所謂民間志士，以土肥爲中心，集中於提倡民權。政府雖一時下令壓迫，然而大帝決心，實行立憲，藉議會使國民與聞國政，排斥當時絕對的天皇神權論。

4. 對俄與對英 明治最信任的政治家伊藤，他是創造政友會的政黨首領，他不主張與俄國開釁，所以一九〇一年他旅行俄國時想與俄國得一妥協。伊藤的反對派——山縣軍人派——則主張對俄作戰，兩派爭持劇烈，經明治最後的決定，訂了英日同盟，伊藤的親信亦所不願。

5. 忍辱講和 中日戰爭後的三國干涉，日俄戰爭後的無賠償講和，都是大多數愛國者所激烈反對的。然而大帝兩次戰勝，却取謙抑態度，很鎮定的給予肯深思熟慮的負責政治家，一個最大支持，並由英日同盟，而進展到日法協商日俄協定。

總之，事後看來好像日本的進展發達是很容易的。其實當時不斷的内爭——內政整理與對外發展，民權與王權，南進與北進，文治派與武力派，國粹派與洋化派，——如同一條大路一時向左，一時向右。而明治大帝却能用他堅定的意志，聰明的先見，將方向把定。在歷史的事實上，日本

人所講皇室中心，只有這個時期是正確的。

四 歐戰

1. 緒言 美國軍艦的砲；驚醒了東方一個新興國家。歐洲人的錢；又把這個新興國家引入了內在多煩悶外界多誘惑的新悲觀世界。

2. 明治大帝的餘澤 大帝的意志雖然堅強，但喜歡採取臣下的意見。每逢國家大事，他總要召集所有信親的人，商量一番。這個商量，成了慣例。一般人就稱之爲元老會議。但法律上並無明文規定，完全是出於大帝的自動意志。大帝逝世後元老會議做了政治領導的中心。但是第一次就遇見了一個不幸。當時在伊藤指導下的文治派，因爲伊藤被刺而西園寺爲領袖。在山縣指導下的軍人派則以桂太郎爲領袖。桂太郎因爲要聯俄之故到了聖彼得堡，又因天皇病重匆匆返國，半途就遇見山縣的特使，報告要請他做新天皇的輔弼大臣，專管天皇的起居教育等等，不入政治。但入宮不到二月，西園寺內閣就因爲不能擴充陸軍而失敗，又出來組閣。於是文治派政黨領袖就舉行護憲大運動，而日俄戰爭時代負重望大告成功的桂太郎公爵，從此失敗而死。軍人與政黨就結了一種仇恨。最大多數的政友會，近十年不得政權。從此以後直到現在，近衛組閣還是要經元老的推薦，但是二十年間元老一個個凋謝，只剩現已九十餘歲的西園寺。

3. 歐戰給予日本的第一影響就是煩悶 這是歐洲人自己也不能體會。近世工業資本主義的發達，最快需時五十年。但日本却像暴風一般，五年以內突然的生長。無數的黃金，從歐洲輸入進來，煙囪急速度的增加，到五倍十倍。假如我們要形容他的情狀，至少可以做十幾本書。現在只舉一個例吧。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西京有一位很窮苦的博士名叫河上（注意日本法律規定長子有承襲財產權，次子多嘗獨立生活，所以博士多是次子，或是窮苦出身的，富家長子都要管理家務無暇求學）他著了一本書，名叫「貧乏物語」說明無產階級的由來與痛苦。三年以來，這本書銷行了幾百萬。以他著述的收入，竟變成一個財產家。他的書受民衆如此的歡迎他個人却常遭警察的注意。後來效法他的人很多，就有所謂社會主義的發財者出現。而這位可憐的天良未泯的老教授結果因為用他賣書的錢，來接濟了共產黨，被判爲有罪，入了牢獄。至於許多社會主義的發財者，却利用了打倒政黨——財閥的名義，做了軍閥的走狗。這種矛盾，歐洲社會看不見。

4. 歐戰給予日本的第二影響就是誘惑 一九一五年派了親王到俄國，用百五十萬枝步槍，及許多作戰資源，才得到內外蒙互相承認的協定。後來俄國革命了，德國屈服了，英國疲敝了，日本可以自由進展到西比利亞。英國的印度洋要仗日本海軍保守。日本又攫取了青島，可向中國北方南方自由活動。整個的亞細亞是他的了。所怕的只是美國，不過太平洋太大了，美國要到東方非經過四千哩的行程，且非經過日本羣島的關門不可。歐美有錢，日本也有錢，歐美人有機器，日本人也有機器，所以稱雄世界的誘惑，就日見其不可抵禦了。

5. 整個的民族動搖了 在歷史上看來無論那一個民族那一個時代，從沒有像日本在歐戰時代的激急變遷。一個原來缺少內省能力缺少臨時應用能力的急性的民族。一方遭遇了社會的莫大的矛盾（不安與煩悶）一方當着千載難逢的機會。（誘惑與希望）這一隻漁船，遇到了颶風，一高高到天上，可以征服亞洲，即可以征服世界——西方自殺的文明殞落了——一低又低到了地獄。貧富不均，生活困難，革命共產。虛無主義，暗殺手段。不僅把舵的失却了羅盤針，全民族也就墜入了一種瘋狂狀態。

爭！革命！

五、固有的裂痕

1. 敘言 在煩悶與誘惑的大浪中我們要研究他政治的固有形態。假如自己組織堅實，指導者自能渡過難關，漸漸得到風平浪靜；但日本原來的政治組織已有兩個裂痕。

2. 第一是政治家與軍事家在政治上的對立 日本自組織責任內閣以來，陸海軍人出而組織內閣者有十人。而政治家也只有十人。且其中政治家有標記的兩人，還是代理。試將這二十人的系統開列如下：

政友會組閣者 伊藤——西園寺——原（高橋）——田中（軍人與政黨合流）——犬養
政治家——民政黨組閣者 大隈——加藤——若槻——濱口——宇垣（軍人與政黨合流）未成

超然派組閣者 廣田——近衛

軍人
陸軍組閣者 山縣——桂——寺內——田中——林
海軍組閣者 山本——加藤友三郎——齋藤——岡田

在內閣組織法制定的時候，確定了陸海軍大臣必須從現役將官中任命的原則。在當時原是消極的防止民權論自由主義侵入軍隊中間，以致軍人的思想不健全。但是這個條例，後來竟使軍人得以操縱內閣。因為陸軍大臣倘因意見辭職，內閣總理就沒法找第二個軍人代理他，軍人操縱政治，成了日本政治的傳統習慣。歐戰以前只是幾個最高級的軍人留心政治，歐戰以後就影響到了下級軍官。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3. 第二是海軍與陸軍在財政上的對立。各部爭取預算，本是普通習慣，但世界上無論何國，無論何時代國防上或海或陸終有些偏重。但試查日本五十年來的預算假如陸軍預算一萬萬，海軍預算決不會在九千萬以下。當華盛頓海軍會議時代，俄國革命，中國內亂，就日本國防上說陸軍預算大可縮減。但因爲海軍要造補助艦隊，陸軍也須同一比例增進。民政黨財閥內閣時代的陸軍大臣宇垣，曾經一度縮減陸軍人數的定額。而將剩餘款項添補新兵器（預算不因而減少）結果招了陸軍切齒的怨恨。所以海軍既想學英美從第三位要到第一位，不僅封鎖亞洲海岸還要超過太平洋。陸軍又要做德法保持他世界唯一的榮譽，實行他的大陸政策。濱海省中國印度非列賓都是他的目標。假如兩者一些偏袒，就被對方指爲賣國賊！

六、軍人思想之變遷

1. 生活經驗 當一九一八年左右一個電車司機每月可得五十元薪水，每年有三次賞金，每次大約五十乃至百元。一位少尉的俸給，不通四十餘元，還要扣除種種衣服交際費用。而許多暴發戶一席小小宴會，可以化到千元以上。旅館酒資，可以隨便五百元一給。軍官學校招考學生，從前應試者每超過定額一倍有餘，至此乃不足額數。有一位軍官學校的教育長真崎他先前抱着舊式的忠君愛國思想，來教導學生，却感覺得學生的風氣信仰，與昔日完全不同。他們對於社會財富的不平，已起一種激烈的反抗。使真崎不禁想到當年未開國時代樸實的黃金世界。同時田中陸軍大臣時因爲大戰後官長須與社會多方面接近，所以陸軍大學添了社會學的功課。馬克思資本論也做了日本青年官長的參考書。

2. 新兵器 日俄戰爭時代的青年官長除了五響毛瑟七五野砲以外沒有用過別種武器。每分鐘六百發的機

關槍，戰時只有騎兵纔有。這一羣青年官長，現在多到了上中級將官職位。歐戰以後，新兵器逐漸發展，但種類既繁，除了專門研究者以外，高級官長不能一一的研究。所以新式有效的武器使用法，下級官明白，上級官倒糊塗，所以石原在大佐時代，說道「現在將官沒有人懂得戰術。」這在精神軍紀上就發生了不良影響。

3. 傳統的習慣與教育 陸軍創造者山縣既是元老，又是軍人，又是政治家，他時時汲引軍人的後進來做他的繼承者，於是有桂——寺內——田中——宇垣這輩軍人政治家，而陸軍大臣可以不經總理直接上奏天皇，又在政治裏立了一個軍閥不敗的基礎。青年軍人以先輩為模範者，當然喜談政治。但他們的根本教育却是德國式的嚴格的階級教育，對於社會少所接觸——有一羣野心家企圖利用三百萬在鄉軍人做政治活動的基礎結果失敗——可是從田中當陸軍大臣時，主張開放教育以還，譬如一個年輕的鄉下人猝然到了都市一般。件件都是新奇。種種可以誘惑。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

4. 爆發的原動 陸軍在徵兵制之下所徵集的大多數國民多為農民，而近代日本農民的困苦不是熟讀資本論者所能想像。在都市生活中看見十幾個鐘點的勞動者，就對他同情，但這個被同情者，還是日本農民認為可羨慕的。這種農民的痛苦也非政黨中人所能瞭解。（民政黨的選舉基礎在都市政友會的選舉基礎在地方但他的目的在將地方事業化）倒是，由新兵而轉入於青年官長的意識中，以一九三一年間的中級官長而言，正是直接從大戰後思想動搖的過程中過來的。當時軍官靴上帶着馬刺去坐電車，有人就譏笑他「坐電車何必帶馬刺。」諸如此類的事情，使日本軍人深深受了社會的侮辱。所以對於財閥，對於政黨，就發生了一種不可解的仇恨。就動機來說，指日本軍人是侵略主義者有一半是冤枉的。他們希望的是內政改革。並不一定是對外侵略。不過財閥外交家所主張的和平通商，他們却

是反對罷了。凡知道日本內情的人，就知道滿洲事變前日本就有兩度的武力改革運動。名爲十月事件，與三月事件。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滿洲事變後七日）所發的關東軍，軍官秘密通告中間有「以決死態度輔佐長官」之語。（即要挾與威脅之意）用的却是支部名義，無疑的這個秘密結社的本部，是在東京。二十八日參謀總長退職，（這尙有許多傳說現不錄）用真崎爲參謀次長，而戴皇族國總長。所爲日本軍人先是煩悶，後乃誘惑，但幾度煩悶的解決法多是失敗了。

5. 許多煽動家 歐戰以後軍事上的專門學問已經足夠年青官長一生研究。陸軍大學的社會學，經濟學，當然不過一個大概。而天生性急的日本青年官長，正當煩悶時候，當然只求轉變少所判斷。這時候，就出了無數的煽動家。按日本政治史上遺傳下來的一種產物，即所謂浪人。——沒有一定職業，而有時可與政治要人發生直接關係——最不可解的，是有一位浪人，名叫北。主張天皇下戒嚴令，同時停止憲法三年，却又要召集五十位輔弼大臣。沒收一切財閥財產，而私有財產又可以百萬元爲度。並以在鄉軍人三百萬名組織政黨。這種兒戲的革命辦法，竟爲日本青年軍官，奉爲神聖教典。可是這位假英雄，住了人家巨大華奢的住宅，而當五月五日東京暴動時，青年軍人在偕行社——即官長俱樂部——召集會議，他却避開不敢出面。到二月十六事件發生後，他還打電話鼓勵暴動的軍人，叫他們不服從勸告。這人現在處刑了。這類煽動家各走各路。正式團結不起來。軍人受煽動而表現出來的事實第一次想在議會中投炸彈，藉此實行戒嚴，解散議會，——這是一個高級軍官所計劃的——結果被警察發覺。第二次是假造高貴人的命令，令近衛第一師團出動，——這是下級軍官計劃的，——結果被長官所發覺。第三次是青年候補生刺殺總理犬養，襲擊警察局。第四次是近衛師團並第一師團的第三聯隊暴動，佔領了東京中心的一區。刺殺齋藤，高橋，即所謂二月二十六日的暴動。所以日本軍官的思想遠不是日俄戰爭時代那樣單

繩了。

七、政治

1. 敝言 最不痛快的，莫如我現在寫這一章，因為除了「陰謀」「煽動」「賄賂」「威嚇」以外，我不知道政治運動中還有何種方法。我不願將日本這種一般的惡性的政治內幕，揭露出來。不過在上述的幾種情形以外，日本政治史上還有兩件事，是日本所獨有而值得記述的。

2. 日本政治家的不幸 日本有力量的政治家，若非遭意外的不幸，便是被人暗殺。這是開國以來不斷的事實，維新動亂時代姑且不提，政府安定以後，第一個政治元勳西鄉隆盛以暴動起兵而自殺於戰場。（這時先後許多勤王志士被殺者不少，）而政府方面成功的大久保又被認為國賊而遭暗殺。大隈既以外交問題遇了炸彈。伊藤又在哈爾濱遇刺而死。這四位是日本極盛的明治大帝時代最重要的人物，大家諒都知道。再如政友會日本最大政黨，而首領幾乎個個橫死。星亨為首，繼之者為原。原是政黨政治極盛時代日本人豔稱的平民宰相，竟被刺死於車站。田中以陸軍大將為黨魁，出組內閣，下野不久，一夜間猝死。是否自殺，迄成疑問。民間出身，一時奉為憲政之神的犬養，苦鬥了六十年，當了首領，做了總理，就被士官生擊死於首相官邸。身隸政黨但常取超然態度的財界元老高橋，以七十八歲的高齡亦被軍人擊死。六十年來政友會首領，只有西園寺可望善終，然而最近也經過了幾次危險。至於對立的民政黨，出任國務總理的濱口財政大臣井上和財閥元老團乃至超然的海軍大將齋藤都同犬養一般的運命。此外倖免的如岡田海軍上將，鈴木侍從武官長，牧野宮內大臣，也受了相當的驚嚇。再如次級的有力人物如軍務局長永田中國公使佐分利也遭了知名不知名的暗殺。這種瘋狂的事實，影響到當時俄國皇太子尼古拉中

國欽差大臣李鴻章，直到現正，還有送短刀給艾登的。所以日本政治家可以說天天在火山上跳舞。

3. 內閣的後台 負政治責任的當然是內閣。但日本內閣背後總有一羣人在那裏操縱着。內閣的生死，可以完全決定在這羣人手裏，而這羣人既不是專制時代的皇帝那樣獨裁。又不像民主國家的民衆及其代表的操議會那樣多數取決。明治大帝死後可以分做三個時期，第一是元老操縱時期，第二是樞密院與貴族院縱時期，第三是青年軍人操縱時期，（滿洲事變以後）自有議會以來，因衆議院多數反對而辭職的，只有兩次。在野黨欲推翻政府，不在對於大衆演說而在祕密內閣的後台接洽，這中間就容留了一種人物，名叫浪人。當伊藤公開組織政黨時代山縣就竭力反對，而對抗的方法，一面是收買議員，一面就是蓄養浪人，而遺後世以無數惡例。如今幾件最大的事變爲例。西園寺（大正元年）桂 山本（首次組閣）以上三個內閣皆被元老山縣有朋操縱而倒山本（二次組閣）若槻 田中——以上幾個內閣皆被貴族與樞密推翻 犬養 岡田 廣田 因軍人暴動而倒

八、財政經濟

1. 敘言 五十年來日本政府財政的膨脹，與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歷史上所少有的，許多專家已有詳細的數字說明。本章因此只從日本全國作一整個透視僅舉出兩項來說：

2. 第一是與軍人的關係原來日本武士有輕視商人的習慣，所謂町人，就有幾分重利忘義的氣味。自從福澤在明治初年，以英國紳士爲模範，提倡了「獨立自尊」主義，創設了慶應大學，纔給予日本財閥以人才的基礎，五大財閥的事業家都是直接間接受了福澤的精神教育，而以議會政治，爲其理想。自從日本第

一財閥三井聯絡松方，三菱聯絡大隈；政府以發展國民經濟爲名，使財閥與政治家發生密切的聯絡。到大正時代財閥對軍人居然取得對立的地位。但因爲議會莫大的選舉費，都是靠財閥在後方幫忙，這中間就發生許多疑獄事件兩黨彼此摘發。而國民對於政黨發生不信任態度。最近黨員競爭選舉，除此社會黨以外「政友」「民政」黨員都不敢公開的標舉黨籍。財閥看政黨無力，就轉而利用重工業這個工具，與軍人接近。因爲急於製造武器，勢不能不特別發展重工業，而青年軍人所提倡的皇家社會主義，因此乃不得不暫行停頓。

3. 第二，是與農民的關係，一個大坂造絲商人，曾經誇耀地說「只有我們的工業是由人民的心血一點一滴造成的。」換句話說，日本各種經濟事業的發展，都是靠政府幫忙，提倡而成的。試問這政府津貼各事業的錢，是從何處來的。再看「日本租稅之來源地方與中央合計課於消費者約百分之四十，課於所得者約百分之廿一。課於財產者百分之二十。其他雜稅約百分之十九，多數含有消費性質。在日本國民被課之消費稅約佔全數之半。」（註）試問這巨大的消費稅，是從誰征收來的。日本農民約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而這些農民大多數天天在困苦之中，農村負債已達不能償還之鉅額。許多日本人歸怨於他國土渺小，人口繁殖，其實真正要解決日本的農村問題，若就對外發展來想，只有到美國去是種種方面都適合的。此外的發展，如滿洲等地因爲生活程度日本人不能與中國人競爭。代替大資本家發財，於大多數國民不僅無利，反而增加無數的負擔。如今單舉一個例子來指出對外對內的矛盾。日本向來常感產米不足，認爲重大問題。於是大正十四年竭力開發朝鮮，使產米增加，近幾年來乃感供過於求，而政府不得不施行統制政策以防米價之過賤。但農家因收穫後亟需現金，不得不將自己食用的米一併售出，將來仍須購回。這一進出間農民又實受一重損失。雖稱日本發展者每舉其船舶的噸數，貿易的數字，以表現其經

濟力之強。其實國民財富集中在工礦界，大多數的農民終歲勞作而尚無適當的生存。這不是歐美無產階級所能想像到的。

註：見矢野著日本國勢。

九、外交

1. 二重外交之由來 明治二十四年以前日本既無外交可言，而外交官的位置，多數是貴族的遊戲品。但當時陸海軍所派各地留學生，倒能通達語言，深入各國社會。所以參謀本部的外國情報，比了外交部常來得早，自經兩次戰役，參謀本部的地位自然加增。故遇到重要事件發生，軍人對外交常有容喙之權。特別在中國，有許多浪人做偵探，都是由參謀本部接濟的。外交官人數有限，自然不及參謀本部情報網的細密。（現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創辦時是第一任參謀總長川上把自己房子賣了做基金的）最近軍人勢力增長，外交官只能仰軍人的鼻息，以保持其地位。退出國際聯盟，原不是外交部所贊成，而是現在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一手造成的。

2. 外交系之成立 自從明治二十六年陸奧担任外交部長以後，日本外交界始有人才。後來許多著名人物都是他一手提拔起來。但日本國民對於他的外交官太對不起了。中日戰役時代的陸奧，日俄戰爭時代的小村，他們用的心血，遭的困難，比了參謀總長大得多，——至少也是相等——但日本國民一律歸功軍人而指兩度外交為失敗。所以兩位外交大臣在戰後都鬱鬱不得志而死。在樸資茅斯和約簽字以後，小村發了四十度的高熱還去見羅斯福，實與軍人決死相等，但回來時人家用黑旗歡迎他。所以日本的外交將來終久要失敗。

3. 兩條路線 從日英同盟日俄戰爭到倫敦海軍條約爲止，日本外交方針是與英美接近的。這一派人物日本稱爲英美隨從派。以加藤與幣原爲主體。但這後面有一條暗流，便是親俄。但每次都遇到了意外的失敗。上文說過伊藤是主張與蘇俄妥協的，同時還有一位後藤男爵，他第一次聳動伊藤在日俄戰役中與俄國要員在西比利亞相會。但到了哈爾濱伊藤被刺，第二次他又聳動桂太郎到俄國旅行，半途即遇明治天皇崩御。第三次在歐戰期中一九一五年日本親皇訪問俄國，後來即遇俄國革命。一九二一年這位後藤男爵又請了越飛來日本游歷，這是共產黨外交官第一次到東方，不久就是日俄復交而後藤却又死了。倫敦會議以後幣原外交政策大受攻擊，中間經過幾次轉折而到廣田親俄系暗流又得勢的證據。廣田第一步的成功，即購買中東鐵路，那時他最得意，所以大膽聲明「廣田在位不會有戰爭。」而在日德防共協定的時節，還在東京與俄大使發生一度「破例外交」的折衝。就是告訴俄國說「防共是對英而非對俄」。(註) 4. 宣傳者自己中毒 日本的外交宣傳特別巧妙，但其間有兩種流弊，一是對外失信任，自從滿洲事變以後，外交界的聲明與軍隊的行動，却成了恰相反對，這種例我們不必枚舉，我們不敢說外交人員撒謊，只能以二重外交解釋牠。第二是對內失調節比較缺少自省能力的日本國民經「勝仗」「發展」「大陸政策」儘量的鼓舞人民的氣勢，結果自己收縮不下來例如日俄戰後的東京燒打事件。

註：廣田以不能公開的外交秘密告俄大使，而後者竟違背成例公諸報章，故有破例外交之稱。

一〇、精神上的弱點

1. 空虛與矛盾 日本國民原是崇拜外國人的 這種幾千年的遺傳，一時不易改革過來。——本來假如從日本文明中除去了歐美輸入的機器與科學，中國印度輸入的文字與思想以外，還剩着些什麼？——現在牠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却妄自尊大誇示他獨有的能力。牠的宣傳愈是擴大，牠的內容愈是空虛。牠如今將崇拜的心理，轉移到嫉妬上去。一方面對中國用兵，一方面却主張人種戰爭。而畏懼外人的心理，仍像伏流一樣，瀰滿於一般社會。許多急進分子提倡的國難，所謂非常時期，在提倡者自己知道，也不過一種煽動，但無形中更加重了國民的悲觀色彩。

更進一步說，牠在良心上已經發生一種矛盾，他天天以東方文化自豪，實則無一不是模倣西方。學了拿破崙創造萊茵同盟的故智來製造「滿洲國」。學了英國的故智，企圖中國分成幾個小國，互相對立，本本一個很可樂觀的國際環境，偏要模倣歷史上已成失敗的不幸例子。環境誘惑他得了朝鮮不夠還想南滿，得了南滿不夠，更想滿蒙全部，更中國北部，如今又擴大到全中國，要以有限的力量來滿足無限的慾望。

日本疆土拓展表

	總面積(平方英里)	估領年份	
日本本部	一四七、三二七、二		
台灣琉球	一三、八八九、八	一八九五	(中日馬關條約)
庫頁島南半部	一三、九三四、二	一九〇五	(日俄樸資茅斯條約)
遼東半島	一、四三五、六	同上	

朝	鮮	八五、二二八、一	一九一〇	(正式併吞)
東	三 省	三六三、七〇〇、〇	一九三一	(強佔後製造偽滿)
熱	河	七四、〇〇〇、〇	一九三三	(強佔後併入偽滿)

日本人很能研究外國情形。有許多祕密的知識，比外國人自己還豐富。但正因爲過於細密之故，倒把大的，普通的忘記了。譬如日本研究印度，比任何國人都詳細，他很羨慕英國的獲得印度。但他忘記了英國人對印度，是大家沒有注意時代，用三百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日本人，却想在列強環視之下三十年內要成功。日本人又研究中國個人人物。他們的傳記與行動，他很有興會的記得。但他忘記了中國地理的統一性與文字的普遍性而想用武力來改變五千年歷史的力量，將中國分裂。他又羨慕新興的意大利與德國，開口統制，閉口法西斯。但他忘記了他無從產生一個首領。

一一、黃金時代過去了

1. 從內政上說 明治末年確是日本內政的黃金時代。但歐戰一起，軍人政治家就將國軍無目的的濫用。最初就是獲取青島，繼之對西比利亞出兵，後來又是兩度的山東出兵，這都不是國家的運命關頭，而軍人隨便運用牠的武力以求獲得一部分利益。這種舉動給予日本軍官以破壞紀律自由行動的先例。所以日本軍紀是從上級壞起。幾年前日本中央軍事當局對於關東軍有一個特別名稱，叫做(Deak)即派出者之意。因爲牠的行動常與中央不一致。關東軍的任務，本在維持沿鐵路附近的地方治安，而軍官們却在

那裏創造牠政治外交行動。兩個師團每兩年調換一次。於滿洲洲這個區域，就變了軍人自由活動的養成所。關東軍之外，又加了天津駐屯軍，更予軍人以一個自由活動的機會。所以每次事變起來，政府總是聲明事變不擴大，軍人總是調兵，這種不一致現象，給予國民與國際間一種不安與不信。現在日本想向舉國一致的方向走，但缺少了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國民不能瞭解敵人到底是誰。這可分三種說（一）陸軍對俄，海軍對英，現在爲什麼對中國。（二）日本軍人向來誇稱中國不夠做牠目標，只須一出兵就可以佔領中國的，但現在的事實却正相反。（三）對中國尚且如此困難，將來如何對俄對英美。

2. 從國際上說 華盛頓會議實爲日本獨步東亞的時代，因爲這時世界公認日本爲一等強國，而且是東亞的重心。所以九國公約對於中國有保全領土主權與機會均等的種種條款。在中國人民看來，這是精神上的一種恥辱，而在日本却是一種榮譽的義務。但日本看這種榮譽的義務，反以爲是恥辱的壓迫。譬如吃飯，人家請他坐首席，他不願，偏要一人獨佔一張桌子，定要叫人家走開。因爲日本有這種無限制的野心，引動了世界的疑懼。俄國在遠東本無兵力，但在滿洲事變後已經增加了幾十萬的常備軍。美國得了五、三比率後，本未建造足額，現在却三度的擴充海軍。英國新嘉坡軍港，本只是紙上計劃，現在却正式完成。日本在極小一塊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園山石，這個想像力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劇性的，自造了一個國難，以爲悲壯的享樂本來是一個理想的陰影，現在竟變成了事實的魔鬼日本的惡運，實在是愛國志士造成的啊！

十二、結論 物與人

許多大政治家，大軍人，腦筋裏裝着無數物質的數字，油多少？煤多少？鐵多少？乃至船多少噸砲多

少門？而却忘記了一件根本大事！

縱使文明病爲現在一般國家所共有，但是日本沒有經過像德國那樣的饑餓，法國那樣的女人避孕，而日本「人」的健在狀態，却如左表：

年	度	壯丁役不及格的百分比
一九二五		百分之二十五
一九三二		百分之三十五
一九三五		百分之四十
一九三八		百分之四十八

註：一九三六年已將兵役之身長限制減低。

誇稱日本文明者當然說他教育制度如何完備，國民學校如何發達；可是這教育勢力下所養成的學生其兵役不及格的程度，占各職業中之最高度。一九三五年全國受驗壯丁六二三、八八六人中，不合格的百分率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不論鄉村都會工業區與農業區，一律的不行。列表如下：

東	京	大	阪	北海道	東	北
北	陸	五二、一	四	五二、五	九	州
五七、四	大	五九、六	北海	五六、〇	東	北
四	阪	六	道	〇	北	五三、〇
五二、一	四	五二、五	九	州	四九、七	

更顯著者，學生體格之不良，隨着教育程度而遞增。不及格者大學生最多，其次爲高等學校專門學校畢業者，再次則中小學，但國民小學畢業者比高等小學者其不及格比率更大，一九二五年來此種現象更爲顯著。

缺乏內省能力的日本國民呵！身長是加增了，體重是仍舊。這是一件怎樣嚴重的象徵！向外展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必定要栽一大筋斗！

白種人中一兩個窮小子受了銀行老闆的氣，不得已跟着這位揮霍無度，內在空虛的大闊少，想出風頭，一定會上當會倒霉！

這本書的故事

在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那天下午，我在柏林近郊「綠林」中散步，心裏胡思亂想，又是舊習慣不適於新環境，——看手錶不過五點，但忘記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結果迷失了道路，走了兩點多鐘，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點心慌。但是遠遠地望見了一個燈，祇好向着那燈光走找人家問路，那知道燈光却在一小湖對面，又沿湖繞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門（實在不過八點半）居然出來了一位老者，他的鬚髮如銀之白，他的兩頰如嬰之紅，簡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訴我怎樣走，那樣轉灣，我那時仍舊弄不清楚。忽然心機一轉，問他有電話沒有，他說，「有」，我說那費心打電話叫一部車子來罷，他說那麼請客廳坐一坐等車，一進客廳就看見他許多中國日本的陳設，我同他就談起東方事情來，那知這位紅顏白髮的仙人他的東方知識比我更來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沒有不知道的，我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樣深刻。比方說「日本人不知道中國文化」等類，他還有日本古事記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無頭緒。我十二分佩服他，從此

就訂了極深切的交情。這本書是我從他筆記中間，片段的摘出來而稍加以整理的。現在不敢自私，把他發表，不久德文原本也快將出來。我臨走的時候，他送我行，而且鄭重的告訴我。

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穀旦

蔣方震於漢口

講談

從保衛武漢談到世界軍情

(在三民主義青年團新聞服務團座談會講稿)

掃蕩報記者程曉華筆錄

中歐與遠東局勢正發展到尖端，許多青年，長時期腦子里就裝了不少的問題，而且，一向來這些問題就沒有得到過明確的答案，假使有一個機會，使這些問題，能詳盡的，切實的，頂好是又加上一些興味的解釋出來，這大家所感到的愉快，是沒有方法可以形容的。

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宣傳處，在昨天特地為該處所屬的戰時新聞服務團，敦請了軍事專家蔣百里先生主持了一個極有價值的座談會。蔣先生認為與其嚴肅的演講，不如痛快的座談，他說：

「我是不贊成「注入式的教育」的，何況演講，還帶着一點敷衍意味，個人認為座談比講演好，由大家提出了問題，使我們腦子得到刺戟後，就會知道各位所需要的是什麼？」

肅穆在時間佔了幾秒鐘。首先由一位服務團的女團員從坐位站了起來說：

「武漢是不是能夠保衛？假使萬一失守，我們的失敗會到什麼程度？」

這是每一個人所關心的，靜靜的大家切望着解答，這時候，蔣先生說話了，從容的還帶着幾分笑意。

「誰不敢斷言敵人來攻的地方一定能夠保守，連毛奇將軍也沒有這樣的把握，不過保衛武漢，我們看也有可能。有人說武漢失守，會影響國際的觀聽，在我看來，武漢即令失守，只要我們的國力仍然存在，我們在國際上的威望比武漢未失守前還要大。比如南京失守，法西斯國家心理上發生動搖，但許多民主國家則對於中國仍抱有希望。原因就是上海戰役，我們防守能力之堅強，實已大出人意外。再徐州失守是在台兒莊勝利之後，所以徐州雖失，而國際上同情我們的國家仍然不失望。」

有人把武漢比做瑪德里，能夠比得上當然更好，但僅能做到瑪德里一半，而不能做到全部，那就不如不比。西叛軍在瑪德里之外，另有地方可攻，而目前敵入就非攻下武漢不可，這就是武漢與瑪德里不同的地方。

還有人覺得武漢失守就割斷了華南與西北的交通線，認定這在中國經濟上是一大危機，同時員兵之補充也會感到困難，其實這種認識就有些錯誤，因這在軍事上並不是沒有辦法的，如武漢失，在戰略上就應有改變，這樣，我們會處於絕對有利地位。敵人就算佔領了武漢，而牠也是不易保守的，我們的軍隊可以從四面進攻，使其首尾不能相應。如太平天國時，武漢就三得三失，由此足見武漢容易面面受敵。不過，目前敵人向我進攻的路線，我還沒有受到四面受敵的危險，故保衛武漢的可能性仍然還大。」

蔣先生剛把話告結束，正在吃一口茶，又有人接着提出了問題：

「現世界上最大的問題，莫如遠東與捷克問題，尤以捷克問題是不是會引起世界大戰，大戰時蘇俄是不是還可以分點力量援助中國？大戰與中國有利還是有害？請蔣先生先指示我們。」

蔣先生放下茶杯，毫不思索的答覆了下面的話：

「捷克問題，據我看最近不會出亂子，捷克軍經武多年，民族很強悍，如德來侵略，必定起來拚命，

而且，英法蘇連帶關係很大，德目前尚無此能力攫取捷克。自然，捷是戰爭的要塞，德既然無法得到戰爭的「要塞」，也就更是談不上打仗，總之，事前鬧得凶，一定是密雲不雨，但在將來，一定可能地要引起世界大戰的。還有兩方面：

一、德既不能便捷，德法交界又是銅牆鐵壁，他如果有能力進攻，一定會把這樣的能力，避實就虛的發揮到非洲，而奪取殖民地。歐洲沒有亂子則已，有之，則是由於德倭菲所致。

二、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兩小國，時時想恢復戰前的地位，世界國家有一個原則，國越小越肯造亂子，越不注意自己，國大，就越有所顧及，越注意自己，大國怕打仗，小國就不在乎，所以，德義的冒險成功，日本的強取豪奪，也就是在這個原則下形成的。所以將來的大戰，說不定會由匈保兩小國挑動起來。

總之現在歐洲各國打則大家打，不打則大家不打，決不會偷偷摸摸的。至於說到蘇聯。參戰是無疑問的，但他仍會把注意力放在遠東，中國問題既為世界一環，美與蘇既為求世界之整個解決，決不會敷衍來欺騙自己，自然對於中國就只有出於幫助一途。

大戰爆發，中國還可佔點便宜，因美國軍火工業會擴大生產，我從前在美國，某參謀次長和我談話，認為美與別國若一旦開戰，只要在三個月，把廢銅爛鐵買掉就可勝算，他所指的廢銅爛鐵，就是他們平日用的軍械，戰爭爆發，美政府會下令統制軍火工廠，在三個月里就可以另外製造出一批新軍器，三月以前用的就成了所謂「廢銅爛鐵」，中國就可趁此時買些便宜東西，充實自己的力量。說到大戰，在明年大約會爆發。為了中國佔便宜，我是希望歐洲爆發戰爭的。」

另有一位團員，對這還有疑惑，站起來發問：

「美願意助我，固然是事實，假使日本封鎖太平洋，軍火不能運輸到中國，怎麼辦？」

蔣先生的答覆很肯定：

「現在關於軍火的運輸，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所成問題的是錢，只要有錢，軍火商的本領會大得使你吃驚。」

同時，還談到了張鼓峯事件與中國戰時經濟問題。蔣先生一律替大家把每一個問題都分析得清清楚楚，雖一直講了兩三個鐘頭，但一點也沒有表示厭倦，詞令的巧妙，譬喻的精彩，都會使聽者聽得樂而忘返。

參謀官之品格問題

——在陸軍大學第一次訓話——

在國難最嚴重的今日，奉到 委員長最鄭重的付託，來代理本校校長職務，深感責任的重大。今天是第一天，首先把基本事件和諸君一談，——即是品格問題：「品」是品性之「品」，格是人格之「格」。

我在漢口臨行請訓時，委員長告訴我「用不着高深的學理，我需要一種態度嚴肅，精神飽滿的軍人」。剛才奉讀 手諭，中間特別注重「精神之修養」，與「武德之鍛鍊」，想諸君當已明白；所謂品格問題，就是這兩句話的註解。

我到湘潭後，與教育長及校本部諸教官接談，知道諸君的求知慾很高，頗為心慰。諒實際，諸君已有十年以上的經驗，談知識，則諸君在此也有兩年的研究。可是學問和經驗，是養成人才的肥料，不是種子也不是根本；我現在所要說的基本問題，就是種子與根本。

我先講一件民間流傳的故事給諸君聽，點石成金的呂洞濱，想找一個得意徒弟渡之成仙，常常出來物色試驗，都不中意。有一天遇見一個人，便把一塊石頭點成金送給他，他不要，呂洞濱以為他是不愛錢的，就很高興地問他：「你愛什麼」？他却回答說：「我不要金子，我要你的指頭，隨時隨地，就取之不竭，用之不窮了。」

我到此來，不想給你們金子，想給你們這個指頭；有了這個指頭，你們就自己可以製造學問，創造知

識了。不過我這個指頭，不是隨便給人的！英國有一本小說，述說有一人能製造金子，想用錢來救濟一村子的人，但後來把一村子的人都變壞了。所以我要鄭重聲明「不隨便給」。如何才能給？就是要注意到品格問題。

本校目的是養成參謀人才，進而化爲高級指揮官。「參謀」兩字是從日本譯來的。我們中國原來就有兩個這樣職位的名稱，你們知道麼？

學生答「軍師」，還有呢？學生答「幕賓」。

不錯，不錯，是軍師是幕賓。

你們要研究日俄戰史，普法戰史，歐洲戰史等，我想你們現在研究戰史，就等於看小說，但如其看外國小說，還不如看中國小說，問題在你們會看不會看。「封神榜」「楚漢春秋」「三國演義」諸書，你們想都看過，「軍師」兩個字，就出在這三部小說的裏面。

中國最古的參謀總長姜太公，所謂「一師尚父」封神榜裏面寫得何等有聲有色！其後就是黃石公給張良一卷太公兵法，並且對他說：「讀此可爲王者師」。這是「軍師」二字的來源。這樣一看，參謀長便是司令官的先生。但怎樣纔能做先生呢？你看，姜太公窮到那個地步，還在那裏安心釣魚，寧可釣魚，不願自己跑出來找人謀差事，一定要等到文王找他，才肯出來，他不想升官發財，不肯到處鑽門子，這就是所謂「品」，姜太公的歷史太古舊了，考據不甚明白，最可做模範的還是張良。

把參謀職務畫得最真切的漢高祖。他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我們且看這位模範參謀長培養法，第一，他家世相韓，韓亡後，散盡家財，誓爲韓國復仇。他不逃到香港去，却搖身一變，把一個文弱書生，變成雄赳赳的曙殺黨首領。（博浪椎），他最初就肯「犧牲自己，以爲他人」

——這就是 委員長所訓示的「武德之鍛鍊」，這就是軍人，這就是參謀官的「格」，這是最重要的基礎，這就是「意志堅定」，這就是陸軍大學初審試驗及「格」的格字，及了格，所以黃石公才肯教訓他，要他穿鞋，罵他，是教他能忍耐，——有勇氣的人能忍耐了才算真是可教。這是陸軍大學校的第一課。諸君想讀了三本書，就可以做皇帝的老師，天下那有那樣容易的事？難的就在檢定試驗的及格，和第一課的入門！如今或許可以了解我不肯將指頭亂給人們的道理了罷！

「犧牲自己以爲他人」，是張良的一貫精神，他的目的始終在「爲韓報仇」，不僅沒有功名心。「沛公天後，非人力也」，他那時得一知己，死而無恨，他覺得高祖聽他一句話，比封他一個官還要快活些，等到天下大事大定之後，他便擺脫一切，從赤松子遊，這是他沒有功名心的一種表現。我還引用一段外國故事，就是德國毛奇——他也是沒有利害心和功名心的。——現在大家都在歌頌他，但他前半輩子的過程是苦痛得很的。因爲他不是普魯士人，而是丹麥人，暗中頗受普魯士軍人的排擠，所恃惟威廉一世的信任。他總是埋頭苦幹，絕對不出風頭，現在歷史上記載着，當一八六六年剛民格拉只會戰的那一天下午二點鐘之前，人家還沒有知道毛奇是誰，但到晚上七點鐘，「毛奇」兩個字，全國小學生，都哄動耳鼓了。這同黃石公磨鍊張良一樣，這才是參謀的根本教育，這才是品格，這才夠得上做軍事。反之，魯登道夫天天替自己吹牛，說勝仗都是他打的，——事實確是如此。——但是愈吹牛人家愈討厭他，後來他在政治上不能成功，就是這個道理。

張良的無我精神，直接傳授到諸葛亮，諸葛亮說：「臣本布衣，躬耕南陽」；這等於太公釣魚，就是說「不必找事，我有飯吃」。他抱定主意「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一定要先主三顧茅廬，然後才感激，才馳驅。但他不出茅廬則已，既出茅廬，於感激馳驅之後，人家把皇帝送給他做，先主托孤

時說：「孩子可撫則撫之，不可撫君自取之」，他却報之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臨死的時候，還給後人以極大的教訓，就是「臣家有桑八百株，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報陛下。」這是何等的偉大！何等的道德！

參謀官的位置，由「軍師」漸漸降低，變爲「幕賓」，這不是「老師」而是「客」了。可是人家對他的稱呼還叫「師爺」。雖然不在司令官之上，仍然是對等地位。幕賓的故事很多，我今天祇舉一件——曾國藩同李鴻章的關係，李在點翰林之先，就請曾看過文章，他的父親與曾又係同年，當然是曾的後輩，曾對李最初就用黃石公對張良的辦法，他說「此間局而窄狹恐不能容」但李一定要在他那裏。曾公幕裏是有風紀的，早飯必召幕僚會食，李起身較晚以頭痛時，但是大家一定要等他來了才吃飯。食畢曾正色對他講：「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不說謊）」，李爲之悚，敬謹聽命，到後來，曾要參劾李次青，李不同意，就很坦率地說「門生不敢擬稿」。曾說「我自屬筆」，李說：「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我們看，在平常時候，他對老師是怎樣服從，但遇緊要關頭，他又是如何的有主張，有骨氣，後來李走了，一直不得志，這曾攻占安慶之後，李寫信道賀，曾就回信請他來，這次可就不是以學生看待了，完全以賓禮相待，李來了不到多時，曾就保薦他做江蘇巡撫。我們看，老師之待學生，學生之待老師，又是怎樣的風度！這是說參謀在賓位的情形。

參謀官的位置，始而由「師」降爲「賓」，自新軍成立後，又再降而爲「軍屬」了。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參謀官簡直是高等的富差。這個地位，今後要一步一步的提高起來，縱然不能提高到「師」至少也要有「賓」的地位，這一點全靠高尚的人格去爭取，如果祇是去找人，以弄錢混飯吃爲目的，人們怎樣能夠重你！我們莫怪人家不尊敬我們，首先要自己尊敬自己。假如你們當司令，看見一個人既有才幹，對你又

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你們怎能不「三顧茅廬」去請他，請他出來之後，又怎能不信任他，尊敬他——所以 委員長手諭中所說「精神是修養」，就是提高品性之「品」，所說「武德之鍛鍊」，就是犧牲自己以爲他人的「格」。我要你們把封神榜，楚漢春秋和三國演義好好再看一下，如果以國貨中能取出寶貴的教訓，以爲自己修養的資料，那麼我們再來談談外國故事，藉資觀摩。今天講品格問題，祇是一個序幕，下次還有很多問題，容陸續再講。

Jin-bury

「知」與「能」

——在陸軍大學訓話——

上次講品格問題，品格，就是氣骨，氣要高，骨要硬，姜太公釣魚，他儘管窮得那種境地，還是安心釣魚，不亂去找人，這就是氣節之高。李鴻章對曾國藩平日是絕對服從的，但遇緊要關頭，寧願自己走開，却一定要把主張拿穩，這就是表示骨格之硬。氣高骨硬，雖是做人的先決問題，可是現在講學問的時候，却有兩種相反的原理，這就是：心要虛，要平，要低下，腦要柔，要軟。

學問是隨地都要去求的，「求」就是所謂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們，就是一個兵卒，你們也可以向他獲得寶貴的教訓，從前顧亭林就是這樣，如果心一高，腦一硬，則學問永遠得不到了。日前我聽見湖南教育廳長向軍校講話，說日本空軍從張鼓峯事件中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教訓，這話很有意義，人家一看見好處，馬上虛心改進，可見學問是無窮盡的，就是要虛心，要平心，要低心去體驗才能獲得。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樂山」是要有山一般品格，「樂水」是要水一般虛心，所以講學問第一要有大海般的心——「度量」才能盡量吸收世界上各種細流，這是求學問的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骨雖然要硬，腦却要柔軟，法國字 (SOUPLE) 照字典上解釋，是柔軟的意思，在軍事上用，就是說這個人能夠適應環境。世界上最柔軟的是水，盛到方的裏面就變方，盛到圓的裏面，就變圓。水在大路流不通，可以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可以走地下的路，這便是能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倘若一個人腦筋硬化，墨守陳法，對於新的不能接受，這就沒有求學的資格。

現在再講陸軍大學制度的歷史，中國的大學是學日本，日本是學德國，但現在所用的還是大戰前德國的制度。因為德國的軍官，中尉要當二十年，如果在這二十年之內，天天教練新兵，這個人豈不完了？所以在陸大研究三年，使他不至於離開軍隊生活太遠。學校受課以後，還准他到外國學些別的東西。但在這三年中，每年又至少有半年在軍隊中，所以始終是理論和實際沒有離開的。他們二十年祇有三年在校，而這三年中每年又有一半以上的時間，與軍隊保持接觸，他們現在還要加以改變，我們却是整整的三年全在學校裏，等你們三年從學校裏出來，外邊的局面完全改變了，這豈不會變成一個落伍預備所嗎？所以我們要時時刻刻，虛心去體驗實際，這才是真正的學問。

現值抗戰期內，祇能把幾種重要的功課，儘先講一講。我記得日俄戰爭時，我在日本留學，那時他們就改訂一個新的教育計劃，把講堂裏的課程減少三分之一，改作野營演習。在畢業的時候，教育總監對改訂這個計劃的人，還極力獎勵（本來各國陸軍大學到戰時就解散）現在我們的抗戰，是決心抗戰到底，所以還需要你們陸續研究下去，這是一個特殊狀況。在這特殊狀況之下，你們更要知道時間的寶貴和實踐的重要。現在你們中有人說：「照學校預定表，還有多少鐘頭不夠，要補足，」我說，「照這樣說，不要說一千個鐘頭不夠，就是一萬，十萬，也不中用，我希望你們原有腦筋裏的格丟開，要虛心體驗，如能認識這一點，則可以明白真正的學問並不在於講堂課程是否加足了多少鐘頭。」

現在進一步講參謀教育的方向，關於這一點，須明白陸軍大學的創始，我現在先說一個名辭，中文可譯為「慧眼」，法國字叫「COVPEOEVIL」意思就是「一瞬」。陸軍大學的教育，是德國菲烈德大帝創始的，在他不久以前，是騎兵戰爲主的戰術，騎兵運動性很大，前面發見有敵人，立時就要決定，所以總司令帶了騎兵到前線，全靠一利那間的判斷和決定，這就是「慧眼」。菲烈德那時的兵隊，漸漸增加，

他綁了一地之後，當面的情形雖然知道，左右兩翼還不明瞭，所以他要派人到兩翼去偵察，這個人就要以指揮官之心爲心，要有「慧眼」，他的報告才能適合要求，這就是最初陸軍大學的起源。陸軍大學開始是劃畫略圖及地形判斷，漸漸變爲測量學，所以測量和參謀是分離不開的，中國把測量局附設在參謀本部，也就是沿此習慣而來，毛奇將軍最初在測量班，俄國的尼古拉斯大學，也是注重測量，當年非烈德大帝因爲軍官都是些老粗，所以選出一批貴族子弟，給以陸軍大學的教育，教以地理和數學，地理就是測量地的基礎，數學是以已知求未知，養成推理能力和判斷力，所以陸軍的開始是地理和數學，目的是養成「慧眼」。你們想必聽過傳說與登堡在坦能堡一役建立不世的偉跡，他在第一團的時候把德國東部地形探測得很熟，實在是一個極大的原因。

各種地形不同，各種敵人的情況也各不相同，自有歷史以來，沒有一件事是像演戲一般完全一樣的，每次各有新的狀況，這全靠我們能虛心，能體驗，能適應才行，所以能變，才能打勝仗，不能變，就不能打勝仗，這是講學問的基礎。

我希望你們把過去的東西暫時忘記一下，然後再把實際情形來引證來體會，我舉毛奇將軍的兩句話：「不知者不能」，「從知到能尙須一躍」。

大學教育是練習你們的「能」，你要練習「能」，就有一個基本條件不能不「知」，「知」是應分三層講法，比如說我們曉得地是圓的，動的，但這不是「知」祇是「聞」。是「知」的第一層。第二層還須進一步變爲了解，要能證明「地是圓的」「地是繞太陽而動的」這便非天文學的專門知識不可，「知」的第三個階段是發明，由「天圓地方」變到「地是圓的」由「天動地靜」變到地球自動，這是發明，這是「知」的最高階段，如果大家說「地是方的」我也說「地是方的」，那麼腦筋硬化了，深映着舊的觀念，怎

樣能有進步！所以腦筋必須要柔軟，必須要打除自己的格才行！

現在世界上的一切糾紛，可說完全由凡爾賽和約而來，凡爾賽和約就是表示着訂約者腦筋之硬化，後來惹起無窮糾紛，使人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感。就是因為福煦，克來孟梭，路易喬治，祇有戰時的眼光，沒有適應和平時代的腦筋，祇守着舊的，不能預料新的，威爾遜雖有一點應新的腦筋，但被大家包圍着，也不能發揮。我們要能適應新的腦筋裏的格，才可以談學問，科學就是一個搗亂鬼，人家說「地方」，他却偏說「地圓」，這就是所謂「懷疑學派」的開始。有了懷疑學派，才有「新」的東西，這便是歷史上所謂「文藝復興」，如果沒有這個「懷疑」「求新」的精神，就是腦筋「硬化」「墨守成法」就是時代之落伍者。如同在沙上建房子，房子建築得越高，危險性越大。

再講到「從知，到能」，「尙須一躍」，這要有自動精神，凡事不動則已，一動之後，必遇到抵抗，要打破這個抵抗，就須要有「能」。拿破崙說：「字典中無難字」，這句話是相對的，我現在拿起這支粉筆，覺得很容易，但是如果患了風癱，手不能舉起來，拿起粉筆便是一件極難的事，所以世界上沒有難，也沒有易，要看抵抗力大不大，自己的「能」夠不夠，我日前聽見湖南教育廳長在演講裏說「現在一般弊病是把事情看得太易」，這話很有意思，打仗本是難事，在拿破崙看起來却很容易，我們把手動一動，在空氣裏是很容易的，到水裏就比較困難，如果放在泥土裏想動一動，就是一件極不易的事，非有大力不可，所以第一先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易，一遇抵抗力就意志頹喪，應當看得難，應當練習打破難關的「能」練習和打拳一樣的，從小到大，從易到難，最要的是繼續不斷，所以孔夫子自道「其爲人也，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俗語說的「做到老學不了」。

今天所講的「知」和「能」的問題，這是研究學問的基礎，知道了這個，你們就可以到處自己研究下

去了。

現在我有四個題目，你們可以分班研究，每班研究一個題目，如果志願在校當研究員，每人至少要担任一個題目，四個題目是：

一、擬對普通大學生爲一小時之戰術講演。

二、城濮戰前晉國之內政與外交（附說明左傳對戰事記載之原則）。

三、兩師平頭作戰時彼此通信聯絡法。

四、各員不日上前線將應帶各物件并如何帶法開一細帳。（每人准帶從人一名）。

現在我再做一個試驗，你們各人把所帶的表繳上來！（各學員繳表）

你們看，各種表時間不同，這十個中，已經有三分鐘的差異了，你們要認識時間的重要，要知道在這三十分鐘裏如果德國和捷克作戰，他們的空軍已經可以毀滅對方了。

半年計劃與十年計劃

在廣西省政府演講稿

十年以來，我不敢上條陳，尤不要演講，上條陳的目的，是希望當局能夠採納，若條陳不合當時要求，或提納後竟不依照條陳內容去實施，這種條陳是無價值的，談到演講，我也缺乏興趣，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本不該還高談什麼主義，理論和黨派。我此次因公過桂，承黃主席招待，有機會與各位見面，深覺欣幸。廣西有一種精神爲他省所不及者，卽是「行政能力」我雖不敢說總部或省府的命令可傳到最低層，但至少可以使大家明瞭那命令的意義，有了這種自上達下的行政能力，然後可以上條陳，可以演講，譬如打電報上意見書，因種種障礙而不能按時送到，以致所有意見都無價值，都失時效，甚至相反地你說是天，他反說是地，這種情形，如何行得通條陳。除非有了行政能力的地方，然後纔可談方法和理論。當然各地的行政有最高領袖負其總責，不過有兩大前提我們可以決定；第一，應該針對時間的需要，不必高談理論，第二，應該切合本省的環境，不必盲目仿效，我們舊有的習慣，就在人云亦云。俄國有了十年計劃，我們也想十年計劃，德國有了五年計劃，我們也想五年計劃，議論紛紛，舉棋莫定。我們不知人家有了深刻國際認識，所以定出五年，或十年的期間，而我們只曉得盲目模倣。譬如定下五年計劃，而做到一年半功夫，敵人一來，完全被其利用，言之痛心！好了！以往不說，我們抓住現實來說，再切切實實地檢討一番，敵人這次侵犯華南，實是於不得已之中，冒國際大險的嘗試，依我看來，不出六月，必致崩潰。這種推測，不僅是從經濟上，軍事上得來的論據，從歷史方面，更可充分證明。以前中日之戰，爲時八

月，日俄之戰爲時一年二月，當日俄戰爭時，我正在日本，我看見一般日本人民很統一地來對付俄國，但是日本當局用盡十年功夫養成的蓬勃民氣，經過一年零二月的戰爭，便倏然消失和衰落了，以古例今，看看敵人現在的消耗，現在的處境，並且敵人在對外政策上打俄打英，打中國，仍無確定主張。此次戰事，早超過以前中日，日俄兩戰役的時期，它的潰滅，是可斷言的。

我冒昧地向各位獻出第一個條陳，就是，「半年計劃」，這其中最要緊的，乃是應該拿出原有原料來應用。「買六千架飛機」這句話，若爲本省財力所不許，頂好不說。因爲這句話說出來，絕對不能實行，實是廢話，歐戰時，德軍迫近比利時都城時，比國國民把平日積蓄的酒瓶，堆得極高，故其結果，有阻當敵人前進之功，爭取了不少的時間。這個意義，請軍界同志注意，尤須相機運用，我並不是說酒瓶一物，真可戰勝敵人，而是說一種工具，還須使用者運動得宜，才能發揮其效能。我們不要悔恨武器不及人家，不能打勝仗，我們從抗戰資料中，從敵兵筆記上，均可證明我們砲程速且極準確，除了數量不如人家以外，武器方面並不見得比敵人差，所以我覺得還是看運用工具的能力如何？否則仍無辦法。

我們對於兵器沒有應用的能力，這自不必諱言，這不是恥辱，這種現象，歐美各國極其普遍，運用新兵器的成功，在戰時需要二年，在平時需要十年，今舉英法運用坦克車一例，可爲諸位解說之，坦克車之爲物，原類似美國農家耕具，歐戰時大家鑒於砲兵步兵總不易聯絡，不能充分發揮火力，故由一種農業耕具之模型，研究出坦克車來，在一八一六年秋，英法用以攻德，結果初次嘗試失敗，英法並不灰心，繼續研究，繼續設法改良，而當時德國兵驕悍，氣燄極高，此實爲勝負之分際。故魯重道夫在其筆記上說，當一八一八年英法再用坦克車攻擊德國時，德已無法抵禦。從此一例，可見應用工具之重要。我們知道發明家決不能隨時隨處告訴大家應用工具的方法，而全恃使用者有使用的能力，善自運用，隨時設法，以應

抑態度對待之，以進取精神處置之，自無不勝之道。各位今日在廣西，千萬不要驚遠，不要高調，假若對現有的機關槍，迫擊砲，坦克車等物，能夠充分利用，對任何原有事物，只要想得出于抗戰前途有關，都盡量研究，這與民族復興的神聖任務上，必大有裨益。我們向爲農業經濟的社會，其最大積弊，就在不大愛惜物力，一斗米的收穫與兩斗米的收穫，農家對此，並未錙銖較量，其實粒粒的收穫，都可發揮極大的效能，此種惡習一時洗不除，根本談不到什麼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或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我們應用新工具，享受新文明，一切都應合理化，才能物盡其用。我在赴桂途中，曾見一汽車滿載沙發及床鋪等貨物，綜其價額，不過數百元，而汽油消耗，有時過之，這真沒有享受新文明的資格，在西洋家庭中每見一種工具，白天可作沙發，晚間又可作床鋪，列強應用物力之能「合理化」真令人欽佩！返觀我國，某人任新職，則賀電如雪片飛來，在今日抗戰緊急，交通工具極感缺乏的時候，此種情形仍然不變，其妨害抗戰前途莫此爲甚，所以我希望各位，不要高調，不要空談，腳踏實地定下半年計劃，將本省原有的物力，一切運用到抗戰的前途上，我認爲這雖是『無甚高論』，却是各位應該即時奮起力行的。

我冒昧地再向各位獻出第一個條陳，就是「十年計劃」或「廿年計劃」，我們由於數千年種種的惡因，才有今日這個惡果，我們不要氣餒，不要畏懼，在前面說過，由日本政治上，經濟上及歷史上看來，它的失敗，是必然的，不過我們眼光要放大看，廣州漢口相繼陷落，這不是我們的真正失敗，而日本短期內或政潮，或革命，或崩潰，也不是我們的真正成功，世界上只有利害的往還，很少道義的朋友，我們應該成就一種科學的發明，做自己立國的基礎，才可獨立生存，科學研究，重在專門，不宜同時並舉，最近德國的行動，究竟爲什麼英法都畏懼？德國提議爲什麼英法還就無異議？大家知道德國擴大軍備僅數年，在歐戰簽約時，土地損失，人口減少，爲世界從來未有之恥辱，在損失時期，並且政治混亂，經濟不振，但

是現在英法，都敢怒而不敢言。或敢言而決不敢衝突，這當中一個大道理，就是德國過去有了科學的基礎，不怕沒有復興的機會。我從前在山西，看見他們有「因陋就簡，無所不備」的標識，那實是失敗的最大原因，因陋就簡，祇能養成怠惰，何能與工業化社會競爭，假若我們研究一種科學，却有獨到處，只要那一種科學，比各國好，比世界都好，就可以復興民族，歐洲各有長處，故都能強大，處今日世界，樣樣都能競爭，談何容易，我們有了一種科學的專長，就可運用這種專長，和其他各國的專長對調，這是科學進步之根本，我希望廣西應目前之社會需要，成立科學研究院，當研究工作進行時，應不惜財力，拿出最大的決心，不拘於目前困難。因為科學上的一點成就，就可獲大利，世界上最經濟的莫過於此。我國的物力不愁，人力也不愁，最需要的就是要有能力來聯繫，來推動，世界上沒有事物的難易，只有能力的大小。我們富有的責任，是研究科學的研究科學，從事抗戰工作的從事抗戰，我們不要仿效農業經濟時代那種小規模自足自給，而要更進一步拿別人的研究而自己加以利用，我們不怕失敗，不怕條約，有了專長的科學基礎就可復興民族了。

今天謹向各位獻出兩個條陳，謹祝中華民族勝利！

二十七年十月廿七日

外交，軍事，經濟。

掃蕩報記者
程曉華筆錄

廿六年九月一日的八時一刻，漢口總商會的大禮堂，數千的聽衆在殷切的等待蔣百里先生到來給他們解釋許多問題。

天氣雖然是新秋，電扇嘩喇嘩喇地，人太多了，內外的溫度顯然不同，空氣有些使人發悶。

一陣很熱烈的掌聲，蔣百里先生出現在演講台。

還沒有演講之先，他用粉筆在黑板上隨手畫了三個圈子，圈子像是兩腳規牽成的，一個一個啣接，他把外交，軍事，經濟，分別寫在圈子中間，他說：「外交，軍事，經濟是有分不開的關係，現在打仗時代，軍事是前提，可是在軍事之前還有外交，外交是軍事的先鋒。至於軍事，拿破崙說：「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可見軍事還離不開經濟做基礎。」

「但現在不是這三個圈子了，應該是——」他叫人把粉筆圈擦去，另外畫一株樹，另用線分成三段，表明樹根是經濟，樹幹是軍事，樹葉是外交，他興致勃勃的：

「打败仗的國家，才出有名的外交家，強國有的是強大的軍力，根本不需要什麼外交家，只看日本就知道。因為外交失敗，才繼之以軍事。不過，經濟沒有準備是一定會打败仗。我們買飛機大砲都要錢，現在我們軍械不見比人家壞，這不能不算外交上的成功，可惜來遲了一點，這不能怪政府，要怪人民爲什麼不早拿出錢來，人民覺悟得太遲了。所以現在一個國家，必須三線聯通，才可以打勝仗。」

一口氣講了許多話，歇歇氣，吃了一口茶，把手中的蒲扇向臉上搖了兩搖，因他聲音過大，像有些吃力。

後來。把話引到國際關係上面，他說：

「今天路透電說，歐洲和戰關鍵，就在今天，就是希特勒要在今天發表演說，才決定打與不打，我希望打，我們打了一年，他們也應出來打打，諸位可以放心，不要以為大家打，軍火成問題，其實是有辦法的。同時，我們應該自信，撐持歐局要靠我們，現在日本因我們打了十四個月，泥腳已拔不出來，意大利在軍事上又沒有辦法，如果英法趁此機關不放鬆希特勒，施以壓力，一定可以成功的，把全局一看，保衛武漢，不僅是爲了我們，而且也是爲了世界。因爲希特勒的牛皮就要被揭穿了。

他說話，語鋒銳利，四座連呼息都屏息了下去，講到興味的時候，大家又報他一陣熱烈的掌聲。

最後，他希望金融界同人要確實做到以經濟爲軍事的基礎，要多替國家生產打算。

蔣先生正想趁勢休息，銀行同業勵進會有人請求他主持一個座談會，在他疲勞之餘，料不到他首肯了。

後面就是他答覆的幾個問題。

(問一)在中歐局勢緊張之下，德意對我的態度怎樣？

(答)可以分做兩方面講，一爲政府，一爲人民，政府從過去許多事實，態度對我們是壞的，人民對我們則很同情，不過，對於同情的解釋，中國人與外國人是顯然不同，中國人所謂同情，肚子餓了，有人給他一頓飯吃，就是同情，總之，在中國要給以同情，非掏腰包不可，這在外國人方面就不同了，你餓了嗎？你的餓與我無關，但我很可憐你，既不給你的錢又不給你的飯，這叫做同情，對德意給我們的同情，就應該用這樣的看法。

(問二)請推測這次國聯會議會不會援引盟約第十七條？

外交，軍事，經濟。

(答)國聯本來是空的，支持就要靠英國，英國現在拿了兩把刀，一是捷克，一是國聯，捷克用以對德，國聯用以對日，有機會沒有到以前，英國無論如何不會動用這樣的武器。因英國發動對德對日，都帶有世界性，比如英大使被日本炸傷了，但他們對日抗議，反把英大使被炸做次要，說日本不該炸不設防城市與非武裝人們，這含了世界意義。這就是說，我們不同你算就不同你算，同你算就要聯合世界一起打你。所以說，這次國聯發行盟約，不在國聯，而在英國有不有決心。

(問三)希特勒會發表講演，中間有幾句說：「國聯是一根稻草，中國却要抱着這根稻草渡河」，國聯在目前究竟是不是稻草？

(答)希特勒罵我們不應該靠國聯，這當然有他的作用，殊不知國聯在我們手裏固然是稻草，在英國手裏却是一根長槍，一定會發出力量來。

他答覆的每一個答案，都使人感到很大的興味，散會後，在路上還可以聽到聽眾三三兩兩在重覆談到蔣百里先生剛才演說時的神態。

二十六年九月在武漢

與德國亨斯少校研究

新式游擊戰術

亨斯少校爲國社黨創辦時之一人，在法國占領魯爾時，渠曾親自指揮游擊隊，積有實際經驗，後因與國社黨意見不盡符合，故正式轉入軍籍，暫處下僚以自隱，渠在國防部担任情報搜索之部，渠之主張，代表德軍人之一部，爲中德俄互相親善，以撐握大陸，且謂德國非聯俄不足以對英法，俾士麥之外交政策，仍爲德人將來不能不走之路線云云。

彼謂游擊戰之方式有二，一爲俄國已經應用之舊方式，（即現在中國往年西班牙）一爲德國自魯爾被佔領後實驗所得之新方式也。俄國方式成功於對付白俄及聯軍時代。但我人當年即取此方式以應用於魯爾，即遭失敗，蓋對於組織嚴密後方勤務完備之敵人，則失其功用，而我方自身之損失甚大也。

方震謹按此說甚是，但中國北部區域廣大，交通不便，故俄國方式仍可應用，惟中國南部及沿江海一帶最適宜於用新式。

此種新方式在不用武器，（使敵人無法檢查）不需多數人，我方給養可少，而效力可大，利用科學作用，使敵人之作戰器材日就減少而毀滅是也。舉例如：

一、二塊砂糖決不能視爲違禁物品，但如能設法置於汽油庫內，則全庫之油皆毀，且飛機若用此油，

則空中必發生事故，然事前亦無法檢查。

二、一塊硬煤可用羅旋式鑽空，而入以壓窄之炸藥，平時無從檢查，置之久時功效亦不失去，但放之敵人鍋爐燃燒時，即可將鍋爐炸裂而全船沉沒，故新式游擊戰之要領如下。

一、目的 不在傷敵之人員而在破壞其物品，因大量物品襲擊較易而功效較大也。

甲、使敵人後方輸送困難；

乙、破壞敵人之倉庫與貯蓄品；

丙、使敵人交通機關遲滯；

丁、使敵人戰鬥材料不能使用；

戊、毀壞敵人之生產機關；

己、襲擊敵人之高級司令部及重要新組織。

二、組織

人數只需三人乃至六人。

用法 以一或二人專作偵察攻擊目標之用，餘實行攻擊保護退却，使敵人誤會。

三、攻擊目標

甲、交通要點

乙、戰車集合處 火油棧 子彈站 燃燒材料堆棧

丙、給養倉庫 衛生材料廠 馬廠

丁、飛機場及其附近各種設備如夜光燈之類

戊、汽車 火車頭飛機 船隻

己、司令部及高級人員

庚、敵人通信網

四、攻擊武器

甲、變形之炸藥（如裝成糖果咖啡糖之類）有時間性之炸彈

乙、化學作用之燃燒品（一時不會發火）

丙、小聲槍與燃燒彈（在美國亦可買到或定做）

丁、使糧食衣服裝具腐臭之液體等

至於全體組織之要點如下：

一、指揮必須統一

二、實行必須分散

三、人員必須精選且預受以相當教育（德法意各國皆在軍官學校旁附設專教游擊戰以三個月畢業）

四、用新式材料

五、偵察與實行須公開

六、只在重要之處工作

七、人數愈少愈好

附譯 亨斯少校新式游擊戰方法

游擊戰之原則

游擊戰原為整個戰鬥指揮中一種有價值之輔助作戰方法，其所注重者，並非完全對於敵人之主力，而在對於敵人後方聯絡之作戰。

游擊戰之目的

削弱敵方物質上之戰鬥力量及其精神

切斷敵之輸送線

破壞敵之屯庫

延滯敵之交通方法

消除敵之戰鬥力

毀壞敵腹地之工業城市

襲擊敵指揮部及特種部隊等

蘇俄游擊戰之原理

蘇俄游擊原理依據下列實施

游擊戰指揮着重於敵方之政治分裂

留駐強大部隊或密集之戰鬥部隊於敵之後方（在撤退時）在陣地戰及有計劃之攻擊時，整個部隊用降落傘降落於敵之後方。與被佔領區內之民衆密切合作。

蘇聯游擊戰原理之判斷

蘇聯游擊戰僅在其內戰中實施，其對方爲本國之軍事幼稚，及政治不統一之敵，依照蘇聯之游擊戰經驗而言，對於近代化之軍隊如日本帝國主義者，殊不適用。

密集之游擊隊極易被敵殲滅

游擊戰對於新式軍隊亦不易發揮其分裂政治之作用，利用民衆合作時，必須顧慮敵人對於民衆有施行其報復手段之機會。

倘在敵人屠殺每村村民以及焚燒全村時（如日軍）應利用每村所有民衆之敵愾心，加入游擊，對敵作戰。

實施游擊戰時，倘僅施行無計劃之襲擊，獨力戰鬥，或有步兵器之配備者，祇足予敵以暫時之打擊，而不能使全部擊破之效。

按照蘇俄游擊戰實施結果，其蒙受之損失必大，而所獲效果則極微細。（徵諸中國游擊戰經過即可證明）

結果

游擊戰不在乎人數之衆多，及隊伍之密集，但應以使用專門人員及突擊爲標準。

游擊戰之進攻目標，應於事前先行偵察及慎重確定，游擊戰之指揮應有總指揮部統理之，與其他戰鬥指揮相同，並應有新式兵器配備，以完成任務。

游擊戰鬥指揮之組織

一、指揮部

與德國亨斯少校研究新式游擊戰術

游擊戰之指揮應密切聯合情報勤務（間諜）組織之進攻目標，應由擔任情報之間諜預行偵察之（概略偵察加入游擊戰之人員應先入游擊戰學校受訓。）

選擇此項人員當以賦有技術知識，尤以意志堅強剛毅勇智決心敏捷之男或女為限。

凡屬於游擊戰上應用之戰鬥兵器，應先在游擊戰兵工試驗所設計製造始可應用。

二、下級人員

派選曾受游擊訓練之下級人員，繞道入敵之後方或敵之腹地（隨帶偽證明文件改裝外觀）其活動地區有時由上峯指之，該員自身雖不必加作戰，但應管理其戰鬥兵器之屯庫，規定其新戰鬥器材之運輸及支配突擊部隊。

三、游擊戰鬥部隊係少數人員組成（三人至六人）

游擊戰鬥部隊係少數人員組成（三人至六人）且有時由一人單獨任之。一人至二人專任目標偵察（偵密偵察）其他數人實施游擊動作，並担任撤退時保持其安全，或引人進入難於揣摩之途境。

四、游擊目標

原則

每一動作應具有一定之目標。

沿鐵路之重要地點運河建築物橋樑道路，繼續不斷與以破壞，又敵腹地區內之汽油站汽油彈藥庫燃料（煤炭）棧房，糧食庫，衛生庫房馬匹戰車，飛機，飛機庫，飛機降落燈號，一切機器馬達船舶，火車頭，一切工廠等之毀滅。

五、戰鬥器材

炸藥及延期炸彈，（做成特種形狀）如糖匣罐頭食品手杖水菓等形。
引火化學藥品（注意時間效力）

毀壞汽油一切食品之化學品

船舶上之煤炭木柴燃燒物中之炸藥裝置手槍則加裝滅聲蓋及燃燒彈（施用於彈藥車箱中）
小型自動槍須加裝望遠鏡

用飛機接送游擊戰人員至預定目的地。

突入武裝區鐵道線內及運輸上實施破壞工作，用具有侵蝕性之液體，以損壞敵人之橡皮被服武裝等件，並備有毒藥馬匹之毒藥。

變形毒氣彈（改成椰子等形狀）施放於敵指揮部破壞飛機場中之飛機推進板，及割斷電線等，須採取不留痕跡之手段。

祕密輸入假砲彈於敵彈藥庫內（用時間引信使之自爆）

要點結論

- 一、游擊戰鬥之總指揮
- 二、下級團體之分配
- 三、選擇有價值之人力（男女或幼童）
- 四、利用由兵工試驗所新式造成之器材
- 五、偵察與實施二項，須分別担任實施
- 六、襲擊重要目的物

蔣百里抗戰論集

七、游擊戰部隊人數以少爲貴

蔣氏對國事最後的供獻

氏於十一月四日在由桂林赴黔途中，在黔北宜山縣以心臟病逝世，蔣離桂時，曾對桂林市政籌備處長莊仲文發表其對於當前國事之意見，共計十點，旋即歿於途次，變出倉卒，未留遺言，此文當屬蔣氏最後之意見也，茲由莊氏追記其要點如次。

(一) 兵力當求集合使用，而訓練新兵，可仍襲曾文正公辦法，以營爲單位爲較當，軍政部祇物色適當之師長人才，由師長認識其師屬營長，每營營長物色其排長幾人，班長二十七人，如此，則每人所需明瞭能力與個性者，祇數人至三十餘人，每營必集中訓練，單位不大，蔭蔽亦易，有三個月之訓練，自能成立強固之個體。

(二) 目前各省公路，因車輛經過太多，大部崎嶇顛簸，致車輛之汽油消耗增加，機件損壞較劇，而汽油機件，均爲舶來品，應竭力求其經濟使用，故各省應增加修路隊，即雇用民工，亦屬值得，以民工所費，仍在國內流通也。

(三) 軍事期中通信頻繁，故電報積壓，不易疏通，往往數日方能到達，然某人新任或調任，各方仍例致賀電，不但虛靡物力，亦復阻害正當通信，應予切實取締。

(四) 一般人因習慣於乘坐汽車，遂視汽車爲唯一之公路運輸工具，然現在車輛不敷，往往有等候數日或一二月，而未能成行者，殊失其求迅速之作用，故各地應儘量利用公路，而以其他交通工具如馬車騾車人力車等，分站任運輸之責，即組織挑夫隊，每五十里爲一站，以搬運行李疏散人口亦可。

(五) 有各種新工具。新武器，然發明者不能隨時隨處指導使用者，而全恃使用者虛心研求以得之，

蔣氏對國事最後的供獻

現在我國部隊對新式武器，尙正能使用盡善，而非武器完全不如敵之銳利，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於有好武器，新工具亦然，此點必要國人澈底明瞭。

(六) 抗戰中不必好高務遠，若若干飛機，若干大砲，若干坦克車，方能制勝云云，是則以不能辦到之事爲言，其言亦爲廢言，亟應腳踏實地，將現有物力運用到抗戰途上，譬如歐戰時，比軍曾利用酒稅以阻礙德騎兵之迅速前進，即是一例。

(七) 有一種科學之發明，或特殊成就，較之各門同時並舉，而因陋就簡者爲佳，故建國而提倡科學，應集中人力物力於一門，雖十年二十年而成，仍是經濟而合算，將來可以吾之特長，以交換他人之特長，譬如英國瑪麗皇后號大輪之鋼，係捷克之司高達廠所供給，即是很好例子，至於現在英法等國之畏懼寇德，亦因寇德近年集中精力於空軍，故能出奇制勝也。

(八) 湘軍每營有伏百六十名，故部隊行止自如而迅速，不必擾民，其後承平而有營官吃伏額之弊，王士珍見其弊，而取消伏額，然北方徭役並重，各縣有辦徭之機構，尙無問題，南方則向來「一條邊」，有賦無徭，故北洋軍隊到南方必拉伏，致爲民詬，而軍無輜重，即攻地而能克，則士兵之彈藥已盡，必不能再事追擊，而收戰果。

(九) 我國近年建設，因無統盤計劃，顧全各方面，故往往因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譬如石家莊之溥沱河，蜿蜒曲折，本爲形勢要地，足資防守；然以上豪爭水壩阻上游，而形勢遂壞，故各項建設之始，必先研究歷史地理，方免惡果。

(十) 抗戰以來，名都大邑如北平、南京、廣州、等處，以爲必可堅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兒莊、濟南、德安、等不甚著名之地，反獲勝仗，故將來之最大勝利，或將於無意中得之，惟必要有「戰志

「戰志」既立，再想「辦法」，袁世凱練兵，未嘗使兵有戰志，（對外作戰）達成二十餘年之內戰，國民革命軍有戰志，而時代潮流與環境未能盡適其意，致有今日之吃虧，今後抗戰期中，固當求戰志之堅定，而異日戰事平定之後，更當確定軍隊戰志，以轉未來之國患。

蔣百里抗戰論集

記
錄

蔣
百
里
隨
員
日
記

初度桂林，向宜山憑弔

張禾艸

——再悼百里叔——

今天我對這宇宙無一點同情，
因為他殘酷的輪齒嚙上我的心；
今天我對這宇宙更無一點愛，
因為他對於天才——有偏向的虐待。

今天我對這宇宙又無一點惋惜，
因為它容存了部分難治的殘疾；
今天我對這宇宙發不出一點慈悲，
因為它充滿了難以指數人願的天違。

不過這宇宙原是生靈的夢鄉，
創造了一個誘惑的輪廓，搖動了思想；
開始着迷離的向往，
朦朧於當前的平常。

誰肯回頭來虛心的尋求，
應知宇宙的成就是無求的悠久；
說完了話再無話，
我對人死猶如餘香送落花。

今天我初度桂林，特向宜山憑弔，
歎世事的心願不能一了百了；
我到很盼望如此的來如此的去，
像滿天星星的變化，毫不經意。

去年，你在德意志曾悲史來芬一杯塵土奪英才，
曾幾何時，使我驚心對宜山；
我今天雖含悲，但沒有眼淚，
抗戰的偉業，會繼你遺志燦爛。

寫在隨員日記之前

張禾艸

百叔，突然死在桂林的宜山！突然死在抗戰的期間，我悲痛！

難忘的記憶：

我編輯室的案頭各通訊社來了一束電訊——「蔣百里氏由歐返國。」

這「記憶」。離開如今，不過五個月。

在這次以前的和他不見面，記不清有幾年了，大概已相當的長久，有二十年來的樣子。

上長江濱畔的一座 *Frñese Hotel* 去看他是用我記者的名義的，我故意不拿出叔叔替我寫好一張介紹的名片。我們一見面，握手，談天：談到國際上的風雲，談到戰局的將來，談到故鄉的情況，他尤愛談故鄉童年時代的經過，他的談吐給我的印象——「灑脫」極了。

「你有空，常常來，我也許要你做點事。通知閩聲一下，晚上六點鐘我會上他那兒去。我們再談……」他的說話，會使誰都覺得非常的「乾脆」。

他對人感情的濃厚，就可在他親密裏證明；他到了一個地方，總先走訪；他離開一個地方，總先道別；他與人分別了，總先寫信；他待人的風度像法國人，從來不使人有不樂意的感覺。

有一天，我和他談及我們留日歸國學生特訓班的總隊長——郝鵬舉是一位懂得戰術戰略難得的人才。他就說：「我寫信給胡宗南時，必提及，宗南到很能照我的意思，有許多的事，聽我的話，都辦得很好，」。

你有什麼問題，儘管問他，你有什麼困難，儘管講：我從來沒有看見一個人向他跟前去了之後失望了

轉身走——只要你有情可訴，有理可說。十四歲一個小當差樹義會跟到他頭髮白。

就近的講，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常會使人驚奇；在漢口三合里六號樓頭，他回國來第三個的晚上替我寫了一幅「狷有書生氣，空卷張國威；高歌天未白，長嘯日應迴。舊學深滄海，新潮怒動雷；老來逢我子，心願未應灰。」的立軸，

寫好了，笑笑，「算了，算了」。

那晚上他還帶了一瓶法國友人送給他的酒來，約叔叔和他對飲。他愛談「人」，我叔叔喜歡談「事」，從小到現在一碰見就是這樣的談，好幾點鐘會談過去的。

我的姊姊頗有丈夫的俠義氣，也許是我叔叔的才氣影響她的關係。我知道曾經在上海百叔困難的時候，她祕密去當脫首飾的錢來不給人家知道的送給他，所以，他以後每次出國回來，總是帶一點異國風光的紀念物來送給姊姊，像這次，一段寶藍巴黎軟緞又從路遠迢迢的帶了來。

但是我的姊姊也真想得。什麼菜豆湯。黃南瓜……做了菜去接他的風；的確的，故鄉風味決非尋常；在海外的宴會席上，咖啡館中，都沒有的。

他飛香港的前宵，叫我在漢口等他回來。
回來了，住在德明飯店的六號。

這一段時間，在德明旅次和他相處的這一段時間，正在過的當中也感覺不出什麼情感，感覺不出什麼不平凡，然在如今的回想中，單就幾遇小事就感到彌覺珍貴。三民主義青年團新聞科裏一位受訓的女學員吳學毅僅在座談會裏站起來問他幾個預測戰局變化的問題，他就驚喜青年的進步，回旅後動筆寫出「餘意」才去長沙。

等到長沙回來武漢，一進羅吉飯店，就差茶房來要我去。

這次，二妹妹蔣雍也同來了。

他又提起了：「如今的女孩真了不起，你知道她的地址嗎？就是那天青年團裏的這位女孩，你去找來介紹給二妹妹認識認識，你就去……」

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辦公室搬了家，我記得第五次才找到吳學毅，可是吳女士那天突然接到電報，要她立刻上西安去，到第六次要我去找她來，她委托同學轉言我：「我要趕火車沒有辦法，但最大的不安。蔣百里先生要我去，我來不及去了！」吳女士還替他速寫過一張肖像。

無論那一次的會談中從沒有過幾分鐘的靜默，聽下去；有時像一篇散文，有時像一篇詩，有時像一篇精選的論文。

開一個玩笑往往出人意料，有一次上衡山想在劉恢先先生的別墅裏小住三五天，去之前，武漢的交好在蜀珍樓送他行，他最喜歡與他大談闊論的徐培根，那天，五分之四的話就同徐培根談。大玻璃杯裏六杯啤酒，我看他們笑談中舉杯乾了，舉杯乾了，臨時立起來要散席了，他又喊茶房，「再來一瓶」，與徐培根先生的酒杯一碰，又乾了。

語鋒突然轉向張季鸞：「明天有三千日本人到重慶，你們知道嗎？」（大家猛然一驚奇）我的「日本人」已從香港運到，三千册可運重慶，我們做一點廣告術好嗎？」——（張季鸞先生問他「怎麼呢？」）——「出賣日本人，三毛錢一個。」「好呀！」大家一面笑，一面散席。

「歐局與英國外交——和不忘戰——三百年來有孤立的外交，無孤立的作戰」這是我替他最後校對的一篇文章。記得掃蕩報送到羅吉飯店要我校這篇稿子的大樣，是在半夜三點多鐘了。

這也奇怪，如今想起來——這篇文章的原稿一天晚上在羅吉飯店綠色的電燈光下我拿在手裏對帷果，廣愈，斌弟……說：「將來這幾頁東西，也許會像拿破崙與登堡的親筆原稿一樣的要放在史頁上有價值，一樣的要成爲難求的珍品……」，廣愈沒有聽完我的話，就搶着要。百叔從他自己的房裏走了過來，問我們做什麼？我把剛才說的話說了一遍，他對我笑起來。對廣愈說：「這篇給他，你以後跟我約會有，」我說：「百叔，你索性簽個字在上面。」

他簽好了，覺得我有意義，並且說：「原稿上的確有改掉的好東西，他就翻給我看，「像這幾句就是寫日本的好文章，但是……我改了這幾句就要程度深一點去看。」

我常常對我說：「你可以在我的文章裏去看我的——感情的濃厚，寄意的深刻，與態度的嚴肅。」大概是第二次要離開漢口上湘潭去蒞席陸大第二次訓話的前一天，百忙之中交代好了我幾樁事要我去辦的。寫好了幾封信叫我去轉達。題好幾槓戎裝的相片交我收藏；立夫先生正在這個時候趕來坐在樂吉飯店洋台上等他談天，他每次談天我總是坐在旁邊記錄。這次，因爲擁在我一個人方面要辦的事分外的多，我看他走到洋台上與立夫先生並坐在藤椅裏的時候，我在扶梯上幾次往返的躊躇——還是出去呢？還是去記錄一點——結果；我回到了房間裏，看見我拿着小本記錄簿，對我笑，話停止了。

只聽見立夫先生在接下去談——「六藝的教育問題」：——
社會教育與羣衆的生活，興趣應以「德」爲主。學校教育的本分是「智，德」。家庭教育應以體育爲主，第一要注意「飲，食，住」。中國體育之壞，要歸罪於女子。

像這吹安徽男女同逃難，結果女的病五分之三。女人冷腿的毛病即是不生育的徵象。
我們應以「人道爲手段，教育爲目的，」如今應「改變手段，保衛目的」。

「迷信，迷信」的一說，把夏禹土都弄光了。

岳老爺等的戲，一方面可爲歷史的教育，一方面可爲民衆的娛樂。

有許多認爲「舊，迷信」，其實，着實有道理；像我祖母每天早上拜百拜，六十多歲身體還很健康，這正是最好的運動……

話到這裏有一個偶然的沉靜，我趁機會走了過去，將我的話——我有一位同學蔣乃鏞發明一個叫「防空彈的防空網」，天天和我說：「頂好能上兵工廠裏去實驗一下」——填進在這個偶然的沉靜裏。

「應該設法多的機會使青年發展本能」，一樣的意見，他們說了一番。

百叔與立夫先生走到寫字樓旁邊，我趕上前把墨，筆，紙，安排好等用的陣容。行事能見機就不會失望；百叔替乃鏞寫了一封到兵工署的介紹信，立夫先生寫給我一幅留紀念的字：

「天生萬物因材篤，栽培傾覆無定數；有志方期事有成，天助尤貴能自助。大勇原從大智生，求智乃爲求仁故；人生意義何自明，創造犧牲與服務。」

十月中旬，我奉命到東戰場，並帶萬軍長一個重要工事圖過長沙呈他審閱指示，在「樂園」最後的一次晚餐，席間有百叔，左梅氏，四妹，五妹，趙墨農，程一中的一家，各人都有一點別離情深的神色。

百叔最後對於我說的話：

「你且去——也好，我到了遼義再打電報給你……」

他還沒有抵達遼義，我在休甯接待他宜山發出的電訊，他已永遠的離別了我們——一個無限的悲痛也永遠留在我們的心坎。

還有些記憶像感情劇變時的悲傷，一個人悲傷到極點時會沒有眼淚。我想，也許會有人相信我的話。

還有一點我所知道的寫在下面：

峽石是浙江海鹽縣屬的一個小鎮，他就是降生在那兒的。他的好學，十三歲時就把中國的歷史看得爛熟了。他和我的叔叔老是說，到現在還是這樣說的：做個中國人應該清楚中國的歷史。

他從小境遇極苦，但能忍苦。中了秀才之後，上伊橋（峽石的一個小鄉鎮）去當過兩塊錢一月的教師。

他的父，可以說是被家庭視為棄兒的。

他享受母愛最深刻，他學業上的成就大半要歸功他母教的功績。他的母親是一位極難得的才學淵博的女人。他小時，母親生病，有一次他割下股肉來煎過湯；在熬天；他沒有說出來，後來腐爛了，有一種臭味傳到他母親的鼻子裏，問他為什麼，拉住他的手，他無意之間喊一聲痛，被他母親發覺了，他母親在病床上抱住他哭了。這一點就可證明他受母愛感召之深。

他婚配有三：嫡配查氏。次王氏，小名叫梅姑娘，梅姑娘是老太太的意思要配給他的。王氏常居故鄉，現居滬上，未育。隨侍在側的左梅氏，係日籍。生有五女，長女昭，二十三歲，患肺病，已故。次女雍，年二十二，畢業於上海中西女塾，升學於香港皇后大學英文專修科。這次他歐洲回來，叫她到內地來過過戰時難民的生活，從實際中鍛鍊鍛鍊。田家鎮激戰時，曾命蔣雍上田家鎮勞軍去。三女英，年二十一，仍在柏林留學。四女華，年十九，隨母。五女和，年十七，跟他由德國回來。最近左梅氏一家寓居川中。硤右東山麓之梅園別墅，有梅台亭閣，院內植梅樹千株，係昔年為左梅氏所購築，落成後無緣居住，年來故院景色，已陳蕭條。

百叔與左梅氏這段戀愛，和他在保定時打這一槍很有關係。

寫在隨員日記之前

受傷在民國元年，民二之秋，去北平同仁醫院療養，那時的左梅正在那所病院裏當看護。日本，他常說有兩種天才：——男人當偵探——因為他們爲生存不得不時刻防備人家，所以。女人當看護——日本女人當看護等於病人身上的腦子，所以；結果他們居然相愛了，居然相要了，居然結合了。

民三之春，左梅回日本去了。

那時，百叔寄過一件禮物給她——一把「小刀」，並有一封信，有一段的大意大概如此的——「假使你回不來，那你可以把那「刀」寄回來……」

民國三年的暮秋天氣，左梅果然跟周赤忱回來了北平。從此以後……：相伴至今。

百叔一生待人的寬厚，單從他厚待僕役這點看，便可明白，僕役一家的生活，子弟的讀書，子弟的婚配，子弟的做事，他沒有不開心的。

最寶貴的是他的才學，但是，最可惜的，最使人傷感的，永遠的一個遺憾；也是他的一份特殊的才學，再不能爲我們繼續開發啓示。

夫秋，他歐游歸來時，曾對我說：「浩——空一點，我說，你替我記錄一部關於『世界軍事學』的創作；我已有了腹稿，寫出來最少可以佔世界上兩百年的地位。六十歲以後你替我記錄自傳」。

還有一本「日本軍略的失敗」，他僅叫我寫了目錄而沒有後文。

「歐洲會不會打仗」的殘稿，信稿，計劃……：送他上長沙時，我還記得親自放在他的行篋中。

世界上沒有比「天才的智慧的發現」再珍貴的了，因爲他的服務，他的創造，他的福惠，並不爲自己是爲人類，所以天才的損失，是人類的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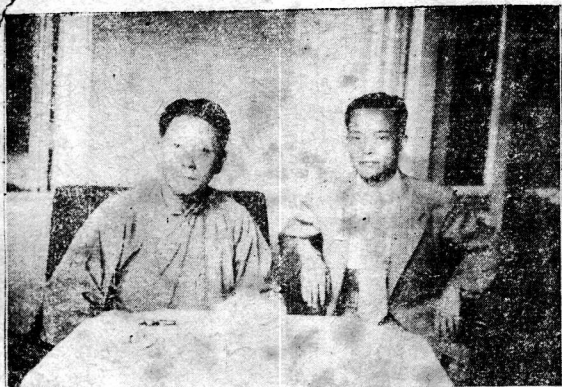
執筆至此，我有無限感慨！人生誰能解脫了一個死亡的謎底。

我敬仰百叔的這個「人」，我尤其敬仰百叔的這個「才學」，我敬仰百叔的這個「才學」，我尤其敬仰百叔這個才學來源的「性靈」；我敬仰百叔這個才學來源的「性靈」，我尤其記得他這句話：「我同諸位暫時告別，我可以遠處望你們發芽……」

百叔！你的「遠處」永遠在我性靈中永伴。

蔣百里抗戰論集

蔣百里隨員日記



蔣百里先生奉命代理大陸校長的一與作者見武漢的新聞記者

一一〇

張禾艸

漢上記

廿七年，八，廿五。

前天百里叔對我說，叫我今天一早就去替他記錄一點東西。

昨晚從報館裏遲了一點回來，今天早起時眼睛覺得酸疼。

七時至法租界德明飯店，茶房正在打掃扶梯上的白地氈，弄得十分乾淨，中國人替外國人做事我看比較中國人替中國人做事來得有成績。

我從一條花絨在地氈上走上了樓，望到六號裏，百里叔獨自寫東西；進去在他旁邊立了一息，知道他在替大公報寫一篇「抗戰一年的前因與後果」。我沒有和他說話。他叫我坐。他寫完了立起來拿兩隻茶杯，一瓶

「鐵觀音」，一個熱水瓶，一把小紫沙茶壺，沖好了茶；便坐到沙發裏——把小紫沙茶壺裏的茶灑滿在小杯裏——「今天的茶沖得好，你覺得嗎？真的有梅香。」——接着我們談話了：談到昨晨廣東中航公司民航機桂林號在中山縣上空被竊機三架擊落暴行的事，乘客十三人失蹤，內有美籍，徐新六與孫科隨員等，他說「新六非常的可惜，這也是劫數，本來早幾日他就要先走的……。」問我「裏面你還有認識的人嗎？」兩人推究出事的关系，我認爲孫院長來漢與該機被害也許有關，百里叔也以爲我的推測有道理，拿以前許閣森遇害一事來推論的話；「不過此案對於日海陸軍爭預算也有相當的關係。」百里叔補充的說。

李師長進來，打斷我正在替他記錄一篇「歐洲會不會打仗？」的文稿。

接着秦女史來。

秦女史去了。百里叔拿出一本法國名著軍事學書來譯一段講給李師長聽；我聽第一句話——軍隊士氣的頹喪是產生於沒有作戰的時候——就覺得很有深刻的哲理。

湖南主席張治中進來問他昨天飛機出事後的見解，他指着坐在他們斜對面的我說：「他剛才的推測有相當的道理。」往後聯相的談及巴納號出事後他在海外親自見到聽到這段中日戰爭中一個嚴重性能動盪戰事的新聞，當時，美國約好英國海軍艦隊的出動，同時提出了嚴重的抗議，確有非倭皇親自出馬陪罪不可之意。當時曾演過倭當局一天十三次跳見駐日美大使，一百六十萬美金一口答允賠償巴納號外，並釀成日當局和平派抬頭，甚至朝日新聞等的大報公開發表和平運動的言論，使侵略狂的少壯軍閥一度駭倒，不敢開口；而且影響板垣等向外國記者表示同意他們發表寇軍在華的暴行記錄。曾經調動過在南京暴行的少壯派軍閥驅逐出關，而當時不即進入長江，亦由於巴納號一案的關係。

其次，他講到近來日軍攻長江一般好笑的怪情形。昨天有一位姓楊的從沿江的前線回來，特地來向百

里叔報告一點敵方的真實情形的。據說。「寇軍的死傷，到現在止，統計出有五萬三千幾。厭戰的空氣已籠罩住普遍的敵陣，查得確確實實的大概是這幾樁事情：故意吃蒼蠅，故意讓蚊蟲咬；因為吃了蒼蠅可以生痢疾，讓蚊蟲咬可以生瘡疾，以此用來做請求回國療養的飾辭。因為以往往往用槍來在不要害的地方自己打傷自己為飾辭的，寇軍的醫官從人數的激增中發生懷疑，於是從受傷的兵士身上檢驗出槍彈射擊的距離不對。自從幾次嚴格的檢查之後，就是受傷的也不准回國去。所以想出故意吃蒼蠅，故意讓蚊蟲咬，弄得敵營軍醫，大走其油……」。

正在談，周司令放汽車來要請他去，但又有萬耀煌先生進來了，和他談到軍事上工程的事情。萬軍長去了，又差人送來了兩簍水菓。

房間裏靜了下來，但他的腦筋又在忙碌了：「有一篇東西，你明天替我記下來罷，我的腹稿已有了。」他轉頭來向着右邊沙發裏的我，突然對我說。

我知道他約會出去的時間還沒有到，我就要他將南京失守的真實情形講一點給我聽。

他說：「照 委員長原定的計劃，步驟很好，決不會這樣慘，失陷的前三天開過一個重要會的，有決議，誰突圍，誰衝，誰退，誰掩護，可是臨時，不照議決，原先決定退的衝了起來，原先決定衝的突圍的反而退了，而且擠在一塊退，又擠在向下開一條路上退！慘劇的造成，便由於各部隊高級指揮官的不統一，不合作，當時的唐××已陷於無可挽救難能收拾的急盡中了。

世事是有許多不能預測當時變幻的暗礁的。

唐××現在在故鄉。」……

我和他又談到閩聲叔，我的意思像閩叔的才氣——應引薦給 總座——為國家做點事。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他的「史地」，他的「手妙」，可說是中國特殊的人才，……」

李惟果，姚將軍相繼的來看他，我的坐位讓給姚將軍坐下談天，他叫我不要走開，叫我坐周司令的汽車上商務去買一部十三經，買一部「古文辭類纂」，買一部「禮記」。一禮記」是賣完了，我自己買了一部「宗鏡錄」。回來時，他見我買了一部「宗鏡錄」對我笑；「這部東西唯識談得頂好，你們年紀輕能研究佛學，確是真心，我佩服的，早幾天送我慧明禪師開示錄的那位老先生，開口我的老師是大乘，我的老師是大乘，我一聽是外行。」

下午叫我抄錄一個計劃。

蘇日的打，他上次在「FINENSE HOTEL」告訴我是打不成功的，是證實了。「不過將來也不能說就此就解決了，問題總還有，你看，不會再是從張鼓峯爆發的。」

回漢景街，和容初，耀斌討論上昆明去辦小工業。大家很興奮，好像已經成功了。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漢景街是一條整天塵土飛揚的街衢。

這幾天秋熱，半夜三更還聽得見街上的人走來走去，我住在廿八號，臥室是靠街的。挨定的受罪是難逃的，能過着早涼一段短促時間的舒適，已自感幸福。

聽得法租界巡捕房的大時鳴鐘打七點，黛妮送我出門，我上德明飯店去。

百里叔正坐在房裏披閱「古文辭類纂」。一進門，我向他行個敬禮，我每天如此。

他說：「有一個好題目，你聽我說，把它記錄下來，你們的報紙上要我的稿，你就把它拿了去。」

我問什麼題目？

「營官二百兩長夫一百八十人」，「這個題目的內容，就是當年曾國藩在長沙衡陽中間創練湘軍，苦心孤詣定出來的兵制。」

記錄了兩千多字的光景，因姚將軍有事來拜托他，他就把文章簡括地結束了。我們吃中飯已經在一點四十分的時間了。

下午，因斌弟奉命要去九江担任對敵宣傳工作，伴他去三應領一點宣傳印刷物，沫若先生正在開會，僅和雲彬，一平等談了一個短天。

回寓，把記錄的原稿重讀一篇，已四時。氣候沉悶，黑雲滿佈，天雨欲來。雇車，送稿至社中，畢先生正在和卜先生敘談，卜先生一見，就頻頻說：「好題目，好題目」。總編輯還要求我請百里先生原稿上簽個字。

重去德明，正是雨過天晴數日來初次帶有涼意的一個黃昏。我翻閱他茶几上一本「慧明禪師開示錄」，打擾了他正在看書的視線，我趁這個機會又和他談起天來，談了許多事，又談了許多人。

我說「西安事變」當時的情形講一點給我聽聽。

「這個——講起來長」，他開頭第一句。我問「邵先生的殉難，究竟怎麼樣的情形，我在日本時雖然聽過楊君一段邵先生去西安的動機的故事，不知確否？

「是的，這事又滑稽，又可憐，也許是近乎有鬼作祟的。有三個人到西安是同樣的動機，但是他遭遇的結果最慘。他住的房間，本來是陳司令任的，九日陳司令去洛陽，他就搬了進去。這間房間招待所裏比較最好。後窗外有小屋的。陳司令從洛陽回來了，也不要他讓出來，就在靠右邊極端的一間住了下來。」

出事正是天還沒有亮透，東方微曦，一聽見槍聲，兵就進招待所來搜索。我的房間靠廁所旁邊的，因為我沒有帶行李，我的慣常又是住房間不喜歡開房門的，從外面望進來，又黑，又空，又靜：這間房間就沒有使兵士們注意，所以我的房間，在第一次兵士撞進招待所來的時候，就沒有到我的房裏來。

邵元冲就因靠他房間後窗外面小屋頂上有個出路，大概他看有出路可走，他跳了出去，在露台上沿邊一望——想逃走，可是他的影子在微曦的日光中被下面的衛兵發現了目標，應聲而倒了下去！

緊張的時候，頂危險是陳司令，幸虧他機警，不走前門，從後門兜轉去躲在一座衣櫥裏，給衛兵煞費苦心的找尋他，後來發現——害在一個大胖子的廚司躲在他隔壁一個大櫃子裏因驚駭抖動起來，連累到衣櫥中的發現——「哦！找了你不少時候了」，一羣兵士見了衣櫥中的陳司令這樣說。當時他與陳調元確實受一番驚駭的。

蔣先生的情形是危險極了，上山時，只聽見一排機關槍聲，辦不出方向，真是「福至心靈」，他就從上山坡倒了下來向下山坡去，機關槍又向下山坡掃射，危險到極點。

陳是最靈活的一個人，當時只有他探出一點因頭的，所以他的確預先替蔣先生備好專車的。」
你當時對他們怎樣說？

「吳柱國與張學良來看我，我說：『主張，沒有見成功，就不能說好不好；成功了之後，才能說。西安決不是一個地方，要談抗日到東面去，你們現在要談也可以，全部的軍隊跟我一塊兒到鄭州去。』」

當時緊張起來還有一個原因，因為他們造了一個謠言說「張學良失蹤」。

周司令的汽車放來請他去吃夜飯的時候，我們還在談着軍事教育的問題及許許多多的事，與許許多多的人。

回寓，與日章等談抗戰的總動員問題，談到深夜。

八月廿七日

已經晚上十點多鐘了。日章來看我，我才從德明飯店回寓，他開口第一句「大公報」上這篇『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是一篇好文章呢？……是一篇抗戰以來第一篇轟動文壇轟動智識界的好文章呢！說得好，罵得好，罵了日本人；但這篇文章日本人自己看到了也要佩服，我起初還在猜想，要末是郭沫若做的，要末是……？我們這幾天大家一早就買來看這篇東西，越看越好，看到「完」字的前面蔣方震於漢口……哈！究竟「兩樣。」日章一面笑，一面意會這篇文章瘋狂似的神往。接着叫我「禾艸！你去請求百里先生，請他印五萬部，並譯成各國文字」。

今天早上我看見朋友也是這種口吻，看見同學也是這樣的說。

八點鐘我到德明飯店，百里叔靜坐在靜的沙發裏看書，他看書的精神真是使得我們青年人慚愧，我一看見他總覺得我自己起了一種特殊的興奮。

我看他大概是看完了「一本書的樣子，仰起頭來散散他的神，望望我。

我們的話開始了，就談到「日本人」裏的「這本書的故事」；

「你們也許還不了解裏面的含義吧！這完全是一段象徵的描寫：「十一月十一」就是我在柏林得到電報南京危急的消息的一天。「心裏胡思亂想」就是象徵首都淪陷後為國家想到軍事政治將來的困難……。「又是舊習慣不適用於新環境」就是「暗示中國幾百年來文化的失敗……。」。「看手錶不過五點，但忘記了柏林冬天的早黑」就是「柏林的冬天老是晦冥得辨別不出什麼時候。」。「結果迷失了道

路……，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點心慌」就是描寫「現在對於國家危險的一種心境……」。——但是遠遠地望見了一個燈，只好向着燈光走找人家問路，那知道燈光却在小湖對面」就是「象徵着在文藝復興史裏面所說的意義有一個同樣的意義……」。——「又沿湖繞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就是「象徵要達到這曙光中間，還要費許多的努力……」。——「居然出來了一位老者」，那就是艾斯德先生 Eratore。艾斯德我們平常叫他艾先生的。艾先生是駐紮在青島的一位艦隊長，日俄之戰，他被日本俘虜了去，俘虜了三年多；在做俘虜三年多的時期裏，他就在日本暗地研究日本這個國家，而且研究日本的古代，甚至研究到與日本文化淵源有關的漢學，所以他中國話也着實會說得幾句。後來回到德國，對日本與東方的問題着實寫出一點有價值的東西。如今大概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就是在做西門子海外事業部長，與我有相當的交誼，曾經幾次和我談日本，都能夠談到日本人的骨髓裏……」

「日本這個國家除開兩個特點，其他真是虛空，夠不上稱崇。所謂那兩個特點，就是女人當看護，男人當偵探；日本的女看護真是像鑽在病人身裏的腦子，爲了看護病人真會不顧一切發瘋似的看護而犧牲。男人呢？他們爲了生存有時時刻刻防禦人家的必要，這是他們三百年來鍛鍊成功的一種特狀；所以偵探小說，日本從早就有，他們還有幾種做賊的教科書，名字就叫「忍術」。」

我們的要塞以及軍事上的工事，聽說大多請德國顧問的。但在這次的戰爭裏，我們的要塞與工事，往往被敵人輕而易舉的突破了，其中到底有沒有好細？

「這一層我可解釋，德國人的國民性到還有點硬骨氣的，他們來的都可以算是優秀的智識分子，在他們的國內也算是有地位的；個人方面的人格與信譽最少也要顧到的，我相信不致於。曾經聽說；出過一個混蛋，擬定一個軍事計劃呈了上來，結果那個計劃由我們看過了之後放在旁邊。一面拿他自己這個計劃

稿去騙過日本人一筆錢。然大多是好的，像發而根霍而竟然可以說是出色的人物；有一年四月間我建議要在湯陰（即岳飛當年軍事的根據地）沛縣（即漢高祖當年興軍的地方）先建築兩個營場（徵壯丁練軍）；……，我話沒有說完，發而根霍而就懂得我的意思插下嘴來：「蔣先生，你的意思不是德國的方法，要像英國拉克司 Laker 的辦法吧？」註（英國 Laker 的辦法，起初行於遊獵時代，譬如去獵虎露營，事前先防禦得好好的，萬一未獵虎之前虎先來了，露營的地方的防禦工事做得已足可置虎於死地。後來又應用到英國殖民地去，如印度的被征服的統治，表面上是不露骨的壓迫，然英國人在印度所建築的營房，實骨子裏都是一個一個軍事上防禦軍事行動的要塞）這個建議，後來 委員長知道了，辦到決心要辦的，還拿出地圖來圈了一條線，一直遶圈至淮陰的。

這些學軍事學的工程隊可惜沒有幾個，像參謀本部的幾個湖北人只知包辦來做他們的飯盤，甚至弄到造屋請箍桶匠去委託泥水工匠的寧波老，再加上幾個沒有軍事智識的監督，往往化了一筆錢來得牛頭不對馬嘴，錯誤並不單在此；還有叫德國人計劃一個工事時，但沒有告訴他準備多少錢，於是弄出理想的計劃來配合不上準備的錢，因此草草了事，如同蘇州到南京這道興登堡線就可以說沒有照着工程要塞軍事上的要求去做，這毛病簡括出有兩個：

1 財政與兵略沒有取得聯絡。

2（工程）科學與戰略沒有取得聯絡。

後來知道軍事上的工作做得不合要求要受軍法的處分，於是一般心理趨於「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祇注意了平面上畫的圖，而不注意到立體上的實用。列如山東維河的要塞，高高一望而知，却不利用那自然的地形地物。

日本這次侵華，深入得這樣快，是否靠他的飛機大砲的火力？

『不，民國八年我在上海，那時我有一個日本朋友，是我的同年，他當小兵時就與我相識了，叫崗村（少校）。』

有一次，他與我會面，我們就研究上海的地形。

崗村說：『我研究上海的地形，假使在此地作戰：非造淺水汽艇不可，因為上海的水路可以說就是陸路，利用汽艇就可以包操敵人，菲律賓與上海的地形是一個樣子。但我們日本不能多造，因為海水深得多，無用。』

後來在南京，我就對唐生智說：我們快想法趕造淺水汽艇，蔣先生去四川時，我並叫人與楊永泰等也提過。並且認識一位造船的朋友，與他商議，每隻一萬塊錢，有兩萬就可裝配武器。

『一二八後，我更想到，費一十萬就可造五百艘汽艇。萬一上海，鄱陽湖，太湖一旦有事，就可用。日本如進犯上海，我就可利用汽艇到處截斷他的後路，可是沒有人肯聽。現在却被倭寇利用了；進擾太湖，襲擊鄱陽，甚至深入長江。』

並聽說，崗村現已升爲師長。」

我們每次不能守一個據點的時候，爲什麼軍隊老是混亂得很，這是什麼原因？

『作戰時，界限的責任問題是最重要的。好像這次徐州的作戰，老早就應想到——龍海線至蒙城中間的區域早應劃定歸誰負責的。譬如徐州西面歸李軍負責，徐州東面歸某軍負責，最底限度得勘定一個界綫，否則，相互推諉，非常的危險。』

八月二十八日

「我寫文章；在以前，不肯深刻的想。第一次從德國回來後，我寫文章的風格改了。在日本做文章的時候，學梁任公一套，長篇大論。在德國受毛奇的影響；他的普法戰史寫了五冊，他說過一句話：「如有時間，我要做成一本」。這話真有意義，我才覺得軍隊裏更應當不要嚕噓。」

因毛奇的話，有過一位德少校根據他的一句話，做過一本出名的書。

毛奇做過一本普法戰史，但這本書，每一個字要替他下註解的，因為他寫得太深刻了。

我常看書，對於目下的事，聽我的話，講起來很多。

像我的「國防論」，還應解釋，我現在想預備着手，最好你去看，（對我說）一句一句再來問我。文字的功效要給普遍的看得懂。

戰爭結束，靜下來，規規矩矩我想做一部書，我相信可做一部像克洛司而的書一樣帶世界性的，自信最少可佔兩百年的歷史。」

講到這裏，我要他講一點他小時候的經過給我聽，他無意之間的一講，看我已寫了三張原稿紙，他拿來一看，不說下去了，坐到沙發裏，忽然間「浩！你將來替我記錄傳記也只有用這個方法。」下午軍政界的要人來了，斷斷續續的記錄一點。

歐洲現在陸海空由一指揮，但軍事，政治，經濟，是不是可由一領袖統治之下？路根道夫的變幹的主張，政治跟軍事跑。

法國看法，國防軍第四階段，行政上有四階級：

(一) 國防會議，(二) 大總統，(三) 副總統，(四) 副會長。

在法國，有一天我同法國的軍事首領談，我中華有一首頌——漢高祖有一句話「前敵打仗我不如韓信，後方不如張良，計劃不如蕭何。」

國防論有做詳解的必要，就叫做「國防論解釋」，把他推演開來，通俗化，我的意思。

「一二八」錯誤在羣衆。上海的退，軍隊與外交沒有聯絡得好，那時應顧慮外交——放棄軍事，還是顧慮軍事——放棄外交，這要看主帥的天才與本領。

民主的工具有二：(一) 憲法。(二) 選舉。現在假使有人能拿選舉的工具來統制政治，那政治就可走上像歐洲民主的正路。

那時我在西湖見「省憲法」——議員，廳長，縣長，省長等都要選舉的，我講笑話「浙省人民只好一天到晚選舉」。

我的意思，每一條街設一個選舉單位。可利用保甲制度，十家一保的樣子；辦理名單，一有賄，即可查出。因此推出的人，不致弄到知都不知道，這是「基礎選」。

被選舉的人應在半年前公佈出來，從此地方上的壞人就不敢出來。每一地區，定四人，這樣一來，被選舉的人就會想到自己的身分配不配出來。這問題先要確定。

政黨選舉的方法，在事前選舉某某是通知的。歐洲政黨的選舉都是如此。政治上需要有個核心，成功的核心就是好的——能解決當前的問題是最重要的。俄國政治上的核心能

成功就是好的。

凡現實的問題，要有先見之明。青年人能在社會裏佔地位，能替國家做事，都應有先見之明。照佛理

上的因果律來講，也是如此。

前年我講「我與日本不打比打還兇些」。

沿江戰事前天不大好，瑞昌失，並損失頗大，此路可進窺德安，急應注意。

昨天下午博生來談，「早幾日敵機來襲我南昌機場時，有三寇機降落我機場，竟有這種荒唐的事。」今天寫的全是百里叔一段一段談的話。

八月念九日

下午，在德明六號洋台上，剛抽起簾子，太陽下去了，這餘輝好象告訴人可以安息一下了。

百叔穿了短衣，從房間裏走到洋台上，又從洋台上走回房間去，第四次從房間裏走到洋台上的時候，

他說：「你記下來吧：題目叫——」

「日本軍略的失敗：

第一期 政略的失敗

第二期 軍制上戰略動員的失敗

第三期 北方戰略上的失敗

第四期 南方戰略上的失敗

第五期 徐州戰略上的失敗

第六期 長江戰略上的失敗

第七期 這種失敗的總原因」。

百叔擬好題目：開始寫文章，客人，客人，不斷的來了。

八月三十日

「世界上宣傳的性質各有不同：

英國以不宣傳爲宣傳，

俄國以反宣傳爲宣傳，

德日是主觀的宣傳，

法意是煽動感情。

看報時應以此頭腦去想。從許多小廣告中可以看出世界大事的動態，歐洲有幾位好軍事學家去考察，從兵工廠裏運出的煤灰，就可推知那個工廠裏軍械出貨的數量。

日本外交，失敗在二王手裏。

袁世凱當初有相當的手段，在國內聯絡反日份子，在日本聯絡元老派。當時有黃克強的擁護，有蔡松坡的簽字，恐怕你們都不知道了……。」

接耀斌由長沙寄來快信，報告伯倫的近況，並告我即日由景德鎮轉赴前方。

八月三十一日

「武漢戰局的預測是怎樣的？」掃蕩報記者問。

「軍事上有個原則的。」

就是凡爾登一戰，胚丹（錄音）也不敢判斷他的一定勝一定敗的。

軍事上守據點，只能以「時間」與「數量」來推測。但不能斷定預測，斷定就不合軍事學的原則。

敵人以最大力量來攻，我亦以最大力量來守，其次是時間問題，誰能支持到最後的時間，即誰勝利。目前有兩方面比較危險——由瑞昌到德安的東面與西面。

瑞昌在戰術上沒有價值的，但戰略上有價值的；得瑞昌而可進取德安。

我所知道的軍備，馬迴嶺尙守得住，星子雖受威脅，但山地多敵人困難進展。

沿江游擊砲兵我知道力量很大，照我觀察敵軍聯絡上不見得好，主力還是陸軍，海軍扶助而已，星子是佯攻，瑞昌是真攻。

如瑞昌右翼有大兵力阻敵南進，則我們就有辦法。

運動戰應放在陣地前面，台兒莊能勝利即是應用此。

現在你們的報紙，每日的軍事電報應詳加一地圖，使讀者一望而知什麼地名在什麼地方。

談到歐洲的戰局，日來頗有發動的趨勢，希特拉這個炸彈要爆發，也許要應美國人這句話——「獨裁政治最怕丟臉」。

九月一日

記者節第四週紀念。昨天就知道，今天要在普海春開會。新聞界要爲了增強這個會開的意義，有價值；特地來請百里叔到會講演。

一早赴德明，手不停揮地替他記錄大公報上的星期論文——抗戰一年的前因與後果——的「後果」。

一個上午的思想可以說伴了我的流汗一樣的緊張，百里叔當然更不用說，我看他的精神——我們青年人還一點操勞算得了什麼？

寫到下午一點半才吃中飯。

二點○五分升階打電話給我，我回答他「百里先生有約會出去了，到會總要在三點鐘。」

三點鐘記者協會派人來接我們，百里叔人還沒有進會場之前，全場的目光像雷電似的射了出來，真是平凡中的一個不平凡似的降臨，凡人中的一位聖人似的降臨，神聖抗戰中一盞明燈照耀着前途似的一個慰藉，不要說羣情面容上透露着喜悅的意緒，不要說連外國記者靜肅敬意表示的神情，不要說日本反法西斯司蒂作家鹿地亘氏現出對我們中華民族偉大表現的敬意。就是會場裏的一股空氣也像有無數細胞迎上的歡躍。

中外記者輪流着演講了。智力的礦——開出來也和物質的礦有同樣金銀銅鐵錫不是有同等價值的分別的高等與次等。王芸生先生記起衛戍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胡越先生的話：「新聞記者，平常的任務是要把民衆的意見傳達政府，在戰時是要把政府的意思宣示給人民——」他接着也開出智力的礦，發出閃光的話：「不！（王芸生先生說下去了）新聞記者，平時的任務與戰時都是應該一樣的，其實，新聞從業者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大家只有一個中國，政府抗戰，中國人應該抗戰，軍人抗戰，新聞記者也是中國人，也要抗戰，新聞記者這個名詞並不含着做了新聞記者不必抗戰的意思，所以新聞記者在平時，在戰時，應該一樣的……」。

其他中外記者發表的話，不外乎「稱崇」與「希望」，感官也就很奇怪；像海鷗就不轉到念頭在池沼裏去覓食可憐的小魚。

一陣鼓學的音樂中，一排中外攝影機的圍圈中，一閃人頭轉換方向的打動空氣中，一射目光的汪集中，百里叔搖搖蒲扇站了起來，大家要聽他的話，覺得主席的介紹是多餘的，沫若先生走到百里叔身邊的背後（我知道他聽覺不大靈便所以走了過去。）

百里叔講的對目的大意，大概是「歐洲考察軍事經過的判斷」可以說——開頭就是一個結論——世界各國的軍事誰都不能知道，誰都不能判斷的——像德國希脫拉的軍事只有希脫拉自己肚皮裏知道——不過我今天所講的是我看軍事的一種方法……。」——我聽了這個開頭，我覺得我的求知慾已經吃飽了的樣子。

鹿地亘起來講話，王芸生先生走到百里叔面前，我會意懂得要請求他「抗戰一年的「後果」的交卷，我也跟了過去，心裏記着「後果」的未完稿，坐在百里叔後面的沙發上。那時，外國記者也似乎已聽了他的話，已見了他的人，已照了他的相，已完畢了他們今天一天記者的任務——一個一個站起來，向蔣百里先生鞠了一躬，離開了會場。

百里叔看見我坐到他後面，好像知道我的意思也可以走了；站了起來。沈鈞儒先生招呼他的時候，已靠近沫若先生的坐位，（他們二位；彼此已慕名久矣，但是沒有見過面，更沒有講過話。我早有這種意思，請他們兩位，見見面，談談。在日本「須和田」快要和沫若先生離開日本的前幾天和他談及過，和沫若先生回到了上海，我就想有機會請他們二位見見，談談，但是，「八一三」抗戰的砲火把我們在上海聚會的機會打散了！）今天！是一個歡喜緣，也正是沿江瑞昌告捷喜訊傳來的時分；大家臉上現着笑；笑那勝利，笑那團敘，笑那為抗戰奔敵而萍蹤相逢的喜因緣，真有一點他鄉逢故主的不可言喻的開心，（百里叔誰都已經知道，已經認識）沫若先生的視線轉過來時，對我露着幽意的微笑，我就向百里叔說：「這位是

郭沫若先生」，他們二位緊緊的一握手，相互敬愛的一個害羞的笑。

回德明，百里叔與我都是滿身臭汗；但，如今的時間已不允許誰的舒服，躲懶更不允許，我的上衣只脫了一隻袖子，百里叔口述的文章已經丟了過來，七點〇七分記錄到——
「中華民國萬歲」。八點十三分百里叔與我餓了的肚子才有得飯吃。

九月二日

周司令（粵漢運輸司令）陪陸司令上來拜見百里叔，一方面來報告一些前方的情形給他聽，一方面來問問他目前的幾個大問題。

一個有根據事實的緒述不會有空間的時間，緊緊的，排列了來——「王××在第二線，星子與海會一帶歸他，打得很出力。第三線有俞××。山東人李××帶兩師，在浮梁。瑞昌與德安間的軍事配備得相當的穩定，附近的軍隊也好，關××也在瑞昌的正面。

東流，狄港的川軍，多數能打。

在前方實地的考察，站在第一線的工兵都勇敢，不怕死。

老百姓只要有一點辦法，對戰爭也會耐心的。

德安無問題。

廣東廣西的軍隊都善於爬山。

山地，池沼戰，日本小鬼也相當叫苦連天。

第十八期的士官生湯××，有一手的，總是親自督戰。

碼頭鎮迎江，危險。

敵軍在佔領的地方，在三四里外就不敢去。

瑞昌現駐三師，黃梅駐二師，六安駐二師。

士兵說：「一看見日本鬼子就有把握打勝仗，以前是不看見的」。

我沿江共有「一〇八作戰單位」。

下面是百里叔今天談話的簡要：

「台兒莊的失敗是阪垣磯谷獨斷獨行的原因，並沒有得到寺內的同意。

英國人觀察的正確，與倫敦的霧大有關係，倫敦的霧，第一須找一目標，才能有路走。第二須運動，才不致受寒。天然使他們愛鍛鍊觀察，要鍛鍊體格。

Times 自我抗戰以來的理論是一條直線而從沒有彎曲過，觀察中國的抗戰是有辦法的，而對我們的好感已遠在五年前的主意。

意國的青年，只聽戰爭的偉大，而不知戰爭的經驗。

歐洲這次如果爆發戰爭，不像第一次，這次最多不過兩年。

德國的工業家與日本勾搭得很緊，等於中國對英美的購外匯。

意大利與德要好，半年來的結果增加入超二十多萬萬。」

下半年，談到了青年人的可惜，談到了志摩。

「那一年是記不起來了。

志摩大概是剛進大學，我住在上海二馬路的三泰客棧，因同鄉人的關係，志摩與志摩的父親隨便在我

的處所裏進進出出，他的父親因我而認識了君勳，因我；君勳也看見了志摩。

君勳有好幾個姊妹沒有出嫁，看見志摩也很歡喜他，那時，志摩也沒有定親。

志摩的父親一知道公權君勳在社會上的地位也起了心，而且想成就這一堂親事。

志摩從小是富於感情的人，被他的父親這樣的一說，那樣的一勸，也沒有什麼堅決的表示，在一個很難描寫的環境中；總之張幼儀與徐志摩在「我啦」破石的絲業公所裏結了婚。（不是拜天地，是文明結婚）。

志摩出國之前在北平見過林徽音，那時的她，雖然年紀小，但已經很動人的了。

梁公子送徽音歐遊還是兩個小辮子在頭上甩了甩。那時，志摩的熱情，思想，文學的天才正在歐洲開花。

毛頭小姑娘大起來是很快的，尤其是海風一吹，歐洲物質文明的環境裏一住，看她像春光裏的花苞經過一陣和風，經過一陣陽光，經過一陣雨露，開了，開了，天生成的尤物，到世界上來找美的，找情的，恰巧遇到了志摩；好極，好極；今天一封信，明大一封信。志摩回來了，徽音病倒了。

有一天，志摩去打電報，電報稿子一拿上去，電報局裏的發電員就說：「爲什麼？這電報剛才已經發過，」志摩弄得不懂，結果一查，電報的大意是相同的，不過早一步去的發電人是張××，「原來如此」，志摩好像做了一個夢剛醒了的樣子。

與小曼這段姻緣正在那個時候生長起來的。也是因百里叔而認識王軍官而認識小曼，一天；志摩在小曼住的旅館裏的床上留給小曼一封信，這封信造成的結果，志摩與幼儀離婚，小曼與王軍官離婚，然後小曼與志摩結婚。

九月三日

我真想不到沫若先生今天來的。

他悄悄的來，靜靜的跨進六號的房門。百里叔適在浴室裏，我告訴了他，他高興地出來叫我泡一壺「鐵觀音」，他們並坐到沙發裏——談談過去，談談未來的大勢如何的變演。

和百里叔談話，只要聽他一個人開口，只要聽他的人懂得他談話的路線，懂得他談話的含義，不懂的——只要問得恰當，他會源源不絕的來，只要你耐心聽得懂的聽下去：現在可以聽他今天和沫若談的話：

『今年三月間，田中的奏摺印了出來，在歐洲宣傳。

日本對英美說過：『中國是一個不守秩序的國家，是一個不守條約的國家，是一個人多地多力大的國家，搗起亂來不得了，不如如有文化的我們來管他。』

但英美聽了駭了一跳。

在德國，意大利，他又是兩樣說法了；先來一個自己的誇張；海軍如何如何的充實，陸軍如何如何的神氣，這在做慣侵略夢的德意志聽了，覺得這小子倒有出息，於是聯絡。

日本在國際間的宣傳，相當的活躍。

我們最少要在巴黎或柏林設一復印相片的地方，像巴黎的非街推洛就有各國的新聞片天天印發。

這次，戰事沒有起來之前，日本苦的是農民，戰爭起來之後這苦痛移到中產階級身上去了，話沒有說完，他忽然對郭先生說「我到要考你一考，你看這一仗打下來，日本會弄到怎麼樣？」

『我想，將來真正的少壯派要起來的，他們；以前是反對財閥的，到現在，看到自己的農村凋蔽了，勢必要移轉對外。』

將來，傷兵是一個極大不易解決的問題，只要看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的傷兵，弄到如今，到處可以看到的，還沒有好的辦法處置。現在傷兵這麼多，可推想——更不得了的……」

下面是我隨便記下來的，有意義與沒有意義是很難說，人生本來到處是學問，看一塊玉上的幾條刀痕就可知道他的年代。知道他來做什麼，又是一會事，聽我的理論反不如聽有經驗的講故事：

『昭和是明治的兒子。』

廣田的時候，陸軍大臣昭和叫他辭職；爲的是意氣，爲的派別的關係。

大正的皇太后非常漂亮，但大正不能養兒子，毛病是遺傳性的花柳病。

大正的娘很會燙酒的。

昭和還未攝政的時候，因奪政權，鬧過一會皇后的問題。（說皇后有遺傳病）

我在法國讀到過一篇非常幽默的好文章，內容是這樣的：——

法國有一位左派上日本去，一走到街上，都覺得蕭條的厲害，但走到銀座，咖啡館倒十分熱鬧，就在那個地方吧，看見一個老女人正向着一位縫着千人針的少女重復地說——我要問你一件事，我要問你一件事；我的大郎，我的二郎，都徵兵徵去在戰場上打死了，現在又要徵我的三郎了，爲什麼千人針沒有效用，那少女答道：『要是處女的……』，那老女人聽了很悲傷的揩揩眼淚；仰起頭來，那少女飛跑了。』

又談到酒。

『現在的啤酒，就是中古時代發酵的麥湯。』

在德國最闊的菜館裏喝過一瓶啤酒，是從陶器裏倒出來的，的確好，可見中國的文明，同時還可證明裝在陶器裏最不容易壞的。

日本最著名的酒是出在大阪。

板西告訴我日本也有愈陳愈好的酒。……

午餐在川四館，席間有百里叔，沫若先生，黃琪翔先生，我，……。

九月四日

在九月一日記者節百里叔演講完了出來的時候，我的同學派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新聞組服務的何名忠，代表了團部的意思要求請百里叔去講演。當時，百里叔就回答他。「最好你們提出幾個目下切要的問題來問我，我想得到的益處一定會比講演好」。

三日上午青年團派何君等親自到德明來請，當時百里叔約定星期日下午。是日下午即接得青年團敦請百里叔星期日下午同赴河街四號團部講演的公函。

今日，上午爲百里叔要買一部「史記」，漢口的大書局走遍，費上了三點多鐘，結果仍舊買不到。

吃過中飯，打了一個午睡，約好黛妮，同到德明，百里叔從床上起來，三個人談到了幾個鄉親的人，又談到南洋，太平，檳城……的風景與故事，也忘記了鐘點，青年團來接他演講的片子茶房送了上來。百里叔叫我同去。

青年團的房子聽說是日本三井洋行的房屋，從螺旋形的梯子上走了上去，在一間放着「凹」字形桌的席上坐了下來，除許多留日同學相識外，其餘的男女青年大概是最近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的畢業生，最出

乎意料，是在當秘書長已十幾年不見的蔣子英老友。

大家座了下來之後，百里叔先發言。「你們請我來講演，我認爲座談比較好，你們所需要知道的問題，可提出來問我，盡我所知道的答復你們，這樣，我想比帶着敷衍意味的一篇演講總好一點。」

「武漢假使萬一失守，我們的失敗會到什麼程度？」一位帶着北方口音的女團員站起來問。

「是的，這問題；我剛回來的時候就有很多人問我，照軍事上講，誰也不能肯定的說一個地方一定能夠保守，連外國的毛奇將軍也不敢預言的說着有把握，但是我們保衛武漢的不失，也有可能。不過失了，有的人會覺到不會影響到國際的觀聽對我們有所不利，這一層，在我想來，不是這樣簡單，第一要看我們是不是爲這拚戰盡了力；像上海的失守，國際上對我們還是有好評；因爲敵人誇言一月就可攻下上海，結果弄到三個月，不但敵人吃了一驚，同時國際上也知道了我們是能夠打，南京繼之失守，國際方面還能夠原諒我們。等到台兒莊的一場勝仗打下來，又反證我們也能夠打勝仗的，所可惜的當時前線的輜重的指揮官沒有配備得好，如果配備得好，只要來一個追擊，當是敵人退到嶧縣僅餘一萬二千敗軍，連子彈都沒有了。我們只要早二十四小時進攻，敵軍可以全部殲滅。等到他們派四千人，在廿四小時內去接輜重隊接濟回來，我們再攻過去，他們已有抵抗。所以無論那一個戰局，或談今天的要保衛大武漢，總要採取攻勢比較有利。可是取攻勢，要有取攻勢的「工具」，我們必須要注意三個要點：（一）要有砲兵的配備，（二）要有工兵的配備，（三）要有輜重的配備，每一個隊伍，最少要準備離開七天的實力。（湘軍當年就注意到此，我在掃蕩報「營官二百兩長夫一百八十八人」一文中就有提及）。

現在有一般人以爲武漢失守，我們華南西北的交通線被切斷了，認爲軍事上的聯絡一斷成了一大危機，然而，用軍事學戰略的眼光來分析，來判斷，只有對我們有利，因爲武漢這個地方最難守，四面有四條

水，容易顧東失西，顧南失北，調兵遣將，轉輾不靈，如其敵人現從一路來攻佔武漢，一路尚且可以給他攻佔，將來我們反攻四面可以進兵，像太平天國的三得三失，就是證武漢一地的不易固守，所以敵人將來萬一攻佔武漢，也不過等於炮口上一個勝利的夢，結果變成一蓬煙似的一無所得。

有人把武漢比馬德里，假使僅比了一半而不能比到全部，那還是不比的好。西叛軍不攻馬德里還可攻別的地方，而武漢這個地方敵人有點非攻下不可，所以這是武漢與馬德里的不同。

接着答復何忠名問的捷克問題會不會引起世界大戰？大戰時蘇俄會不會分一點力量來援助中國？大戰與中國有利還是有害？

「捷克是戰爭的「要塞」，德國雖然想攫取捷克，攫取這戰爭的「要塞」，但是目前不會這樣快，原因不單是自己的本身問題，而同時有英法蘇的牽制，還有捷克這個民族性也不是吃硬的，兩年前我去捷克，砲彈已在工廠裏堆不下堆到露天來了，他不準備和人家拚，也用不着這樣幹。但像德國現在和他顯明的鬧，大家注意了。然而大家不注意的事你們也該得注意去，舉一個例，非常的有意思；像一九一四年的歐戰，一九一二年德國就擴充軍備了，一九一三年法國也擴充軍備了；這足以證明法國也在準備決心打一打，大家就在注意他們的爆發，可是爆發的亂子出在奧太子的身上，從這點就可知戰爭爆發的火線從那一端燃起而爆發是沒有固定的。現在歐洲的爆發點我要你們注意到兩個方向去：——一個是「非洲」，一個是「匈牙利和布加利亞」。前者或因德國用強蠻佔殖民地而起，因為德法交界互有重兵配備，將來避實就虛會從德國侵非而引起亂子。後者是一直吃虧的一個小國，但越是小國越謀恢復，越是會拚命，越是肯冒險，如同德義的冒險成功，日本的拚命強橫，就是這種心理的原則下造成的。所以將來也許會由前後二者的小國，點着這條火線。

大戰如其一朝爆發，蘇聯參戰是無問題。但不能顧到遠東——對中國的幫忙一定是很少的了。日俄的問題，將來也許在西面出亂子。

大戰一開，我們還可搭一批便宜。美國的軍火最充實，從前我有一次與美國的參謀次長的一度談話裏就有數，他說：『美國一旦與別國開戰，只要在三個月裏銷售脫這批「破銅爛鐵，就有辦法」。因為他們在三個月裏就可另出一批新傢伙，問題要在我們準備好這筆錢。至於日本要想在太平洋當中壟斷運輸，恐怕他這種技術還要不過軍火商的路道多。當然外交方面也要用上一點手段，例如日俄戰爭，日本假使不向英國求爲同盟，而英國不向美國包買下來那四條兵艦分兩條給日本，即「春日」，「日進」（譯音），恐怕日本也不敢向俄國大膽地宣戰。』

最後有一位少女團員提出經濟問題，又談到節約與今年的豐收。節約應以外貨爲目標，國貨大可以不必節約，尤其是農產品，中國以農立國，可以盡量的助鄉人經濟的活動力增加，尤其是像今年的豐收，政府亟應從速籌劃統制收買，使鄉人不致於呆滯於經濟的活動」。

百里叔雖然費了三小時之久，講得嘴已都乾，但是他對現在青年的印象，覺得青年的思想大有進步，都趨於實際方面，在以往是看不到，聽不到的；尤其是女人，對我說，像今天的兩位少女，提出的問題，都很有價值，在未抗戰以前，我在留學生中間也聽不到這種的話，確實是國運亨通的現象。

九月五日

我一早去，百里叔叫我謄抄他「爲國聯會議敬告英倫人士」一稿。

九點過點，茶房送進一張名片來，我一看是「陳布雷」。好，請陳先生進來。清癯的容貌，瘦小的身

材，嚴和溫恭的態度，是布雷先生最使人難忘的印象。

談話開始之後，似乎都是百里叔的話，把我記得牢的寫在下面：

「我回來路過法國，記得。有一天來一位青年記者，我一看是小孩，「小孩也會做新聞記者，笑話！笑話！」我心裏那麼想。

進來之後，和我談話了，說了很多話，可以說是漫談，當然是說到中國的什麼什麼；結果他——那小孩——那記者突然的說：「照蔣先生說來，總之，似乎中國是總有辦法的」。

我就問他：「你看過我的國防論沒有？」他說「沒有」；當時我特地簽名送他一部國防論。我一路回來，老是記得他，同時也想到——現代的青年，從實生活裏直覺出來了，證明青年人，是進步了。

像現在的報告文學與通訊文學，比較以前專門坐在房間裏寫的文學，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就是像眼前青年團的一女小孩提出的問題，確實有點驚人。

要說國際上，要談英國的。

張伯倫定三個打仗的必然性：

第一誰侵犯了我們的領土與殖民地。

第二我們條約的義務所規定要打仗的。

第三英國政府認為非打仗不可的時候也要打仗的。

英國在世界上有一個特殊的地位的，這就是英國是世界上的帝國。

老實說，英國還比不上俄國那樣的幫我們的忙。而且；我們對於英國到是處在一個前俯的地位，替他們保護了香港，保護了新加坡。

好。
對俄國呢？我們的東北已失掉，我們對他們的前哨地位也已失掉。但是事實上，俄國比較英國還對我

國聯呢？是敷衍的。國聯派仍是遵守條約的，我們的工夫應化到國聯派裏去。

一二八後，鶴見右夫（日本人）到美國去，專門找反動派聯絡，結果頗有效驗。

英國孟取司德的親華派，你罵他，他還是與你要好的，因他在華有特殊利益的。

英對意提出經濟絕交，第一贊成而結果反對者是——丹麥。

西班牙出水銀，

英與荷蘭的煤油，

日本向墨西哥買了不少的煤油。

早先，英國打印度，阿拉伯；豈不是也拿飛機轟炸的，假使被人這樣一追問，他倒不容易開口了。

現在：轟炸不設防城市的問題來向國聯提出比較新鮮，使英美法最少向日提一次有效的警告——爲人

道而採取防禦。——最底限度，可得到宣傳上的效果。

有便你可這樣表示表示」。

「委員長今晚八點鐘請先生吃飯。」布雷先生站起來準備走的時候這樣說。

忙到八點鐘的事情，是抄一篇稿子百叔候着帶去。

九月六日

沫若先生現在住在一間攝影製片廠裏路相當的遠，上辦公廳汽車來往化三十多分鐘，每月還要多化一

百幾十塊汽油錢，他對我說很可把這筆錢省下來就近租點房子。於是我陪他上黃陂路去看房子。

百里叔的「爲國聯開會敬告英倫人士」一稿，奉 蔣委員長面諭，要與香港大公報同時發表。去看王芸生，王芸生先生還在床上睡。

勸黛妮先離漢口，說了一大堆的理由不肯。

在德明廳簷下的籐椅裏坐了一大半的下半年，百里叔復出了家中與復璉的信。

九月七日

晨與日章說，再三再四地叮囑我；要我「耐心守苦」。

百里叔之「爲國聯開會敬告英倫人士」一稿內的哈里發克斯被大公報誤印爲「艾登」，爲此去函更正，中午送去。

上午武漢日報派人來求稿，下午該社的社長又來。

抄一關係國際宣傳方案呈 委座，至晚九時尙未進餐。

九月八日

在警報中與百里叔談天，送來的情報上；知道廣濟是失了！敵軍有越田家鎮趨曹河的趨勢，有幾個神經衰弱不明事理的人！我想把這個消息最好能隱瞞了它，我知道他們驚不起的；像我隣舍的林太太；只要一提起南京，只要一聽到屋頂上面有飛機的響聲，他就會骨頭也發軟，面孔發青，多罪過的样子。

吃中飯的時候，武漢日報又派一個攝影記者來要替百里叔照相，那記者的心境與我早十餘年在西湖邊

上替愛人照相的心境一樣，假使化學能把心境化驗開來看，那一定比寫一首滑稽的詩還來得有味。

「昨晚睡得不好」，百里叔告訴我，老人家爲什麼也不能夠安睡；也許昨晚他見了委員長有許多「想」，大概也許他「鐵觀音」的茶吃得太多了一點吧？

「下午你好好的睡一下」，他似乎感謝我的心靈，重托我，叫我在下面會客室裏代見一切要來會他的賓客。

聽明飯店的會客室有不少誘惑人的地方，淡綠色的花窗簾，外面有樹，有花影映在玻璃窗上，天鵝絨的沙發已經夠盪漾人的疲倦的精神，也不知想什麼好，儘望着桌上一條條挖着空花的白櫥氈——上面；一盆花，或是一件小品給我們丟紙煙灰的，我却忘記了；我還以爲做了一個掉在天堂裏的美夢。

百里叔真看不出五十七歲的，有時真要被他的興奮打動我的心境，他和我談到前方的將士，又和我談疏散武漢的人口——他說「取攻勢，也要看機會，一味聽命令，簡直有點像「對氣」。疏散人口，也不是報上登登文章就可了事的，公安局正可挨戶調查：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能夠做什麼事的，不能夠做什麼事的，願意走的，不願意走的，願意逃的，願意拚的，願意幹的，願意做的，究竟有多少，公安局正可挨戶叫他們自動填寫，政府正可統計一下；那幾個地方，可以住多少人，做點什麼？那批先去，那批後去，用車用船，也可預算；除此以外，留在這裏的，工作也可分配好……」是的，生鐵也可以打得軟，吃人的老虎，也可捉牠關在籠裏慢慢的感化馴服，人的智慧，最怕是懶惰。

晚上，五點三十分，他要上中央銀行去應 委員長的約。

日章病未愈，今晚得早空，去探望他。人類的感情一打動，說的話來都容易使人死的。「禾艸！你要耐心，你沒有錢，朋友無論如何會替你想法好來的」。我今天三毛錢買了一頭殺白鴨，特地請他來吃，他

平常吃兩碗，今天吃三碗。並替我校對好了一篇百里叔的「日本人」印稿。

吃過夜飯，復出袖舫，敏書，寒衣，公略，留日同學會，及聖愛娜的信。

聖愛娜的行，結束了我今天的日記吧。

聖愛娜！

粵漢與平漢都去問過，得到他們的答復呢！！一隻冷面孔，與三個極惹氣的字音——「不知道」。我肚子不高興，裝滿在肚皮裏已經三天了。

離開漢口的人，一天一天的多了！但是我？到何處去，我真是發癡，世界上無論那一個角落裏已沒有給我安全的分兒。

你爸爸去桂林之後，來過一封信，算來已是極難得的。

預備講一個故事已經不必再要我費心，世上的故事本來很多，但是要聽一個故事始想到也不容易的，況且這故事，逐漸，逐漸的生疏了！過一個相當的時候，我相信，會像忘記童年時的哭笑一樣的忘懷了。

百里叔，十外年沒有看見過了，雖然也可算爲是一位鄉親。但是這次居然碰見了，照人事上講是一個喜因緣！他分外的看得起我，假使在十年之前，真會手舞足蹈起來，可是在如今，心思也簡單。

他叫我可以跟着他，我想，也好！如其運氣果真還拖一點晚福，如其他還有一天再上歐洲去，那時；他居然要我同去的話，那我唯一的願望，讓我的生命恰巧還長到我的足跡踏到了古希臘的海濱，或埃及金字塔的頂上，要想寫一首詩的時候，沒有落筆，最好，最好像擺擺去希臘一樣的死了！

九月九日

今天有很多人來，因為房間裏擠滿了很多人連通姓名都不方便。

等到他們一坐下來就談到「動員問題」。

注意力大家又集中在百里先生方面：

「二十年前我在文章裏就提過，我們的兵工廠應設到平漢路之西去。」

二十年前；那時我正在日本，我記得，那一次印象很深的，整整化了兩日兩夜的工夫；偷抄了日本的「總動員原則」還有一本叫「動員計劃訓令」（這本動員計劃訓令他們每年修改的）。

他們；某一機關動員，有某一個人來負責的。師團司令部由參謀長負責。真正動員歸團，輜重也歸團。

每一團有一「動員歷」。記每營每連做什麼事——如「搬床」，「開倉庫」。

每一官長有一冊「動員手簿」。

我們，北方與南方的民衆對於國家的義務有不同的情形；北方稅輕役重，南方納了稅以外就什麼都不管，所以北方比較有組織而談到民衆動員起來也比較有一點根基。

民衆組織容易改的，政治組織就不容易。

假使，一「道區」辦得好，最少可以抵抗日本三師兵力。

「縣」也可造一個抵抗軍事的根據地，這句話我在二十八個月之前就對陳果夫先生講過。

像巴黎，一遭空襲，二十四小時之內就可疏散二百五十萬人口。

巴黎動員時，每一個地方有一個動員局。

動員令一下，參謀總長承當去，這責任分的清楚，局長自己就安心可以睡覺去。

每一區出什麼亂子，臨時不准向上級請示（以免牽動大局）只能限於每一區自己去想辦法解決所遭遇

到的困難。

我們同日本「打」最好的地方就是最好要他們的「救兵不容易到的地方」。我們應利用土地的廣大而逐部把他解決。

九月十日

反侵略週刊社的徐先生來拜訪他，談到翻譯，他說：「翻譯這項工作，頂好要有二個人以上的共同合作，一個說，一個寫，一個人聽。」

一個人不但吃力，而且不容易做到滿意，原因，看着外國文的時候；是一個外國的頭腦，等到要譯成中文又要換做中國頭腦，幾行一寫下來，精神是不夠了，這影響的壞，非常的大，最容易犯敷衍表面的毛病。其實翻譯一部外國文，最要緊要注意某一句，或某一節，或某一章的重性；那一處應該直譯的，那一處應該意譯的；只全在思維力的集中着原文，這個人完全要融化到原文裏去，跟着他去體味，去偵察，去辨別，去開掘含蘊，去推測正反，全部精神要像一條扭緊的弦線，不能鬆，更不能彎曲，這樣才能彈出正確的音調。

像從前，譯佛經就很講究，有一個譯場的」。

其次談到軍隊的性質：

「德國的軍隊有「共同力」。

法國的軍隊智能很發達，很活潑，每一個士兵能見機行事。

英國兵有「持久力」。

中國兵有「耐苦性」。

九月十一日

又來了很多客。

他們問，我聽他說：

「英法拿蘇台黨壓迫德，是要求縮軍（空軍）的意思。

德意日在張鼓峯事件發生後，想幹的。

馬當失守，意大利告訴日本，三星期能得武漢後，即撤兵去對蘇。回頭看，日本失敗了，只能說「前議不行」。

九月底，英想迫德，英大使主張我們的戰事能維持至九月底，是有意思的。

武漢一下，歐洲局勢必緊張。

蘇聯的邊境，波蘭有駐兵。

今年正月廿七下午八點鐘，如果美海軍會議成功之後，在遠東美爲主，英副之。後來國會開時，大家通過，於是鳳凰島英美故意的一鬧。

現在如要求英幫忙……

丹麥是農業最發達的國家，牛羊大宗。其此是瑞士。德國的牛與農產物仰仗於丹麥瑞士的。德國所以平時也要統制，要節省下來非到不得已不用的意思。

英對德的意思，你要殖民地——你先回到國聯來。

德國小黨與小流氓多，希脫勒所以弄得起來，也因此。將來要跨起台來，也因此。意大利有一位叫加靈，東浦路士人，地主，黨裏的中和派，他，的確是一位人物。他說，軍隊是不行的。

德國工業家爲了日本起來講了不少的話，說日本買我們的——船，機，車……都僅買一隻去模仿。」

九月十二日

爲「日本人」一書，於上午同沫若先生接洽妥當。

在坐談中，他問起我在日本照的相片。

沫若先生「合家歡」的一張照相，是我與他快要離開日本時才照的，現在；他在日本十年的影子，僅留此紀念，今天；我送給他，他看了悲喜交集，一段不可言喻的情緒湧上心頭，他的一時的面容，一時的態度，一時的話，無限深厚情緒的感慨在狂溢着，所有一切搖動的思念都被他愛祖國的熱情的神經中斷了。

「我知道你要這樣，所以我一直不拿來給你」，他聽了我這句話，在無言轉變的一個意境中說：「我去請百里先生吃飯去吧？」

我們同坐車子，在路上他告訴我，八月中間，錢度鐵在東京被捕，因爲他到我家裏去訪問過我，牽帶我的家裏，於是我的家裏在八月中間被日本當局捉進去打了一頓，關了一時，也不肯放他們回來，我所顧慮的是他們的生活問題。

談，談，不覺已到了德明，沫若先生一進房，還沒有坐定下來，手摸着袋袋忽然跳起來「我的錢包沒有帶來，我的錢包忘記了……你去替我打個電話……你不打我自己去打……」，百里叔坐在沙發裏

笑着說：「這有書生氣，我今天高興，我一定多吃一客」，決定上又一村，一身小小的寧波餛飩；結果是博

，博生先生插下嘴來說「我講談了許多東洋與西洋吃的故事

晚上應銀行界勵進會邀請演講。

地點在總商會，時間在八點一刻。

在上千聽眾的擁擠中，在熱烈歡迎的掌聲中，百里

兄弟本是軍人，照理，打仗去。現在時代不同了，

以前我只知向他們要錢，買軍火，打仗去，現在却

回想從前，要覺悟到時代是變了。從前我們中國靠

念過古文，都可知道陶淵明的一篇桃花源記，這十足代

花源」，你們來不來？可是，這是仙家的地方。

與歐洲通商，原是这样的；「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愈遠愈貴，這是一定。銀行現在還是靠交通靠

西洋的活寶貝吃飯，那「桃花源」是不是適合於現在？是否矛盾？

現在來講我們國家危急的事吧？

問題可以分做三個！

第一是「外交」。

第二是「軍事」。

第三是「經濟」。

台上；他講，我記。
他要找我演講。

現在是打仗的時代，軍事當然是前提。可是在這前提的前面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外交」，也可以這樣說，「外交」是軍事的先鋒，可是照軍事上說，拿破倫有過一句話，「軍事上最重要的有三樣：第一是錢，第二也是錢，第三還是錢」，這樣就可知道，軍事實力的基礎是經濟。

他叫人把黑板上表明外交，軍事，經濟的三個粉筆圈擦去，拿了一支粉筆畫一株樹，樹上畫三條線，一面畫，一面說，我不會畫畫，不要以為我在畫梅花。這一株樹可以表明我剛才說的有連帶關係的重要。你們看，這樹根等於經濟，這樹身等於軍事，這樹葉等於外交。

打仗可以不打，但是不能不吃飯。生活究竟是什麼？人不是專靠一件東西就可以生活的，所靠的在於物與物的交換，物與物的交換憑的是貨幣，可知道經濟還是生活的根據。

外國是工業的國家，所以有輪船，有機器，有車子，車，機，船，的產生，原來都是運東西的，這是他

用途。

現代，車甚至變做叫什麼「坦克車」。

但是，船變為海軍，車變為陸軍，機變為飛機等等。因此就知這靠他吃飯的東西一變而為打仗的東西。一

生一個緊要的問題，就是要彼此聯絡
打仗的國家才出有名的外交家。強

外交失敗，才有軍事，外交敗，軍

得好，否則出毛病。有的外交辦得不好，罵軍人不會打國有的是強大的軍力，他就不需要什麼外交，只看日事打勝仗也不能說。同時說後面經濟沒有準備所以打要

要知道我們買飛機，大砲，都要錢。而且我們的

這不能不說政府有相當的在外交
出來，所以要怪人民覺悟的不

上努力。但是來遲了一點子，這不能怪政府，要怪國

早。所以現在一個國家，這三條線也聯通了，仗也打

分晰開來，還有國際問題，彼此能聯絡，就行
我們再看報吧！一時說打，一時說不打。

德與法打起來了沒有？

法空軍部長忽然去德。

英聲明與法聯。

太晤士報說：捷克打蘇聯去了，可和平。堂堂世

就可看出外交是什麼？

解釋各種衝突，要靠各人的腦筋去想，現在不能
各個的批評似乎都對，假使一個人腦筋裏放多了會中

姑且比方今朝中路透電說，希脫勒的演講，就

道打不打。

我希望打，我們打了一年，他們也應出來打打，
他也可以放心，不要以為打了；軍火沒有了，什麼缺
乏了。

至於希脫勒的演講，我猜測不外：第一是吹一大堆的牛皮，第二攻擊一下蘇聯，第三吹了一番我德意
志民族如何如何的了不得。

論到路透電的說法，就是英法已看到德國的不行，向他威脅一下。

現在我們應該自信，捧持歐洲的大局要靠我們；打了十四個月的仗，日本想把泥腳拔出來，可是日意
的陸軍都拿不出來。英法趁此不放過希脫勒，是威脅他，要他叩頭。

哥靈的議論也可看出，你德要試試，我也要試試你。

把全面一看，我保衛武漢，不但爲自己，同時也是爲世界。

我們打了一年，有的怪人家爲何不幫助，外國人不留心我們，因爲我們沒有說出來給人家明白。

人名地名在報上常常可以看到譯法時有不同，可見人民平時太不留心研究了。悉心研究，才可以對國際外交下判斷。好像你們銀行——總行與分行的通氣，外交，軍事也如此。

步砲兵打十九世紀的仗。現在陸海空軍聯合起來才能打勝仗。

講到銀行，銀行如其還有固有的思想是辦不好的。像錢莊，只看人，這個人行，就放款給他；不行，就不放；只憑老闆兩隻眼睛，這種唯利自圖的消極方法，已受了世界風潮的壓迫，倒了。

現在的銀行，單做押款，也不行的，應注意到事上去，不應注重在會計上，還應注意到內地去。德國打了敗仗之後，非賠款不可。

再說一個故事，有一個人欠了錢非還不可；去借不能活，不能活如何能還錢。行老闆問他做什麼，他說借來買肉吃，我不吃

不能活，不能活如何能還錢。銀行界對國家，對國家的事業也要負相當的任務均利，獨利必不利，這是原則。

人與人應合作，凡事兩個以上才有辦法，否則誰我是研究軍事的，到銀行裏來講演也是這道理

九月十九日

昨天的大公報，已看過了。今天的大公報也已

「叔的「餘意」一文，有點奇怪，

寫信給芸生。

香港張孤山寄來一信，已轉寄長沙張治中先生。晚訪落加碑路二號惟果兄，接百里叔來信，告知大公報將「日本人」的廣告改正。

今天二次碰見日章，聽見不少感慨，連我也非常。沫若先生去前方慰勞。大概明日可回漢口。

耽擱，信可從中國銀行轉並囑我通